

留東休史第十集



# 留東外史第十集

不肖生著  
跛子批點

## 第一百四十七章 鄭紹敗大受惡氣 林簡青初次登場

卻說第九集書。寫到何達武遇見鄭紹敗。鄭紹敗儘量損罵了何達武一頓之後。兩人又說合了。打算一同携肩撰的蛋。本集就從此處開場。當下鄭紹敗問道。你剛從他那裡出來麼。何達武點頭道。卜先此時正不得了。老二急得痛哭。卜先因我在那裡不好求情。使眼色教我出來。鄭紹敗道。你知道爲甚麼事麼。何達武道。原因不知道。分明是你放的野火。卻又歸我。祇見老二拿着一張櫻井松子的名片。對卜先說。你東京既有正式老婆。有婚約。有豔書。就不應多方騙我到你家來。鄭紹敗不等何達武說完。即拍手笑道。妙極了。一定是那松子打聽了卜先的住處。找卜先來了。可憐那松子被卜先害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到處打聽卜先的下落。皇天不負苦心人。也居然被他打聽着了。也是他就是周卜先的生死對頭。鐵脚。祇要真是松子找來了你的氣。就有出路了。本來就是鐵脚的出氣主意何達武道。周卜先不是個老實好欺的人。祇怕松子不是他的對手。這事除非松子去法院裡告卜先。卜先就沒法子抵賴了。還是想避一步。還是想避一步。還是想避一步。鄭紹敗連搖手道。不行。去法院裡告卜先。卜先不怕。因爲松子本身是個淫賣婦。在早稻田犯過案。被驅逐到神田方面來的。並且告卜先的証據也不充分。何達武道。証據怎麼不充分。有婚約是卜先親筆寫

第一百四十七章 鄭紹旼大受惡氣 林簡青初次登場

二

的。還。有。一。封。求。婚。的。豔。書。都。不。是。實。憑。實。據。嗎。鄭。紹。旼。道。那。種。婚。約。在。法。律。上。如。何。算。得。証。據。這。是。卜。先。欺。松。子。不。懂。得。法。律。騙。松。子。的。一。種。手。術。世。界。上。那。有。一。沒。主。婚。人。二。沒。介。入。的。婚。約。那。婚。約。我。見。過。是。寫。的。漢。文。那。算。得。甚。麼。婚。約。一。到。法。庭。松。子。準。得。敗。訴。可。見。得。周。深。心。何。達。武。道。婚。約。上。寫。了。些。甚。麼。鄭。紹。旼。道。卜。先。會。給。底。稿。我。看。語。句。我。忘。了。大。意。是。中。華。民。國。湖。南。省。人。周。撰。今。得。日。本。某。某。縣。人。櫻。井。松。子。的。同。意。在。神。田。大。方。館。結。婚。聘。金。六。十。元。交。松。子。母。親。具。領。收。訖。恐。口。無。憑。立。此。婚。約。為。証。這。可。算。得。証。據。下。面。註。了。幾。行。小。句。道。但。此。約。有。效。期。間。以。任。何。一。方。不。同。意。為。止。這。就。是。屬。實。你。看。這。種。婚。約。能。到。法。庭。麼。何。達。武。道。道。卜。先。這。東。西。真。滑。的。比。泥。猋。還。厲。害。從。沒。聽。人。說。過。婚。約。上。可。寫。小。註。子。還。註。得。這。們。活。脫。的。松。子。當。時。怎。麼。依。遵。的。呢。自。然。要。問。鄭。紹。旼。道。松。子。母。女。都。不。懂。漢。文。卜。先。用。日。本。話。譯。給。他。們。聽。的。時。候。那。裡。是。照。着。這。意。思。譯。的。哩。何。達。武。道。求。婚。的。豔。書。你。見。着。沒。有。呢。鄭。紹。旼。道。怎。的。沒。見。着。那。封。信。却。寫。的。寫。的。實。在。祇。是。不。像。求。婚。的。信。就。算。一。封。吊。膀。子。的。信。罷。了。絕。對。的。不。能。拿。着。當。起。訴。的。証。據。何。達。武。尋。思。了。一。會。說。道。証。據。雖。不。算。充。分。但。告。到。法。庭。卜。先。的。欺。騙。罪。是。免。不。了。的。並。且。卜。先。臨。走。的。時。候。聽。說。還。騙。了。松。子。許。多。衣。服。首。飾。法。庭。未。必。完。全。不。依。情。理。推。測。這。也。是。道。鄭。紹。旼。道。情。理。是。未。嘗。全。不。講。但。証。據。是。最。要。緊。在。我。們。知。道。這。事。內。容。的。自。然。說。卜。先。欺。騙。法。庭。本。來。是。全。憑。証。據。說。話。婚。約。上。既。寫。了。有。效。期。間。以。任。何。一。方。不。同。意。為。止。誰。教。你。松。子。母。女。當。時。承。認。的。呢。法。律。上。對。於。不。識。字。的。人。並。沒。有。要。特。別。優。待。的。一。條。法。官。何。得。替。松。子。於。法。律。之。外。來。打。這。抱。不。平。哩。當。衣。服。首。飾。也。是。沒。有。憑。據。的。總。之。像。松。子。這。般。身。分。這。般。証。據。便。再。多。受。些。冤。抑。也。打。不。起。官。司。來。果。然。屬。實。何。達。武。道。然。則。這。事。情。將。怎。麼。樣。辦。呢。鄭。紹。旼。道。祇。有。每。天。

到這裡來。找着卜先也不吵。也不鬧。專要錢。去贖當。再婚約上雖註明了一方不同意就可脫離。但卜先應得將脫離的話通知松子。使松子好自尋生路。不應哄着松子留住身子等候。這許多日子的生活費。可提出來要求。卜先補償。是這們要求。就告到法庭。卜先也賴不了。主意卻好。可惜我不知道松子此時住在那裡。不能將這辦法提醒他。何達武道。我兩人站在這裡談了這大半天。過路的人和警察都覺得詫異。很注意望着我們。你去找卜先罷。你夜間在家裡等我。好麼。我還有事和你商量。自然是要請教。鄭紹畋答應了。二人分手。何達武自回關木家。話說鄭紹畋別了何達武。走到富士見樓。問下女道。周先生在家麼。下女在鄭紹畋身上打量了幾眼。說道。周先生不在家。帶着太太出去了。鄭紹畋道。出去多久了。下女道。有好一會了。鄭紹畋心想。那有這們湊巧。難道他通靈嗎。就知道我會來。必是卜先見松子來過了一次。怕他再來。故意教下女這們說。不是如此這般。決見不着。隨即對下女做出驚訝的樣子。說道。周先生和太太都出去了嗎。這就奇怪得很。我是東興洋服店的周先生。剛才打電話到我店裡。教我到這裡來。有緊要的話說。我接了電話。連忙趕來。怎的他到出去好一會了。這不是奇怪的很嗎。真有意下女聽了。鄭紹畋這們說。便笑道。請在這裡等歇。我上樓去看看。或者已回來了。也不可知。鄭紹畋點頭道。你祇對周先生說。東興洋服店有人來了。有緊要的話說。下女應着。是。跑上樓去了。不一會。在樓梯口喊道。洋服店先生請上來罷。果然上了。當了。鄭紹畋聽了。暗自好笑。脫了木屐。下女引到周撰房門口。鄭紹畋將門一推。祇見周撰立在陳蒿背後。看陳蒿用針線縫襪帶。果然被周撰一陣搗鬼騙信了。即喊了聲。卜先久違了。周撰回頭。見是鄭紹畋。不由得心裡又是一驚。所稱心人也。祇得點頭。應道。久違了。見下女還立在門口。便問道。你說東興洋服店的人來了。怎麼不進來下。

## 第一百四十七章 鄭紹政大受惡氣 林簡青初次登場

## 四

女指着鄭紹政道。這位先生。不就是東興洋服店的嗎。周撰望着鄭紹政。鄭紹政笑道。我不託名東興洋服店。你就肯請我到這房裡來嗎。說着彎腰向陳蒿行禮。陳蒿連忙答禮。那臉早已紅了。總有些不好意思周撰問道。怎麼這許久。全不見你影子。你一晌都在那裡。變得好鄭紹政笑道。怪不得你沒見我的影子。你一見我的影子。就要飛跑。我正沒有辦法。剛才到東興洋服店。打算做一套洋服。因爭論價錢。店夥拿出簿來。把別人做衣服的價格。日給我看見。上面有一百四十元一套的禮服。我問店夥。才知道是你定做的。便向店夥打聽了你這地名。我若說出真姓名。料定你是不肯賞見的。隨口假充東興洋服店的店夥。任憑你再精明。也猜不到是我。你見是我。進來不嚇了一大跳嗎。妙周撰笑道。你。不是夜叉。二不是無常。我為甚麼見是你。進來要嚇一大跳。你搬的地方。又不通知我的。我四處打聽。那次承你的情。請我到維新料理店吃料理。我下樓小解。恰好遇着一個好幾年不曾見面的好朋友。想是活鬼他一把拉着我。到外面僻靜地方談話。我不好推却。又不便請他上樓來。因為那人和你沒有交情。祇得陪着他。立談一會。我心裡記望着你們。怕你們難等。好容易撇開了那朋友。急忙回到樓上。一看。誰知你們連等都不等。一個也走了。登時頓一箇淨你們走了。沒要緊。我一頂帽子。一個小提包。不知去向。帽子不值甚麼。祇六塊半錢買的。已戴了大半年。那個小提包。丟了。却是損失不小。包內有八十多塊錢。一本賬簿。是預備和你算清賬。應找給你多少錢。當時好找給你。裡面還有些零碎東西。在你們拿了一文不值。在我的關係就很大。如日記本。中有關係的信。扎都在裡面。小當時急得甚麼似的。問下女。下女搖頭說。不知道。問賬房。賬房說。他不會上樓。我祇得科着頭。空着手。跑出來追你。因不知道你的住所。不好從那一頭追起。然而我心想。同在東京。又是多年的。

朋友。那有遇不着的。你如果將我的提包帽子帶回去了。遲兩日。必然找着我。送還過了。一晌竟沒有些兒影響。又聽天扯下一篇大話。還要賴說別人拿了他的東西。湖南的朋友。又正在那時候。打來一個電報。要我即日回湖南。有要事。我因為想進聯隊。也不能不回湖南。去向政府辦一辦交涉。既找不着你。就祇得動身走了。我回東京。進了聯隊。平日和我往來的朋友。我都時常會見。祇你這一對野貓脚。也不知在些甚麼地方跑來跑去。總見不着面。然則你何以不在朋友面前問問呢。聯隊又不比學校。不能任意出來。在外面的朋友。也不能隨意來會。因此我這次從湖南回來。便不願再進去了。幸虧我住在這裡。才能遇得着你。若仍進了聯隊。就滿心想見着你。也是枉然。我那小提包。你不會替我帶來嗎。鬼話鄭紹畋聽周撰忽然說出這樣一派話來。不特將匿不見面的罪。輕輕移到鄭紹畋身上。反賴鄭紹畋拿了他的。小提包。把個鄭紹畋氣得幾乎說話不出。呆呆的望着周撰。半晌才說道。卜先。你說話全不要一些兒天良嗎。我當日和你同住貸家的時候。跑腿出力的事。那一件不是我老鄭一力承當。然無論大小的收入。那一文不是你獨斷獨行的支用。老鄭無用說道。些話做甚麼。周撰忙接着說道。那是當日雙方議妥。分劃了權限的事。各人盡各人的職責。此刻沒有重行研究的價值。假若當日你肯擔任經濟方面。外面交際的事。自然是我擔承。職務有勞逸。責任即有輕重。你當日擔任的。雖比較的勞苦。但責任比我輕鬆幾倍。萬一收入短少。我不能不設法維持生活。我當日因為擔任的是經濟方面。暗中受的損失。報不出賬。說不出口的數目。至少也有數十元。你看我會向你提過一句麼。不是朋友要好。便不會組織合居。既要好在先。就犯不着因小事失和於後。所以我一不表功。二不抱怨。你以後相處的日子。還長遠的。不可限量。鄭紹畋道。你且讓我說完了。你再發空議論好麼。那日我請你到維新吃料。

理你逃席之後。我一個人坐在賬房裡。足等了一點多鐘。不見你回頭。我才嘔氣走了。你有甚麼帽子。提包。丟在那裡。周撰笑道。你這話就說得白露馬脚。所謂欲蓋彌張。你既知道我是逃席。却為甚麼不下樓追趕。反死坐在賬房裡。等至一點多鐘呢。難道我逃席。逃一會子。又回來嗎。我在外面和朋友談話。不過十多分鐘。回頭你們就散得一點兒影子沒有了。我的提包。並沒上鎖。又放在離你不遠的小桌上。你若不是發見了。裡面有一大捲鈔票。恐怕未必走的那們快。一派鬼話鄭紹政發急道。你這話說得。太豈有此理。你硬指定我偷了你的提包。嗎。你丟了提包。有甚麼憑據。周撰笑道。誰說你是偷我的提包。那日是你的東道主。來賓遺落了物件。東道主自有代為收管的義務。法律人情。都不能指為偷盜。至於憑據兩個字。不是可向遺失物件的人提問的。譬如你在電車上。或道路上。被扒手偷去了皮夾。你去報告警察。警察能問你要遺失皮夾的憑據麼。你既不能教扒手寫一張收條給你。又不能趁扒手在動手偷竊的時候。請第三者作証。人法律上的憑據。就祇兩種。一種人証。一種物証。兩種憑據。你都沒有。若依你問我要憑據的話。說警察署將不許你告訴。並不能承認你有被竊的事了。你這話才真。是太豈有此理呢。一味胡說也只好是欺老鄭鄭紹政的口舌。本不便給被周撰滔滔不絕的一發揮。心裡越發是嘔氣。口裡越發是辨駁。不來祇有連連向周撰擺手說道。好我說你不贏。就算你是丟了提包。但是你走的時候。不會將提包交給給我。收管我也不能負責任。你不能因推說丟了提包。便可不還我的賬。我們解散貸家的時候。結算明白。你該我心十二元三角。第六十一章中鄭紹政對黃文說。我四十多塊錢四字係七字之誤。你當日還會說酌量算些利息給我。於今利息我也不向你。要你祇將原本算還給我罷。周撰故作驚異的樣子說道。那有這們多。我彷彿記得。差是要差你一點。祇是差的很有。

當日結算的時候。因在檢點行李。匆匆忙忙。還有些付數。不曾通盤扣算。我搬出來之後。略為計算了一下。差你的不過十來塊錢。其中有幾筆撥數。三塊五塊的。你間接收用了。當時你又不向我報個數目。我問出來。你才承認有那們一回事。因此簿上支付兩抵的數。間接撥的。都不在內。結算的時候。祇照簿據。憑你自己說。你既零零碎碎的間接收用了許多。結算的時候。概不作數。要我一個人賠貼一份明賠。一份這理由如何說得過去。這種

抓了槍路還有別的法子制他嗎

鄭紹敏冷笑道。卜先你說話怎的全不要一些兒根據。我間接撥款。是甚麼時候的事。撥的也不

過一元幾角。有兩次忘記向你說。你就拿來做口實嗎。周撰笑道。不算賬則已。算賬就不在款項的多少。那怕三文五文。都是要作數的。就據你說。也有一元幾角。也有兩次忘記向我說。我是當日經手。眼目的人。記憶力比你強些。我知道的。及調查出來的。確不止兩次。也確不止一元幾角。撥錢的人。並還有一大半在東京。不妨請來作一作証。鄭紹敏道。撥錢的都是誰。你且說出來。周撰笑道。你倒來問我麼。你且把我那提包內的賬簿交出來。上面都寫明了姓名日月。並撥款的地方數目。那些款子。全是解散貸家。後我照着簿據。向人索取。人家才說。老鄭早已撥用乾淨了。我問甚麼時候撥去的。也有說住在牛込區時候。撥的。也有說才撥去不幾日的。我待責備他們。不應該撥給你罷。這話又不好說得。顯得我和你不夠交情。銀錢上的界限。分得太嚴了。並且算起來。我是還應找點錢給你。因此一不好說人家不該撥。二不好怪你撥借了。然心裡總不免覺得你太不放我的心了。既是我一人經手的眼項。何妨等我收集攏來。二一添作五的照算。應扣的扣。應找的我。難道我就一人能將款項。完吞吃麼。一味鄭紹敏道。你不要拿這些似是而非的話來搪塞。我祇撥了兩處款子。合計不到三元。於今姑且



第一百四十七章 鄭紹旼大受惡氣 林簡青初次登場

八

算作三元你也應找我六十九元七角。誰見你甚麼提包內有甚麼賬簿。周撰道：提包內沒有賬簿嗎？老實說，給你聽。我那提包內的東西關係重大。你做東道主請客，客祇去外面說幾句話轉來，你就跑得無影無踪了。這時候由得你不承認嗎？恐怕我姓周的沒這們好欺負。無賴痞徒口吻鄭紹旼不由發怒道：你這種無賴的舉動，倒說我來欺負你。那日我請到維新店來的朋友，此刻都還在東京。我可以再把他們請來，如果他們能証明你是丟了個小提包，在維新樓上並能証明是我帶回去了，我不但眼不向你要了，並照你所說遺落的賠償你。若是聽憑你一個人信口開河，那你說提包內有十萬八萬，我也不要替你負責任嗎？周撰道：你既能請人作証，很好，你就趕快請來。我也有替我作証的人，我也去請了來。大家對質一個明白，倒好，免得我費工夫。四處打聽，你還打聽不着，祇是你耍趕快，我不能像你沒事爲幾個錢，可以整日整夜的跑腿。鄭紹旼這時的氣簡直能把周撰吞下。無奈口裡既說周撰不過手上也不是周撰的對手，周撰學陸軍的人，氣力畢竟比鄭紹旼大些。陳嵩所取即在聯想到此是一身好氣力鄭紹旼如何敢動武呢？祇氣得圓睜二目，尋思不出一個擺佈周撰的方法來。陳嵩這時候已聽得忍耐不住了，呼了聲鄭先生，說道：你二人爭論的話頭尾，我却不明白，但就所爭執的評判，鄭先生也用不着氣。好好的朋友，因銀錢糾葛，失了和氣，給外人聽了笑話，兩方都不是做生意的人，何必繙鉢較量？如鄭先生定要見個明白，就祇好依卜先剛才說的你將你的見証請來，卜先也將他的見証請來，自有個水落石出的時候。不過爲幾個錢的小事，是這們鬧的通國皆知，無論曲直，屬誰講起來都不好聽。這話倒也不錯鄭紹旼心裏想，周撰既安心騙賴，無論如何對質也搗不出他一個錢來，沒得再討氣受，不如去跟何達武商量設法破壞他和陳

蓄結婚的事。倒是正經出氣的辦法。氣儘了。心想罷。也不和陳蒿答話。也不作辭。拔地立起身。抓着帽子就走。周撰跟在後面喊道。你就是這們走嗎。話如何不說個明白呢。我好容易遇着你。提包還不會得着。下落。你又溜開麼。氣得鄭紹畋在房門口頓腳罵道。無賴的痞子。自己騙賬。倒賴我拿了你的提包。要你有這們厲害。看我可能饒你。旋罵旋提脚走了。雖聽得周撰當在後面喊。也不答白。鼓着一肚皮的氣。出了富士見樓。將近走到停車場。祇見前面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穿着學校的制服。也是向停車場的路上走。鄭紹畋看那人的後影。彷彿是個熟人。緊走了幾步。趕上去一看。原來果是認識的。這人和鄭紹畋是同鄉。姓林名簡青。是本集書中重要人物年齡在三十左右。是東京高等工業的學生。為人很是精明正直。兄弟二人。同在日本留學。他老兄叫林蔚青。在早稻田大學肄業。性情却比簡青隨和些。湖南同鄉。因林簡青辦事能幹。舉止端方。公推他當湖南同鄉會的會長。這日因是禮拜。他到四谷會朋友回來。遇着了鄭紹畋。鄭紹畋本是資格很老的留學生。林簡青又在同鄉會當會長。彼此自然熟識。當下鄭紹畋見是林簡青。心中歡喜。思量要出我今日的氣。非得這人出來不可。又找錯了人了。笑着開口問道。林會長從那裡來。長遠不見你老。想是學校的功課很忙。林簡青笑答道。功課却不忙。祇因我住在淺草那邊。到神田方面來的時候少。所以我們難得會面。我有個同學。住在四谷檜町。聽說他病了。因此特來看看你。你從那裡來。鄭紹畋道。我來這裡打聽一樁駭人聽聞的事。已偵查明白了。正要報告會長。研究挽救的辦法。不料有這般湊巧。在這裡就遇着了會長。這事會長若不出來。設法救正。將來影響所及。不特留學界受其波累。中國教育前途亦將因此事。無形中發生多少障礙。說得太重了林簡青驚訝道。是甚麼事。有這們大的關係。我出外的時間太少。全

第一百四十七章 鄭紹攷大受惡氣 林簡青初次登場

十

沒得着一些兒風聲。鄭紹攷道：周撰這個人會長是認識的了。事情就是他幹出來的。林簡青道：周下先我如何不認識。我第一次到日本來就是和他同船。他不是已進了聯隊嗎？他幹了甚麼事情呢？鄭紹攷道：他此刻那裡還在聯隊。就住在這富士見樓旅館裡。有個我們同鄉的女學生陳蒿。人才學問都夠十分。會長聽說過這人麼？林簡青笑道：豈但聽人說過。陳女士姊妹兩個都和敝內同學。此處開閉着筆後文才有根。安插得好。數月前我們常見面的。祇近來我搬到淺草那邊去了。相隔太遠。有兩個多月不會會着。鄭紹攷蹙了蹙脚道：可惜會長搬遠了。令夫人不能常見着陳女士。所以才被周撰騙了。周撰是湘潭人家。中原有老婆。民國元年在岳州又討一個。到日本見着一個渡邊女學校的學生。姓櫻井名松子的。生得可愛。又想方設計。討作第三房。近來不知因何認識了陳女士。用種種欺騙手段。居然騙成了功。此時陳女士跟他同住。在富士見樓。儼然夫婦。正所謂先行交易。擇吉開張。打聽得遲幾日。就要正式結婚了。會長看周撰這種敗類。對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女留學生。惟其神聖不可侵犯。所以周撰得而奸騙之。公然敢明目張膽的。肆行其騙詐手術。這種敗類。我同鄉會若不加以重懲。將何以維學業。而儆邪頑。深望會長挺身出來。挽救這事。民國教育前途。實受福不淺。林簡青聽了。自然不贊成周撰這種行為。但是鄭紹攷平日為人。林簡青知道。並不是一個言行不苟的。他說的話不見得實在可信。況且維持學業的話。在鄭紹攷口裡說出來。尤像是有為而發。不可盡信。當下略事躊躇。才回答鄭紹攷的話。不知說些甚麼。下章再寫。

評

前寫何達武大受周撰之氣。此又寫鄭紹攷大受周撰之氣。全為後文開同鄉會驅逐周陳回國張本。

周撰一派無賴口吻。自非鄭紹旼所能與爭。在周撰固自以為有本領之至。但無賴到了極處。除卻檢點。別無他法制之矣。此周撰之所以死也。

林簡青在本集中。自屬重要人物。故特寫其夫婦與周撰陳蒿之關係。

## 第一百四十八章 說謊話偏工內媚術 述故事難煞外交家

卻說林簡青對鄭紹旼答道。陳蒿姊妹和內人來往很親密。却不像輕浮女子。周卜先雖則好玩。也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妨碍羣衆的行爲。大約不至於做出來。惹人干涉吧。就有回鄭紹旼搖頭道。他這類小人行事簡直毫無忌憚。還有甚麼不至於做出來。他全不知道。怕人干涉。會長不相信。請去富士見樓一看。便知端的了。林簡青道。他姐姐陳毓。沒在這裡麼。鄭紹旼道。陳毓也被周撰那東西騙糊塗了。打成一板。做這無耻的事。我們留學界真暗無天日了。林簡青見鄭紹旼那種氣忿不堪的樣子。不由得問道。卜先和你老哥不是很好的朋友嗎。鄭紹旼道。朋友要好。還朋友要好。不可以私交而廢公誼。即如令夫人和陳蒿姊妹要好。難道因私交便不干涉這種無耻的舉動嗎。這兩句話很厲害林簡青點頭道。老哥既是和卜先要好。就應得拿朋友的交情。規勸他一番。陳氏姊妹和老哥有親故。鄭紹旼搖頭道。和我絕無親故。我全是激於義憤。毫無偏私。林簡青道。這種事。除各人盡私交規勸外。似乎很難得有相當得辦法。這話確是不錯我此刻還有點事。改日再談罷。隨向鄭紹旼點點頭。揚長走了。鄭紹旼自乘電車回駿河台。等何達武夜間來商議出氣之法。却說周撰使眼色。教何達武走後。對陳蒿陪了無數小心。並說朋當日和松子的關係。又將婚約的滑稽小註說了個透澈。發誓擔保。絕沒有妨碍新愛情的能力。還有

鬼話可講嗎

陳蒿已見過那婚約。也知道是哄騙日本女人的。決不能發生甚麼問題。見周撰殷勤陪話。也就把氣平

了。問周撰道。你明知道松子是個爛污淫賣。要嫖他很容易。却爲甚麼反自己牢籠自己。親手寫一紙婚約給他

哩。這不是畫蛇添足嗎。周撰笑道。我的妹妹。你當小姐的人。那裡知道這些用意。三年前的櫻井松子在日本淫

賣婦中。雖未必能坐頭把交椅。然總不在前五名之外。他那時的身價。零嫖每晚的夜度賞。至少也得五元以上

若論整月的包宿。一月非得百來塊錢。決辦不到火食零用。還在外。我不過一名公費生。不用結婚的話。哄騙他

使他的希望。移注將來。安能如我的心願哩。日本鬼欺負我們中國人也欺負夠了我。何妨騙騙他。我這種行爲

止限於對日本女子。當然急於表明是自已的特別排日舉動凡是上過日本淫賣婦當的人。聽了我對松子的舉動。無有不說做得痛

快的。陳蒿這才明白。也很恭維周撰。得了對待淫賣婦的惟一辦法。戀奸熱情時之心理接了周撰要縫的襪帶。拿出針線來

正在縫綴。鄭紹畋就來了。彼此爭論了好一會。鄭紹畋嘔氣走了。周撰向陳蒿道。我們去精廬看看姐姐好麼。陳

蒿道。好。我正想回去拿衣服。前日因鐵腳跑來一催我的一顆心。早在這房裡了。胡亂拿了幾件。都拿錯了。描寫

心理入微昨日和姐姐說。要他替我清檢送來。他說不知道首尾。恐怕拿來又是錯了。還是要我自己回去清理的好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一種甚麼道理。是一種變好的道理我平日在同學家。或是在親戚家住夜。心裡不待說是存着一個

作客的思想。沒一時安貼的。便是絕不容氣的。所在也覺得不如自己家裡舒服。然一回到家裡。又不能耐坐。每

日祇想出外一兩次。或是看熱鬧。或是買物件。一連兩三日不出門的事。是絕少的。若是遇着大雨大雪。一連幾

日不能出外。心裡不知怎的那們悶得慌。可是作怪。這間房子和我極相宜。便是一年教我不出這房門也覺平

常得很。周撲笑道：沒有我在這裡，你也平常麼？一語陳蒿膏了周撲一眼，掉過臉去，笑道：我又不顧了，沒有你，我來這房裡幹甚麼呢？哦，我還有句要緊的話，忘記向你說。剛才那淫賣婦在這裡坐了一會，給婚約豔書我看，我都不會留神。看他的粧飾，及至作辭走了，我才從他後面看見他後腦上戴着一個蝴蝶結子，不但花色模樣和我那個一般無二，就是中間那個辛夷花做的蝴蝶身子，顏色大小也是一樣，還有一層我那蝴蝶下面兩根，帶有一根因放在書案上，我寫字時的鋼筆，落在上面，沾了一點紅墨水，有川豆子大，那淫賣婦頭上戴的也彷彿是紅了一點，你看這事情，奇怪不奇怪？果然周撲道：他那蝴蝶的兩隻眼睛，是甚麼東西做的，也是珍珠嗎？陳蒿道：如果也是珍珠時，我當時就要追問他，那蝴蝶的來歷了，他那對眼睛，是兩顆假珠子，一望就分辨得出來。周撲出了會神，忽然頓腳道：一定就是你那蝴蝶了。陳蒿道：我那蝴蝶，怎生得到淫賣婦頭上去的哩？周撲道：我來東京沒幾日，知道我來的，當少誰知道，我這裡的住處呢？到過我這裡的，祇有何鐵腳，前夜不見了蝴蝶，我便斷定是何鐵腳。今日松子忽然找了來，頭上便沒有那蝴蝶，我也疑心是鐵腳將這裡的住處，告訴了別人。松子或是間接打聽出來的，今既有蝴蝶作証，簡直是鐵腳直接教松子來的。算你聰明，其意是鐵腳粗心之故。鐵腳昨日在這裡，嘔了氣，知道松子和我的關係，有意教他來尋釁，好使你聽了寒心。在鐵腳的意思，不以為這是給我一個很難的題目嗎？料定必有笑話可看，所以自己也跟了來。陳蒿道：你猜想的似乎不錯，但是有個大漏洞，鐵腳自己偷了我們的蝴蝶，豈有又教松子戴了上我們這裡來的道理？不是有意証明他自己作賊嗎？這一箇反證，也有力量。周撲道：這理由雖不可解，但我決定松子之來，是鐵腳教的。珍珠變賣了，換上兩顆假的，由鐵腳送給松子，必沒向松子說明。

來。歷。松。子。不。知。就。裡。便。公。然。戴。了。上。我。這。裡。來。就。是。鄭。紹。畝。十。有。九。也。是。鐵。脚。教。他。來。的。那。有。這。般。凌。巧。不。前。不。後。的。也。去。東。興。洋。服。做。洋。服。並。且。那。簿。上。也。沒。寫。我。的。名。字。一。百。四。十。塊。錢。的。禮。服。並。非。惹。人。注。意。的。價。值。就。怎。的。這。般。留。心。特。向。店。夥。尋。問。這。都。是。鐵。脚。搗。鬼。又。怕。我。猜。疑。到。他。身。上。都。是。鄭。紹。畝。拿。這。些。鬼。話。來。掩。飾。他。們。三。個。小。鬼。攪。成。一。片。必。定。還。要。無。風。三。個。浪。的。跑。到。這。裡。來。鬼。混。算。你。都。猜。着。了。陳。嵩。道。我。們。何。不。搬。往。別。處。去。住。哩。周。撰。

搖。頭。道。怕。他。們。做。甚。麼。呢。他。們。的。伎。倆。我。都。拏。得。住。充。其。量。不。過。想。鬧。到。警。察。署。去。受。幾。天。拘。留。之。苦。怕。他。們。怎。的。果。然。有。的。把。握。陳。嵩。道。怎。麼。鬧。到。警。察。署。受。幾。天。拘。留。之。苦。周。撰。道。他。敢。來。無。理。取。鬧。我。不。請。他。們。進。拘。留。所。有。甚。麼。

辦法。在。日。本。人。跟。前。說。話。他。們。說。一。百。句。也。抵。不。了。我。說。一。句。當。然。要。如。此。吹。陳。嵩。道。犯。不。着。是。這。們。何。鄭。兩。個。一。個。是。

多。年。的。朋。友。一。個。是。我。的。親。戚。且。都。是。同。鄉。人。外。人。不。知。道。的。祇。說。你。仗。着。日。本。話。說。的。好。借。外。力。欺。壓。同。胞。一。

我。們。住。在。這。旅。館。裡。本。也。不。合。算。錢。花。的。比。住。貸。家。還。多。二。層。起。居。飲。食。却。沒。貸。家。十。分。之。一。的。方。便。三。層。我。洗。條。手。

巾。那。沒。地。方。晾。得。四。層。你。沒。家。眷。單。身。一。個。人。就。住。旅。館。爽。利。些。有。家。眷。是。絕。對。不。行。我。看。還。是。從。速。搬。場。的。好。周。

撰。點。頭。道。我。們。明。日。去。外。面。走。走。看。有。相。安。的。貸。家。沒。有。你。快。梳。頭。罷。吃。了。午。飯。看。姐。姐。去。陳。嵩。笑。道。你。把。我。的。

頭。揉。散。又。不。能。替。我。梳。攏。我。兩。個。臂。膊。酥。軟。得。一。些。兒。氣。力。沒。有。可。疑。之。至。我。自。己。是。梳。不。來。就。是。這。們。蓬。鬆。着。回。家。

要。姐。姐。替。我。梳。罷。周。撰。笑。道。祇。要。你。好。意。思。我。有。甚。麼。不。可。陳。嵩。在。周。撰。腿。上。擰。了。一。把。道。誰。教。你。那。們。暴。亂。可。疑。之。點。原。來。如。此。你。怕。我。不。好。意。思。就。替。我。梳。罷。你。不。替。我。梳。好。我。不。出。去。周。撰。笑。道。這。事。你。卡。我。不。住。日。本。中。年。婦。人。及。

藝。妓。梳。的。那。種。曲。髻。梳。的。手。續。非。常。繁。難。不。是。專。學。梳。頭。的。婦。人。決。不。能。梳。那。種。頭。請。梳。頭。的。梳。一。次。得。花。兩。角。

錢還要自己到梳頭的家裡去梳。若將梳頭的喊到自己家裡來梳時，看路的遠近，三角四角不等。所以藝妓的頭，異常愛情。夜間睡覺和受罪一般，輕易不敢動一動。長是十天半月，頭髮仍是一絲不亂。那種頭，我就不能梳。此外女學生的丸髻，你平日梳的這種垂髻，我不但能梳，並梳的很好和專梳頭的比起來，不差甚麼。果然多陳

驚喜道：你真的會梳麼？就替我梳一回看。周撲笑道：這是我特別能耐。留學生中決找不出第二個來。此陳老二要妍

陳蒿道：你怎麼學會的呢？周撲笑道：我早知道今日有你這位兩臂酥軟的太太，自己不能梳頭，我就預先練習好了。等着的哩。陳蒿笑着，拿出梳篦來。周撲真個將起衣袖替陳蒿梳理。一會兒梳好了。陳蒿打反鏡一看，喜笑道：看不出你這學陸軍的武人，能做這們細膩生活。你再替我刷點刨花水，就完全成功了。周撲又拿刨花水替陳蒿刷了。教下女開上午飯來。二人共桌而食。吃畢，陳蒿更換衣服。同周撲到精廬來。陳蒿見面開口笑道：

你兩個來的正好。剛才當店打發個店夥來說，鑷頭已找回了。教這裡去贖取。繳消陳蒿且不答話，指着自己的頭笑問陳毓道：姐姐，看我今日的頭梳得好麼？陳毓看了看道：梳的好，你自己梳的嗎？陳蒿道：我自己能梳出這

們好的頭，睡着了，都要笑醒。姐姐看他一個學陸軍的武人，居然能替女人梳這們好的頭，就是姐姐替我梳也。不見得能梳出這個樣子。當然是要李鏡泓正招呼周撲，就坐聽得這們說，翻開眼睛，望了陳蒿一下，獨自吐出舌

來搖頭。又是怎陳毓在旁看見，恐怕周撲見了難為情，忙拿話向周撲打岔。陳蒿問李鏡泓道：我那旅館裡住了

不方便。姐夫曾見那裡有相安的貨家麼？房屋不怕精緻，越精緻越好。像這們舊屋子，我就不愛住。此所以急急忙忙跑去市內市外却都不拘。李鏡泓道：我在外面游行的日子少，莫說市外，我不會去過。就是市內，我到過的地方



也極有限。你問我的貸家。真是問道於盲了。陳毓道。鐵腳搬了。你住的這屋子也空了。我正嫌兩個人住一棟房子。白空了兩間可惜。你要另找貸家。何不仍搬回來。鐵腳那屋子空着。周先生做讀書的所在。不過略小些兒。乾淨却是很乾淨。陳嵩連連擺手道。罷了。罷了。這種房子。我一輩子也不要來了。將來總有得好房子住呢。說着。回頭對周撰道。當店裡既送信來了。你就去把鐵腳取回來罷。姐夫的日本話和我差不多。他去說不定又是白跑。我清着衣服等你。你不要跑向別的地方玩去了。害我久等呢。周撰道。鶴卷町一帶連一家大點兒的店家都沒有。跑到甚麼地方去玩。陳嵩將那日當店裡寫的字條。拿出來。給了周撰。周撰接着去了。陳嵩回到原住的房裡。清檢衣物。陳毓坐在一房談話。陳嵩將松子及鄭紹收來找的話。對陳毓說了一遍道。卜先却沒意思。搬我想。不論自己如何有理。是非口舌上門。總是討厭的。何妨搬開些。免得和他們費唇舌。姐姐既嫌這房子大了。白空了兩間可惜。我們若看了相安的房子。姐姐姐夫能搬來做一塊兒同住麼。陳毓搖頭道。你姐夫的迂腐性質。你還不知道嗎。此時就教他搬做一塊兒同住。他必然推故不肯。我心裡是巴不得住做一塊兒。凡事都有個照應。照應的地方多呢。這事得慢慢兒來。你不主張卜先和人鬧是非。這話很是不錯。越鬧越於你身上不利。你姐夫的意思也無非怕你們這樣的結合。傳開了。不好聽。若卜先無端的更得罪些人。別的可怕。自是沒有難道外邊人。能干涉我們的家事。就是怕傳開了。不好聽。你姐夫恐怕將來回國受爹爹媽媽的埋怨。陳嵩正待說話。聽得外面門鈴響。隨着聽得周撰和李鏡泓說話的聲音。姊妹二人。即同出來。回到外面房裡。見周撰手裡拿着一個小包裏。遞給陳嵩說道。取是取回來了。你看沒有換掉麼。陳嵩打開來望了一望。點頭道。沒換掉。不過把口徑捏小了許多。就有毛病。陳毓也伸

點頭。湊攏來看。陳蒿忽然嘆道。壞了。當店弄了弊了。周撰吃了一驚。連忙問道。弄了甚麼弊。陳蒿指着鑷頭兩當合口的所在。給周撰看道。你仔細看。這上面有許多鑿印。不知被他刨去多少金子了。整刨去一箇家常周撰接過來說道。我在那裡接到手。就看出來了。覺得這是新整的痕。也會指出來。問那店夥。店夥說是考金石。即試金石磨的痕跡。分兩毫無損。失當時。又拿戥子秤給我。看說時。對看天光仔細看了一會。靠裡面一圈。看出鑿痕不少。小鬼之小氣可想陳毓向陳蒿道。妹妹你記得麼。去年鐵腳當了一個金戒指。兩個月後贖出來。不是也說在合口的地方刨去了許多金子嗎。陳蒿點頭道。是有這回。事。我那時還以為是鐵腳瞎說的那有開當店的人。貪這點小利的道理。照這鑷頭看起來。日本當店簡直行竊。豈敢周撰道。這事祇怪我太沒經驗。也是和你一般的念頭。決沒有當店弄這些小弊的。沒法。我祇得再去一趟。看他怎生說法。陳蒿道。我看不過刨去幾分沒多大的事。你去質問他。他如何肯承認呢。你見他不承認。勢必鬧到警察署。因為刨去的不多。照原當時所計分兩。相差不甚遠。警察也不能斷定是他刨了。並且當的時候。他既安心刨。他寫的分兩。就不實在。必然少寫錢。把幾分這當已經上過了。憑誰也鬧不出甚麼好結果來。犯不着又去跑路。周撰心想。這話也屬不錯。但自己是以會辦日本交涉自命的。今日親身上。了日本鬼的當。不能去報復報復。面子上對李鏡泓夫婦。固然有些下不去。心中也實在氣。那當店不過拿着鑷頭。出了會神。望着李鏡泓道。當日。是李姐夫一個人拿去當的麼。李鏡泓點頭道。是周撰道。請李姐夫同我去。我不愁當店不承認。賠償商家。要緊的是信用。他若不承認。我自有的辦法。損失金子事小。我也知道不會刨去多少。但這種欺人的舉動。出之日本鬼。對於中國人。未免近於因欺可欺。這氣我姓周的決受不了。有本李鏡

覆道。下次不和這種好商交易就是了。虧已經吃了。又是小處何必去認真怎的。周撰正色道。話不是這們說。前此若沒鐵腳當戒指被創的事。証明我也不能斷定是創了。就這兩事合看起來。小鬼的當店。簡直都是用這種方法。佔小便宜。因為日本金子成色比中國金子差的遠。中國赤金與日本赤金一望便能辨別。他們見是可欺的中國人金子又好偷一分是一分。聚少成多。留學生當金器是極普通的大概一百個留學生中有九十四五個有一兩隻金戒指都是預備一有緩急即取下來去當的。當店用這種盜竊方法聚少成多也就不少了。中國學生因日本話說不自如。十九不願和日本鬼起交涉。像鐵腳的樣明知吃了虧也祇得忍受。還有許多被創了不曾看出來的。這事既落在我手裡。我若不把這黑幕揭穿日本鬼佔了便宜還得意的暗罵中國人是鹿馬吃了虧說都不聽得說一聲。無非是要顧本事給陳老三看。姐夫就同我去罷。並不用你說甚麼話。不過當的時候是你經手的。祇証明一句便了。李鏡泓也是個怕和日本鬼辦交涉的。聽聽很不願意同去。陳蒿見周撰這般說也贊成把這黑幕揭破。便懇懇李鏡泓道。姐夫祇同去走遭。怕甚麼呢。卜先不是荒唐人。他要。去總有幾分把握。難道他教姐夫去給姐夫為難不成。陳毓見李鏡泓長縮不前的樣子。很是氣惱。自在李鏡泓肩上推了。下道。當店裡又沒老虎吃人。你怎的就嚇得不敢去。你祇跟在周先生背後。不問你時。你就開口同走。一遭也怕嗎。真沒得現世了。李鏡泓紅了臉道。誰說不去。是害怕。你們既都逼着我。我去便去。不過交涉勝利與失敗。我都不負責任罷了。周撰笑道。勝利失敗都有我負責。祇要姐夫跟去。以備警察詢問。李鏡泓才起身更換了衣服。同周撰出來。周撰在路上對李鏡泓談論日本小鬼種種欺負中國留學生的事。中國學生的日本話程度多是耳裡能聽得出口裡說

不出。因此每次和小鬼鬧起來，分外的嘔氣。就鬧到警察署。日本警察多存心袒護小鬼。中國人日本話說得好的，能據理爭辯。警察就不敢偏袒。普通學生對於日本話的重要用處，就是聽講。因此耳朵練習得很靈。一說就懂。口裡則除家常應用幾句話以外，辨論、法理的言詞，誰有多少研究。所以交涉總是失敗。當交涉的時候，耳朵裡能聽得出他們說話的破綻，祇苦於口裡回答不出來。反比那完全不懂日本話的更嘔氣些。是這們失敗的次數一多了，留學生一聽說要和小鬼交涉，先就有些氣餒。祇要勉強能忍耐的下，決不願意自討煩惱。和小鬼爭論，一路寫來小鬼果然可惡之至去年冬天，我的直接長官康少將，住在飯田町，買了瓶中國墨汗。天冷凍住了，揭不開塞子。當

時有人獻計，說攔在火爐上一烤，便能揭開了。康少將以為這計於情理很通，即依計攔在火爐上。誰知爐火太大，攔上去不多一會，瓶中熱氣膨漲，轟然一聲，瓶口爆裂了。瓶塞被熱氣衝激，如離弦的彈子，一般拍一下，打在天花板上。墨水四迸，席子上也染了幾塊巴掌大的黑印。天花板上更是麻雀花紋一般，噴了許多斑點。康少將當時擦洗了一會，奈墨汁沾牢了，不能擦洗，十分乾淨。房東見了，大發牢騷，說房子租給中國人住，真倒了霉。好好的天花板，好好的席子，會弄得這般醜陋。康少將氣性最大的人，如何受得了這一派教訓的話呢。自免不了也發作幾句道：房子要不醜陋，除非不租給人住。我又不是有意弄醜陋的，不過賠償你的損失便了。你何得向我說這些無禮的話。我出錢住房子，負了賠償損壞的責任。賓東雙方實行條約，就是你這無禮的話，實在太混帳。你自尊重房客的人格，就是你自己不尊重你自己的人格。姐夫，你說那混帳房東聽了康少將的話，怎生回答。季鏡泓道：房東若是懂情理的，房客既承諾賠償，除了商議賠償的價值外，便沒甚麼話可說了。周撰笑道：他

若肯照情理說話，還有甚麼交涉呢？他聽了康少將的話，鼻孔裡哼了聲道：「賠償嗎？賠償損失嗎？這個損失，很不容易賠償呢。康少將就問：『怎麼有不容易賠償的損失哩？』不過是要多給你幾塊錢，或者揀幾塊了的，席子，叫屋來店名疊屋，換過幾塊天花板也喚木工來從新換過，怎麼謂之不容易賠償哩？李鏡泓過是呀。房東怎麼說呢？周撰道：『說起來，真氣人。我當若不在跟前，看着康少將與那房東交涉時，別人遞給我聽，我必不相信。世界上竟有這種不講情理的人，他聽了康少將的話，兩眼一翻，對着康少將做出椰榆的樣子道：『你們是在中國做官的人口氣，真大的了不得。可惜這地方是日本國，不是支那，不能由你拿出那做官時對小百姓的口吻來和我大日本的人說話。』誰沒有見過錢，要你拿出錢來賠償我的損失，這房子的損失一萬元也賠不了。胡說狗屁。康少將被這幾句話氣得打抖，那裡按捺得住，性子再和他辨理，跳起身，就桌上一巴掌，打得那些茶杯茶托都震碎的。震落的落了，口裡大叱一聲罵道：「放屁！你再敢是這般無禮，我有權方能立時驅逐你出大門。」好好李鏡泓道：「痛快之至。那房東又怎麼樣呢？」周撰道：「日本鬼不中用，你和他講理，他就無禮。以為你怕了他，你祇一強硬，絕對不表示讓步。他倒軟了。康少將罵了幾句，一脚踢開坐椅，拂袖衝進裡面房間去了。房東見康少將這們強硬，立時改變態度。確是小鬼神氣不知如何改變法。下章再寫明罷。」

評

觀林簡青對鄭紹岐一番說話，可見老鄭平日名譽及信用之糟。

周撰替陳蒿梳頭，陳蒿舉之以誇諸乃姊，世界上戀奸情熱之女子，其所以擺榜其姘夫者類如此矣。

日本小鬼之眼皮淺。到處總想占一點小便宜。如偷刮金器等事。可代以表其國民性。至於借故敲竹杠。如康少將所遭。又屬小鬼之長技矣。

第一百四十九章 賠損失交涉占上風 述前情家庭呈怪象

卻說那日本房主人見康少將衝進去了。回過頭來向我笑道。康先生的氣性。怎這們大。我說。康先生的氣性。十成還不會拿出來三成。因見你是日本人呢。你若是中國人。敢當着他說這們無禮的話。早請你吃了手鎗。即不然。剛才那一巴掌。也不會打在桌子上。已打上你的臉了。房東吐了吐舌頭道。你去請他出來。我再和他說話。我見房東用命令格的語調。教我。去請康少將。我也氣不過。向他說道。你這個人。怎的一點兒禮節不懂。你有甚麼權力。可以使我。房東祇得又向我陪話道。請先生轉教下女去請罷。我才進去。康少將的氣。還不會平。教我出來。對房東說。要房東去法院裡起訴。由法官評判。教怎麼賠償。便怎麼賠償。此時沒有說話的必要。我說。這話說去。未免過於強硬了。房東既轉過來陪話。知道他自已錯誤了。就可調停了事。何必定要弄成訴訟。康少將道。你不知道。日本鬼的性。格是普天下第一種生得賤的東西。一講道。盡你不和他強硬到底。這交涉沒有結果的日子。你不信。我就委你當代表。你去跟他交涉着試試。看我說好。隨即出來對房東道。康先生因受不了你無禮的話。不願直接和你談判。委我代表。你有甚麼話。儘管對我說。關於這損失賠償的事。我能完全負責。可惡那房東的態度。果不出康少將所料。見我如此說。把兩個肩頭聳了兩聳。道。拿錢賠償。我是不要的。我說。不賠錢。還是康先生剛才說的叫疊屋換便了。房東連連搖頭道。不行。疊屋換的。與原有的不合色。我說。不教疊屋來換。教誰換呢。房

東道換自是教壘屋。不過新舊不合。如何能行。至少得將這一間房的席子完全換過。天花板也得全房更換。才看不出痕跡來。這還是看康先生的面子。若是別人時。這房子全部的席子。天花板。都得從新換一遍。外觀上方沒有損失。是鬼話還我見他要求得這般無理。實在氣他。不過笑着向他說道。你原來想借這個題目。要求康先生替你修飾房子。你這主意倒不錯。康先生的錢。素不要緊。我看你不如索性製個圖樣來。要求康先生替重新建築一所極華美的外觀。不更沒有損失嗎。老實對你說罷。康先生本教我出來。謝絕談判的。要你儘管去法院提起訴訟。憑法官判斷。教怎生賠償。便怎生賠償。我因見你已知道悔悟。我自願作個調人。免得資東傷了和氣。你要求既仍是這般無理。就祇好請你去法院裡了。我說罷也立起身來。做個預備送客的樣子。小鬼涎皮涎臉的本事。真大。祇怕也是普天下第一種厚臉皮民族。頭銜可仍是笑嘻嘻的說道。我自是這們要求。康先生能承認不能承認。又是一個問題。先生還不會與我開始談判。我將從那裡表示讓步哩。我聽了他話。又覺好笑。祇得又坐下來說道。這房間的席子。並不是嶄新的。也祇有兩條弄壞了些兒。你說要換。我就教壘屋來換了。你如說暫不必換。我按照兩疊席價。給你的錢。天花板也是一樣。你能讓步到這個程度。就說不能讓到這個程度。你自由行動便了。他打了一個哈哈道。兩疊席子能值多少錢。若爲這一點點也無交涉之必要了。我說本來祇有這們大的事。你要故意虛張聲勢的做一件大不得了的事來嚴重交涉。小題大做。未免可笑。他這時把氣餒放低了。從懷中摸出香烟來。敬了我一枝。擦上洋火。給我吸燃了。才自己吸。儼然表示要作長時間談判的樣子。從新請教我的姓名。問了我學校住處。極力恭維我。日本話說得好。簡直聽不出是中國人來。又稱贊我能辦交涉。

不像康先生性躁。說不了幾句氣就上來了。是一個好軍人。不是外交的人物。又批評了人又不得罪人確是會說話恭維我將來準能。做個有名的外交家。我被他恭維得不好意思了。也不答話。聽憑他瞎說了一會。又說這房子新建築才五年。這席子都是他親自監製的。比尋常房間所用的席子大不相同。房中一切木料都是築搜各縣所產名木。經細工製成的。建築這樣的房子。不但花錢。比尋常房子多花數倍。不是很在行的人監製。還沒這們配合得宜。就是康先生承認將席子天花板全房更換。疊屋木工。也得經他親手指點。至於木料更是難題。這天花板是中國的楠木。在日本一時決取辦不出。李鏡泓道。你看那房子是不是如他所說的。比尋常房子精巧些呢。周撰點頭道。富麗自是窮極富麗。康少將手中有錢。最是歡喜擺格。定要住那種闊房子。李鏡泓道。那交涉怎麼結果的呢。周撰道。那日我當代表。並沒說出個結果來。後來由康少將的兄弟出頭和房東談判了七八次。仍是賠了幾十塊錢才得了結。這事幸出在康少將家裡。一來康少將的日本話也還說得好。二來康少將在日本留學多年。看破了小鬼的伎倆。若是普通留學生。遇了這事。那房東欺人的本領還了得。胆小又不會說日本話的學生。遇了他祇有洗乾淨耳朵。恭聽教訓的工夫。那有給你辯理的餘地呢。可憐可歎二人談着話。已到了鶴卷町當店門首。周撰在前。李鏡泓在後。推門進去。祇見那日延接周撰等。到裡面談話的店主。正和一個店夥。坐在櫃房裡面。周撰對他點了點頭。店主即起身到櫃台跟前。周撰將鐳頭拿了出來。指着幾處新鑿痕給店主看道。這鐳頭不是我的。當時雖然不是我經手。祇因貴店出了店夥拐逃的事物。主這位李先生。幾次來取贖。不得要領。特託我來交涉。才知道這鐳頭被店夥竊逃的事。今日得貴店通知。李先生又託我來取。當時我發見了這新鑿痕。就有些疑



第一百四十九章 賄損失交涉占上風 逃前情家庭呈怪象

二十四

惑。先估地。步。問。這。位。店。夥。說。是。考。金。石。磨。的。證。人。及。至。我。拿。回。去。物。主。一。看。異。常。驚。訝。驚。痕。遠。不。止。一。處。絕。對。不。是。考。金。石。能。磨。成。這。個。模。樣。的。斷判有。力。我。有。經。手。之。責。無。以。自。明。表明責任使之。不。能。放。賴。不。能。不。請。物。主。同。來。向。貴。店。問。個。明。白。店。主。接。過。來。反。覆。看。了。幾。遍。道。這。祇。怕。是。原。來。有。的。痕。跡。敝。店。收。當。金。器。當。面。稱。過。分。兩。寫。明。在。質。券。上。取。時。仍。稱。給。贖。的。人。看。沒。有。錯。誤。便。完。了。責。任。這。鐫。頭。在。先。生。來。贖。的。時。分。敝。店。店。夥。稱。給。先。生。看。了。沒。有。呢。賴也賴得。有。理。周。撰。道。店。主。這。話。表。面。上。似。乎。開。質。店。的。責。任。祇。能。是。這。們。擔。負。實。際。上。這。當。面。稱。進。稱。出。與。寫。明。分。兩。在。質。券。上。不。過。你。們。開。質。店。的。一。種。保。護。貪。利。的。器。具。在。法。律。上。絕。對。不。能。承。認。你。們。這。自。稱。自。看。由。你。們。自。己。書。寫。分。兩。爲。已。盡。了。責。任。駁得好。我。們。質。物。的。質。時。與。贖。時。都。不。能。帶。着。戥。子。在。身。上。你。們。的。戥。子。質。物。的。不。見。得。便。能。看。的。明。瞭。並。且。你。們。也。不。認。真。稱。給。質。物。的。看。質。物。的。當。然。不。能。立。時。辨。出。所。質。金。器。有。無。減。輕。分。兩。的。事。再從事塞上駁。進。一。層。店。主。絕。不。能。拿。稱。這。手。贖。說。已。完。了。責。任。的。話。姑。無。論。這。鐫。頭。的。原。有。分。兩。與。質。券。寫。的。不。對。讓。一。步。說。就。是。對。了。這。鑿。痕。顯。然。怎。麼。能。說。是。原。來。的。呢。越駁越。緊。中。國。銀。樓。的。工。匠。手。藝。那。有。這。們。粗。劣。這。一。望。就。知。道。是。新。鑿。去。的。鑿。過。之。後。不。會。經。貼。肉。帶。過。所。以。仔。細。看。去。一。條。一。條。的。有。新。舊。深。淺。之。分。依。我。想。貴。店。的。名。譽。要。緊。這。分。明。是。由。貴。店。的。店。夥。弄。弊。無。可。推。諉。又替店主開。脫。一。句。我。在。家。中。已。經。用。戥。子。稱。過。了。照。原。重。分。兩。輕。了。一。錢。二。分。有。零。按。現。在。金。價。雖。祇。六。塊。多。錢。然。這。損。失。不。能。不。向。貴。店。要。求。賠。償。說出店。主。道。六。塊。多。錢。雖。屬。小。事。但。敝。店。不。能。做。這。創。例。的。事。嘴。頭。雖。硬。但。是。氣。已。餒。了。周。撰。正。色。道。你。知。道。質。店。裡。店。夥。潛。逃。也。是。創。例。的。事。麼。好好你。自。己。雇。用。的。店。夥。敢。公。然。偷。盜。物。件。因。你。用。店。夥。不。慎。之。故。質。物。受。了。損。失。你。賠。償。謂。之。創。例。嗎。店。主。道。專。憑。先。生。口。說。損。失。了。一。錢。二。分。毫。無。取。信。的。

憑據這種賠償的方法也教人難於遵命了。周撰道：「取信的憑據就在一錢二分。我便說損失了三五錢，也不惹貴店不賠償。但借題多索，有損個人道德的事，不是我等中級社會以上人幹的。店主但看我祇說損失一錢二分，便知道是最足取信的數目。店主不是沒有眼睛，即照這整痕估計，能說剝削不到一錢二分嗎？正在辨論，忽來了，一個日本商人，挾着一大包衣服，往櫃台上一攔口，裡說要當五十元。店夥將衣服二件一件的抖着細看。店主怕周撰說出損害當店信用的話，給那人聽見，連忙讓周李二人到裡面房間就坐。周撰知道他的意思，說道：「上次我知道貴店的店夥，捲贓逃匿，而我並不向貴店逼緝，頭也不要，貴店更換券，任憑貴店隨意寫一紙作証，據不充分的字條，五十多塊錢，也存放在貴店。我就是極信用貴店，並於店夥逃匿的事，很跟店主表同情。巴不得貴店早日將逃夥緝獲。我若是不信用貴店，不與店主表同情，這事早經警察署辦理了。貴店的信用，是要由店主做出來的。這一錢二分金子，店主賠出來，在物主僅能免受這極小的損失。而於貴店的信用，則大有增加。」這一段話，當着其他買店主做出很為難的樣子，躊躇了一會道：「我看損失也不至有這們多。賠償先生三塊錢罷。」周撰笑道：「這不是開價還價的事。如沒損失這們多，我有意多索，何不說是三錢五錢？等你還價呢？我不是沒有取信的憑據。當日買這鋼頭的時候，原附帶了一紙保險單，單上註明了分兩，如分兩不符，金子成色不足，可去原銀樓更換的。這保險單，因放在衣箱裡，面衣箱太多，一時難得翻箱倒篋的尋找。店主若執意不肯照我說，的賠償，我勢必去報告警察。那時無論我損失多少，貴店這種行為，那怕是一分二釐，貴店也得受法律上的裁判。」

這兩句最得力而事情既經警察署警察若以為這嶄新的鑿痕尚不足為充分的証據，我就說不得憚煩，也要將保

險單尋找出來。以證明我損失的確有一錢二分。我代貴店着想。與其等那時三面吃虧。何不就這時一了百了哩。並且這事若經警察署。我還有一種取締貴同業的辦法。向警察署條陳。因這類事我們留學生中受損失最大。店主失色問道。是一類甚麼事。所謂做賊者心虛周撰道。就是剷削金器的事。貴同業都有這類作弊的証據。在我們留學生手裡。綜計曾受這種損失的留學生。五年內有二千多人。七千多件事實。這事不要求警察取締留學生。將不敢以金器向當店質錢。這幾句話更得力店主故作驚異道。敝同業有這種舉動嗎。敝店却不知道。但是敝同業很多。其中難保沒有貪圖小利。不願信用的人。先生這鐮頭的鑿痕。則又當別論。這是沒品行店夥背着人做的事。然店夥是敝店雇用的。我不能不負責任。我賠償先生五塊錢。望先生不用再爭多了。不得不周撰道。店主實在太不爽利。因一塊多錢。必與我以不愉快之感。很不像是有氣魄商人的行為。好罷了。我也懶得再費唇舌。你就拿五塊錢來罷。若有餘恨者然店主光着兩眼。聽憑周撰奚落了一頓。跑去舖房裡。拿了五塊錢。並紙筆硯台。請周撰寫收條。周撰將鐮頭和五元鈔票。交給李鏡泓。寫了收到賠償金鐮損失洋五元的收條。辭別店主出來。李鏡泓很恭維周撰能幹。這事若在別人決辦不到。這們的結果。周撰笑道。這不過利用他怕打官司。他沒店夥拐逃的事。教他賠償也沒這們容易。若李鏡泓道。你怎麼說那字條。作証據不充份。周撰道。這店主必是一個極厲害的鄙吝鬼。你看他情願受人奚落。不肯多出這一塊錢。那字條上不肯粘貼印花。就知道了。若是更換質券。不貼印花。就算違法。正式寫收條也一般。非貼印花不可。他於這兩種之外。自創一格。寫幾句又不像契約。又不像領條的話。在上。面怕你不見信。就加上一顆圖章。我當時看了。原知道不合法。但料定他開當店的人。鄙吝則有之。圖賴別人

的貴重東西他必不敢便沒說要他更換。所以就留在「日案賠」李鏡泓道：我所以不願意回來，就是因為全沒一些憑據。實在被剝削了多少，連自己都不知道。怎好開口要他賠償呢？信口說出個數目來，他若問我有何根據，不就被他問住了嗎？你真說的好。四面八方都把他擋住了，使他沒有置辯的餘地。一面勸誘，又一面恐嚇，他雖欲不走賠償這條路，教他就沒有路可走。你如果五塊錢不能答應，非照一錢二分金價計算不可。我看他也不能始終不出這一塊多錢。當然要恭周撰笑道：我不是向他說了，我便開口說是三錢五錢，也不愁他不賠償的話嗎？我敢於邀你同來，自料定了事情的結果。鐵腳的戒指被剝削於我們，這回交涉勝利極有關係，我不得了這件事實，也沒這們有把握。若不向店主提說，取締同業的話，五塊錢也沒這般容易肯出。二人一路笑說着，回到精盧。陳蒿姊妹聽述交涉情形，也自然歡喜。李鏡泓從這日起，對周撰不但減輕了厭惡的心，並且表相當的敬意了。背地對陳毓說：卜先確是個聰明有才幹的人，就是舉止近於輕浮，祇怕對於老二的愛情將來有些靠不住。陳毓乘機說道：惟其怕他靠不住，而生米已煮成了熟飯，我們不能不幫老二趁早把根基弄穩固。李鏡泓搖頭道：這們結合的根基，怎麼得穩固。陳毓生氣道：不穩固就望着他搖動一輩子嗎？李鏡泓笑道：能搖動到一輩子，就要算是穩固了呢。伏下文評不言李鏡泓夫妻私議，且說周撰同陳蒿又搬了一箱衣服及應用的零碎，回到富士見樓。已是入夜了，當晚無話。次早起來，用過早點，周撰催着陳蒿粧飾，去外面尋找貸家。在市內各區尋找了兩日，貸家雖多，沒有合意的，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第三日到市外，自柏木大久保、高田馬場一帶，尋了一圈，末了，在高田馬場尋着了一處房屋，雖多幾間，房金却比市內低廉十之三四。那房子表面的形勢及內容的結構

都極合陳嵩的意。即在經租的手上。定了下來。周撰道。這屋大小共七間房子。我兩人雇一個下女。那用得着。這們多的房子。精廬自鐵脚搬走。你又出來。姐姐必嫌房子大了。白空了兩間。不如教姐姐把那房子退了。和我們住做一塊來。一則免得我兩人獨居寂寞。二則兩家合住房錢分擔。也輕鬆許多。這市外僻靜。若是我有事去市內夜間歸來。遲些。你和下女兩個看守。這們一大所房子。也要胆怯。你看我這主意怎麼樣。陳嵩道。我早想到是這們辦了。已和姐姐提過。姐姐是沒有不願意的。就祇老李那古板鬼。有些無名屁放。我最懶和他談話。周撰道。老李不大贊成你我的事麼。豈敢陳嵩道。希罕他贊成做甚麼。你於今既也和我的意思一樣。打算邀姐姐來同住。我端的不管古板鬼怎樣。把姐姐拉來同住便了。老李是知風識趣的。爽爽利利的搬來。我一不歡迎。他二不拒絕。他若再桀敖。我有能力。使我姐姐不理他。看他去那個衙門喊冤。啊呀你不知道他那種不識抬舉的人說起來。令人氣悶。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何能何德。配享受我姐姐。那們齊全的女人。掛名到日本來留學。其實和下女一樣。每日祇有掃房子。洗衣服。弄三頓吃喝的工夫。你沒留神看姐姐的那兩隻手。在國內的時候。比我的還要白。還要嫩。就是在廚房裡冷呀熱的浸了一個冬天。此刻差不多要成烏龜爪子。我看了心裡就難過。老李倒像沒事人一般。還說操作是女人分內的事。不錯。操作本是女人分內的事。不過你老李祇夠得上討一個鄉村裡的黃毛丫頭。莫說蒸茶煮飯。視為尋常的事。就是要他脫了鞋襪。跟種田的去田裡做生活。或者教他挑百十斤的擔子。每日行百十里路。也不為難。甚麼好人家的小姐。女學校的學生。也教人家這們操作。便把一條性命累死了。也討不了好。周撰笑道。姐姐自己願意是這們。有甚麼話說。你們三個人。加上一個何鐵脚。共是

四名公費。難道雇一名下女，都雇不起。陳蒿搖頭道：「你那裡知道？有兩個下女本來還年輕，有個六七成像人，因睡在廚房裡，與鐵脚祇隔一層紙門。鐵脚既想弔下女的膀子，白天又不跟下女，將條件議妥，黑夜摸到下女跟前，把下女驚得當賊喊叫。第二日鐵脚氣不過，遇着下女，就橫眉怒目。下女安身不牢，辭工走了。鐵脚自去紹介所，雇了一個，年齡十七八歲，比前個更像人一點。這個和鐵脚的條件，大約在未進門之先，就議好了。兩個人你親我愛的，我們看了，倒很有個意思。」小姐們看了果這下女做事也能做，又愛清潔，我却很歡喜他。有一日鐵脚吃了午飯，不知去那裡，去了半日，直到夜間八點多鐘才回來。下女問他：「說還沒吃晚飯。」下女就非常高興，說：「我早知道你會歸家吃晚飯。」已替你留了一份飯菜，因將飯菜弄熟，端出來給鐵脚吃。誰知這位不成材的老李，見了大不舒服，怪下女不該不得他許可，竟將他從國內帶來，最愛吃的鱸魚，私自留給鐵脚吃，背着鐵脚，罵了。下女幾句，下女也好，並沒對鐵脚說。你看老李，是不是個東西？他見下女被罵之後，對他很小，心如意，不知怎麼也動了染指的念頭。下女有甚麼界限，祇要老李能擔當，不怕鐵脚鬧醋，他巴不得多相與一個，多得些額外的利益。起初我和姐姐都絲毫沒有疑心。後來姐姐因不見了幾樣編物，問老李，老李推說不知道。姐姐就疑心是下女偷了。等下女去外面買東西，姐姐即將下女寄在鐵脚櫃裡的一個大衣包打開，果然在衣服中間搜出一小包來了。不但失去的編物在內，還有五塊錢的鈔票。是姐姐領下來的公費，好玩蓋了一個小章子，在上面本是放在皮夾裡的。一日忽然沒有了。老李說是拿着還了朋友的賬，姐姐見是自己丈夫拿着還了賬，自然沒有話說。這今無意中，在下女衣包裡搜出來了。真誠發覺，不由得就疑心起來。當下將那小包揣入懷裡，裹好了大包，放還原

處跑來和我商量。並說老李和下女好通的事。不發見這小包。不覺可疑。此刻就覺得可以証明的事實很多了。我勸姐姐不要將這事宣揚。老李不像何鐵脚。老李是個專做假面子的人。宣揚出來了他將無臉見人。奈姐姐忍受不住。氣得哭了。夜間拿着那小包。質問老李。老李無可抵賴。祇得承認。求姐姐不要給鐵脚知道。並要把小包退給下女。姐姐說二件都可辦到。但立時須將下女開發。你看那不要臉的老李。居然還想留着下女再做幾時。原來如此這就是我不肯答應我說再留下女在這裡。不獨情理上對不起姐姐。便是兩個人共好通一個女子也終久有鬧亂子的一日。果然有見識姐姐也不問老李願意不願意。第二日一早起來。就把下女開走了。鐵脚不知就裡。以為是對付他氣忿忿的向姐姐質問。開下女的理由。我悄悄把老李的事對鐵脚說了。不知如何說的不尋口嗎鐵脚倒不吃醋。說這下女既這們爛污。開了很好。我再去雇個五十歲以上的來。大家安靜些罷。鐵脚果然雇了個龍鐘老婦來。做不上幾日。老李說不行。像這樣的老太婆。倒要人伏侍他呢。不要跌死了。遭人命。又把老婦開了。自那回以後。老李也不提起。要雇下女。姐姐因怕再出笑話。自願身體上受些兒痛苦。免得精神上不快活。倒也是一箇辦法何嘗是甘心情願。洗衣做飯。周撲笑道。老李原來也是一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人。照這樣看來。姐姐的德性。真是難得。這頂高帽子送得恰當我們就去和他商議。搬到我們一塊兒來住罷。我聽了。都很替姐姐不平。和我們住做一塊。雖不能說是享福。洗衣做飯的事。決不敢再煩他動手就是了。陳蒿點頭答應。二人從高田馬場。乘高架線電車到飯田橋。再步行到精廬來。不知與陳毓如何計議。且俟下章再寫。

日本人之無恥貪小本成爲一種國民性。但法律有效。所以能維持一切。有如房東之敲康中將之竹杠。是明知康中將之不願告狀打官司。若周撰之硬逼質店主賠償。亦是明知質店主之不敢告狀打官司也。

家庭之中。怪象最是寫之不盡。留學生偷日本下女。至何李二位。又別開一生面矣。

### 第一百五十章 得風聲夫妻報信 圖分謗姊妹同居

話說周撰同陳蒿。由飯田橋步行到精廬。二人才走近門首。陳蒿忽然指着玄關內幾雙皮靴。向周撰道。你看家裡必是來了客。周撰看了看道。不但男客。還有一位女客呢。中間那雙高底尖皮靴。不是女客穿的嗎。陳蒿點頭道。是我認得這靴子是林太太的。從前有人說女人的眼睛最厲害所注意的東西一覽子也忘不了。又有說女人看人是從脚上看起的。得此又是一箇證據。我有兩三個月不見他了。周撰問道。林太太是誰。我此時和他們見面不妨事麼。陳蒿笑道。是我同學的林簡青的太太。甚麼要緊。推門進去罷。周撰才伸手把門推開。二人同脫了皮靴進房。祇見林簡青夫婦之外。還有一個便是黎是章。此公自是黎二人。和周撰都熟識。祇林太太不會見過。當下互行了禮就坐。彼此自有幾句客氣話說。林太太見陳蒿與一個飄逸少年進來。料道就是周撰。和陳蒿叙了幾句闊別。即輕輕在陳蒿衣袖上拉了一下。起身到陳蒿原住的房裡。陳蒿跟着進去。林太太隨手即將房門掩上。拉着陳蒿的手。並肩坐在一張沙發椅上。低聲說道。我因住處移遠了。幾月沒工夫來看二妹。剛才同二妹進來的。那位少年是誰呢。陳蒿紅了臉道。孟姐分明知道。却故意是這們問我。林簡青的太太姓匡名孟妹也是周南女學校的畢業生與陳簡姊妹同班。林太太笑道。就是二妹的未婚丈夫嗎。未婚二字甚妙。陳蒿低下頭說道。好孟姐。不要打起我罷。果然有些難得。回答林太太道。已定下了。喝喜酒的日子麼。我是來喝一杯喜酒的。二妹不要偏了我呢。陳



當道。日期雖不會定。但那時一定接孟姐來。祇求孟姐賞臉肯來。即是萬幸。林太太道。這樣客氣話。不是你對我說的。不過我今日特意到這裡來。一則打聽二妹的喜期。二則對於這事還有想和二妹研究的地方。二妹是聰明人。却不要怪我多事。這是因爲鄭姐陳蒿道。孟姐說那裡話來。承孟姐看得我姊妹重。如待親姊妹一般。多遠的來和我研究。自是出於愛我的熱心。我方感激之不暇。豈有怪孟姐多事之理。孟姐有話祇管放心說。我這幾日的腦筋。很覺不大明晰。正要孟姐來提醒提醒。果然有點林太太握着陳蒿的手問道。這位周先生。二妹和他見面。起。到今日有多少時日了。陳蒿道。十多日了。林太太道。十多日內大約會見面多少。次。陳蒿道。十多日內無日不會見面。林太太道。見面時談些甚麼。陳蒿道。無所不談。沒有一定的問題研究。或談故事。或談家常。林太太道。所談故事中有岳州的定兒。東京的松子。沒有妙妙。陳蒿搖頭道。沒有。林太太道。所談家常中有他現任在湘潭的家。庭組織沒有。陳蒿道。也沒有。林太太道。然則他和二妹所談的都是泛常的話。沒有與二妹終身大事相關的。一見血針陳蒿道。他曾對我說過。家中父母早已去世。少時即依胞叔生活。十六歲曾娶同邑王氏女子爲室。不上三年就死了。元年在岳州。曾議取翁家女爲繼室。後因翁家係浙籍。流寓岳州多年。僅有一女。願贅婿。承續禮祀。不願遺嫁。事遂無成。東京的松子。日前我曾見過。不過一下流淫賣而已。他承認是曾經嫖過的。此刻已無發生問題的資格。我知道孟姐的意思是怕先哄騙我。我不查明底細。上了卜先的當。去做人家第三四個老婆。這一層孟姐可以放心料想。周卜先沒有這們大的胆量。一感情願所他家老老婆若是不會死去。又有第二個老婆在岳州。他還敢騙娶我嗎。雪裡面不能埋屍。總有發見的一日。將來他能免得了重婚的罪麼。我的眼光看周卜先。

絕對不是無賴的人。而我自己爲人。孟姐大約也知道不是那們好欺的。居然欺了。怎麼樣林太太出了會神。始把頭點了兩點道。但願二妹自己把宗旨拿定。不受人的欺騙才好。我家先生因在同鄉會當會長。來往的人多。這兩日所來的人。全是議論二妹這事的。我兩耳實在聽得有些不耐煩了。所以來問問二妹。畢竟是怎麼一回事。陳蒿道到孟姐家來議論的。都是些甚麼人。發了些甚麼議論。孟姐說給我聽。或者也可借鏡一二。事林太太道。來的人太多。姓名我也記不清楚。並有些不常來的。我不認識。總之都是同鄉的罷了。議論的話多的很呢。我祇能簡單說個大概給你聽。有一部分年紀大的人來說。就說周某行爲素常無賴。在日本吃喝嫖賭無所不用其極。這回和陳女士又預備結婚。不待說是用盡欺騙手腕。陳女士年輕識見。不到竟入了他的牢籠。而不自覺。這事若任其成功。將來於女學前途甚爲可慮。而同鄉人組織同鄉會。以維持學業的意思。就完全失效了。這一箇問有一部份年輕的來說。就說陳女士是個容貌學識都很優越的女子。應擇一個才學相當的人物。又不曾婚配的結婚。才不枉了陳女士這般才貌。周某是個有名的無賴。又已經幾次正式宣布結婚。如柳夢姑胡八胖子之類。都從場吃過喜酒。事實昭彰。在人耳目。豈能瞞隱。我們湖南的女留學生。無端受人蹂躪。同鄉會應出來維持。免效尤者接踵而起。將來把留學界弄得稀糟。這一箇問也不小這兩類人說話都差不多。總之我祇聽見反對的。不會聽過贊成的。周先生爲人如何。我却不知道。據我家先生說。他相識得很早。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家中。有沒有妻子。我就不敢保險。因爲不是同縣。沒去過周先生家裡。於此可見重婚是免不了的事。陳蒿歎道。我嫁人是我個人的事。是我自己。有主權的事。嫁了世界上第一個才學兼優的人。與同鄉的沒有利益。嫁一個卑田院的乞兒。也與同鄉的沒有損害。何

勢他們老的少的不憚煩來議論。這也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照孟姐說兩種人的目的都是想要同鄉會出來維持。我不會拜讀過同鄉會的章程。就不知道同鄉會的勢力範圍有多大。必如何執行方能達到兩部分人的目的。林先生對於這兩部分人的要求如何回答的呢。林太太道。我家先生不也是這們說嗎。同鄉會沒有干涉人自由結婚的力量。這是周陳兩家的事。若是兩家的長輩出來反對。這事挾尊長之勢以臨之。或者能有些效力。但周陳兩家的尊長遠在湖南。就要反對也來不及。這事祇好聽之任之。我們同鄉會不要多管閑事罷。陳蒿道。林先生這話回答得又漂亮。又有力量。周家除了一個胞叔之外沒有尊長。我家父母孟姐是見過的。絕沒有干涉我行動的意思。望孟姐替我對林先生要求一句話。以後如再有這兩類好多事的人來尊處議論我的事。求林先生當面謝絕。說已見過陳蒿。陳蒿親口承認和周撰結婚是絕對的純粹的。出於陳蒿本人甘心情願。周撰自始至終沒說過一句哄騙的話。沒行過一件哄騙的事。如這兩類人不相信。教他們儘管親見陳蒿問話。我陳蒿和周撰結婚後還住在東京。等候他們來質問便了。意志倒很堅強的林太太道。二妹也不要氣得走了極端。這兩類人的話雖說得有侵犯二妹主權的嫌疑。但說話的人用意却是對二妹很好。並沒有詆毀的聲調。二妹不要誤會了。反使一般存好心。想維持二妹的人。面子上下不來。陳蒿搖頭道。孟姐那裡知道。到尊處來說話的那兩種人的用意。孟姐雖對我說。忘記了他們的姓名。然那些人的姓名。我都知道。他們如知趣不再說了。我也存點厚道。不把他們的卑劣行為宣佈。他們若再借口維持學業。無中生有的毀壞周卜先名譽。我有他們假公濟私的証據。完全無缺的。保存在這裡。行將一一宣佈出來。請中國留學界大家評判。看我陳蒿嫁人應否受人干

涉更應否受他們這類卑劣無恥的東西干涉。你放心自然有干涉得你林太太驚異道：「二妹這些話從那裡說起的。」

陳蕙道：「此時還不是宣佈真象的時期。孟姐暫且不用問我。總之倡反對的別有私心作用。一切粉飾門面的話。」

都是假託的。請林先生不必聽。請孟姐放心不用替我憂慮。結婚的事是決定要行的。林太太躊躇了一會道：「他們的話是難免不有私心作用。不過二妹終身的事也不可全憑意氣。仍得拿出真眼光真識力來仔細考慮。若」

因他們的私心作用激成二妹的反動更走了極端。祇圖急於表示自己的身體有完全自由之權不受他人干涉。反把應研究的終身問題作個與人賭賽的孤注全不暇用心思去考慮那個因自由而得的損失就很大了。」

這話說得好陳蕙道：「孟姐的好意我知道並很感激我自己終身的事豈待此刻木已成舟了再來考慮我並不是因有人反對才氣得決心嫁周卜先我的宗旨早已定了。林太太道：「我也是一種過慮。豈有二妹這們聰明的人看」

人的眼力與料事的識力反不如我。周先生為人我是初見面不知道二妹與他相見十多日了。決沒有不觀察透澈。便以終身許人的。我剛才所談的還要望二妹不要多心疑我夾帶了有破壞的意思。只好將來意澈底的說明陳蕙道：「孟姐說這話又是把我當外人了。更疑心我發牢騷。是對付孟姐了。孟姐是這們疑心我。那我就真辜負孟姐一番」

愛我的熱心了。我方才所發牢騷此時也不必向孟姐分辨。我自有的使孟姐完全明白的一日。林太太雙手握著陳蕙的手。搓了幾下。笑道：「我們暫把這事撇開。說旁的閑話罷。無論甚麼事。越是分辨。越是誤會。着我們交情是」

好交情。你們的事是喜事。你的話已經說明。我就很放心了。不過你喜期定妥務必給我一個信。就是了。二人閑談了幾句不相關的話。林太太即起身拉着陳蕙出來。林簡青拿了帽子也立起身向林太太笑道：「你們的話想」

第一百五十章 得風聲夫妻報信 圖分謗姊妹同居

必說完了。我還有事去呢。林太太點頭道。我們因為有兩三個月不見面。見面不覺得就話多。陳毓道。時間還早。孟姐是難得來的。何妨再坐一會。林太太向林簡青努嘴道。我前日就教他帶我來。他推沒工夫。今日禮拜三。他下午沒課。我說你今日總不能再推。沒工夫了。他還遲延了許久。說一個圖樣。不會製完。電光不如天光好。他想白天將圖製好。夜間帶我來。我說夜間。江戶川這條路。不大好走。並且多遠的。來往在電車上。須耽擱差不多一點鐘。到精廬坐不了多久。又忙着要回來。兩個人議論甚麼大事似的。議論了好大一會。畢竟是我爭贏了他。不能不犧牲這半日。此時已將近黃昏了。不能再坐。若再坐下去。就連他夜間的功課。也要被我犧牲了。李鏡泓知道林簡青是個很用功的人。便不挽留。黎是韋來在林簡青之先。此時不能不走也。一同起身作辭。可憐的討厭人這人是李鏡泓夫婦嫌厭的。更沒挽留的資格。三人走了之後。陳嵩轉身將陳毓拉到裡面房間。說道。我們今日已。在高田馬場定了一所房子。大小共有七間。卜先的意思。想接姐姐姐夫搬去同住。我說。我已經將這意思向姐姐提過。姐姐是沒有不願意的。祇怕老李有些作難。卜先聽了。就很覺詫異。說我當面聽得姐姐說。嫌精廬房子大了。白空了兩間。還要我們搬去同住。怎麼我們定了房子。接他們來住。姐夫倒會不願意。我說老李是個這們古怪性子。素來是不大隨和的。卜先說。怪道我們兩人約婚。外面竟有反對的聲浪。我想我們兩人約婚。是我兩個私人的事。與第三者絕不相干。那用得着第三者出來。倡反對的論調呢。原來你自己的姐夫。就是個存心反對的人。這就無怪外人同聲附和的。反對了。老李既是不贊你我的事。自是認定我的行為。為不正當。那麼從前有許多人。曾向你求婚的。此時見你嫁了我。不待說是要倡議反對。有了老李這一古怪反對的。就更有借口。

了。我看與其將來因自己人反對惹起外面人也反對使我們名譽上或生活上受了打擊不能在此立脚。及早回頭你雙方罷手倒免得老李心裡不安。若着反逼無非是  
要姊大姊姊分誘陳蒿說到這裡兩眼一紅嗓子就硬了。陳毓連忙止住道。妹妹不要說了。我爲這事也氣得甚麼似的。不知暗地和他抬了多少杠子。有幾回差不多要和他決裂了。近兩日却好了許多。自那日他和卜先贖當回來對於卜先的論調就改變了很多。這幾日我因勢利導的勸了他幾次他口裡早已活動了。你們的房子既經定妥了。又有那們大。我們不搬去也是白空了。你儘管對卜先說。我們決計搬做一塊兒住。不過我們祇怕要遲兩日才能搬家。陳蒿道。遲兩日沒要緊。祇是姐姐有把握能搬麼。陳毓道。我既教你對卜先這們說自有把握能搬。陳蒿道。若老李仍板住不肯。姐姐能一個人搬到我那裡去麼。我替姐姐想。終年跟老李當老媽子似的。蒸茶煮飯。洗衣漿裳也太沒有生人的樂趣了。並且像老李這樣人物。不是我挑撥姐姐的愛情。將來苦到何時是了呢。姐姐是這們苦幫苦做。老李知道姐姐的好處。有一絲憐惜的心麼。可憐。去年冬天。敲開水塊。打水洗衣淘米。兩隻手凍的紅蝦子一般。老李穿着皮袍。坐在大爐旁邊。還祇嘆火小了。冷得打抖。曾喊過姐姐來烤一烤手麼。姐姐和我們同住卜先說。享福就不敢說。相事是決不會煩。姐姐動手的。或者說有格外  
的柔密密意陳毓半晌無言。長歎了一聲道。誰教我生成這般命苦。這些話都不用說了。我心裡煩的很。剛才孟珠對你如何說。陳蒿道。我與卜先約婚。不知和湖南同鄉的有甚麼相干。要他們接二連三的跑到林家去議論。林家現在當着同鄉會會長。他們就要林家出頭設法反對孟珠。小得如黃豆子般大嚇的來不與給我送信。我已發付了他幾句話。大概不成甚麼問題。當然會成  
問題的陳毓道。黎是韋跑來也是這般說。說有許多同

鄉的對於這事反對非常激烈。現已結成了一個團體。專攻擊周卜先。陳蒿搶着罵道：「黎是韋那混帳東西。他自己就是一個反對最激烈的。特意跑來說是別人。看我們怎麼說法。可惜我和孟珠談了話出來。他也跟着走了。沒對着他指桑罵槐的大開他。一頓教訓。看他能奈何我。一羣不自愛不要臉的奴才。動輒結成甚麼團體。攻擊那個。看周卜先可怕他們攻擊。且慢得意陳毓道：「不當面罵他也好。這些人不理他就罷了。犯不着逼着他們向一條路上走。這些話你也不要對卜先說。他年輕人。祇知道要強。不顧利害。每每因一兩句話。激惱了人家。不反對的也跳起來反對了。古語說：『千夫所指無病而死。』不論有多大的能為。不能說不怕人反對。陳蒿伸手來掩陳毓的口道：「請姐姐把這些話收起來。我生性不知道甚麼謂之反對。我自己沒認定這件事可做。全世界人贊成我做。我決不肯犧牲我的意見去做。我已認定這件事可做。就是全世界人都反對我。教我不做。我也祇作不聞不見。我眼睛裡看得現世界沒有人。甚麼贊成也好。反對也好。祇算是一羣動物。在那裡噓鳴狗吠。於我的行止毫不相干。莫說幾個湖南小崽子。不濟事。沒奈何我的能力。便是倡合全留學界出頭反對我也。祇當他們放屁。我偏有這們大的能為。敢說不怕人反對的話。好得很叫你去丟一箇大醜下場我已向孟珠說了。有本領倡反對的請他來會我。我好當面教訓他們。陳毓知道陳蒿從小就是這們的脾氣。越是賭他越走極端。殺人放火的事。一時氣頭上都幹得出來。便不再和他說這事了。見天色已晚。即留周撰。陳蒿吃晚飯。自己下廚房弄飯。飯後周撰同陳蒿回富士見樓。一夜無話。次日周撰帶着陳蒿。出外置辦家具。雇了一名下女。將高田馬場的房子收拾得內外整潔。隨即清了富士見樓的賬。把行李搬進新房子來。這夜周陳二人就帶着一個下女。在新房子裡住了。第二日。陳蒿因還有些

行李在精廬。要周撰同去搬來。好順便問陳毓。看能否即日搬來同住。周撰遂又帶着陳蒿。來到精廬。此時陳毓已跟李鏡泓說妥。答應搬到高田馬場同住。不過因精廬房屋。距滿期尚差半月。李鏡泓的意思。想住滿了再搬。免得受這半月房金的損失。陳蒿聽說。連忙笑道。這點兒損失。算得甚麼。我那高田馬場的房屋。第一月的錢。已經出了。這一個月。算送給姐姐姐夫。不要姐夫算房錢。姐夫還佔了半個月的便宜。李鏡泓笑道。我怕受損失。豈是這個意思。因不肯白便宜了。只本鬼才想住滿期再搬。照二妹說來。我竟是個愛佔小便宜的人了。也罷。你們姊妹。既想早日團聚做一塊。就是明日搬罷。二妹就帮着你姐姐。把零星東西檢拾。和你自己的行李。今日做一車打去。我此刻就去找房東退租。陳蒿欣然答應。李鏡泓自找房東退租去了。陳蒿笑問陳毓道。老李怎麼忽然這們隨和起來了呢。陳毓道。他何嘗肯這們隨和。你看這桌上的鏡子。就知道了。陳蒿看桌上一方梳頭用的玻璃縛鏡子。打破了一角。笑問是甚麼緣故。陳毓道。昨夜你們夫妻走了之後。我就將卜先要接我們同住的話。向他提起。他祇當我還是和平常一樣。他說甚麼。我不大願意十分反對。他聽我提這話。把兩眼一翻。對我說道。林簡青夫妻和黎是韋。在這裡說的話。你難道沒耳朵沒聽見嗎。我故意說沒聽見。是甚麼話呢。他說。外面人倡議反對老二的事。到了這步地位。我們躲避還愁躲避不了。你就這般沒腦筋。倒搬做一塊兒去住。他們是巴不得拖我們住做一塊。表面顯得正當些。魏穿陳蒿反逼之計。殊不知我們一去。就是集矢之的。反對他們的。便連我們也反對了。二妹。你想。我聽了這話。氣不氣。陳蒿的兩條柳眉。早已豎起。咬着牙齒。啐了聲道。虧他說的出口。姐姐怎麼回他的哩。陳毓道。你說我有好話回他麼。我沒等他住口。忍不住啐了他一臉的唾沫。道。放屁。我們有甚麼事。給那



些忘八羔子反對。那些忘八羔子反對老二，多是因為求婚不遂，氣得邀齊班子來破壞我，並不怪他們。老二那樁事對你錯了，你也跟在裡面反對，你吃了那些忘八羔子的屎，他見我罵得這們厲害，也氣起來了。立起身來說道：我不搬去同住，我有我的自主權。我從來不受人挾制，反對也好，贊成也好，我一概不知道，不要拿這話向我來說。噪我的耳。我聽到這裡，忿極了，一手拿了這鏡子，向門外天井裡一擲，罵道：混帳！你不受人挾制，誰受人挾制？你家裡這種日月，我也過夠了。你有自主權，難道我就沒有自主權不成？你不搬，由你，我要搬，也祇得由我。好好，我們從此脫離關係罷。你免得怕受連帶的，反對我是早就不願意在你家做老媽子了。他不料我竟這般決裂，嚇得半晌不開口。我便起身，故意清檢衣服，說明早就搬他在旁邊，呆立了好一會，又跑到天井裡，把鏡子拾起來，自言自語的說道：好好的一面鏡子，至少也值五塊錢。於今打破了一角，用是還可用。祇是很去了一個，看相何苦，何苦你聽話又不聽清楚，開口就動氣。我何嘗是反對老二？我不主張同住，也有個意思。我們住在這裡，外面的消息靈通些，來往的朋友多幾個，他們倡反對的，有甚麼舉動，我們容易得着真像。好設法對付。若是住做一塊，莫說在市外高田馬場，輕易沒有人跑到那邊去。就是有人去，因老二同住在一塊，來的人有話，也不便直說。閉聰塞明的一任人家作弄，如何使得呢？你們姊妹情深，巴不得朝夕在一處，雖也是人情。但任後的日子長的，何必急在這一時？你把我的意思誤會了，以為我阻止你不許你去同住，就氣得無話不罵。連東西都攢起來了，你看無端的生氣到這樣，是何苦來？你不要再氣了罷。我依你的主張，一同搬去高田馬場便了。但這房子還有半月的期，索性住滿期再搬，免得白便宜了小鬼。我清我的衣服，由他怎麼講，我總不答應他。

他急了。走攏奪了我的衣服。往櫃裡一摺。將櫃門一關。笑道。你真和我動氣麼。周撰聽到這裡。笑道。老李畢竟厲害。拿手工夫。一拿出來。姐姐就沒有辦法了。我和老李同住下來。倒得跟他學學這一類的法子呢。不知陳嵩聽了這幾句刻薄話。如何情形。下章再寫。

評

匡孟珠爲同學之情。來囑陳嵩審慎。蓋明知周撰之重婚。而又苦於不能明說。觀其措詞之妙。可見靈心慧舌。

陳嵩方在戀。情熱之時。無論何種說話。決不能入耳。何況已料定反對之人。皆求婚不遂者。因之膽大心粗。自以爲他人終無如彼何。豈知自己的脚步並沒有站得穩。經不得他人之極力推翻哉。

陳嵩挑唆陳毓。自以爲周撰可愛可信之極也。然而可愛者之所愛。決不專注於一人。而因肉慾關係發生之信仰。又無不被欺者。此詣陳嵩何足以知之。

第一百五十一章 周撰開罪陰謀家 胡八細說反對派

卻說周撰說了幾句俏皮話。陳嵩趕着伸手。去擰周撰的嘴道。你學了這法子。將怎麼樣。寔怕老婆而已周撰被擰得連連作揖。笑道。我不學。我不學。太太饒了我。一次罷。陳毓大笑道。老李的程度。比你差遠了。他得向你學才行呢。陳嵩收了手。向陳毓道。看姐姐有些甚麼東西。搭我今日的車去的。拾掇起來罷。先幫我去打被包。抬衣箱。三人才拾掇停當。李鴻泓回來了。說車子已順便雇妥了。現在外面。先你把番地寫給他。教他就搬着走罷。

周撰答應着。寫了一紙地名。在紙尾用假名。

日文字母也。下女多不懂。漢字專用假名便能了解。

寫了幾句話給下女。說如行李到在我們歸家

之前。須小心督着車夫搬運。車力已經開發。周撰寫好。並車錢交給車夫。車夫推着行李去了。

這些事倒是日本便當。

周撰向

陳蒿道。明日姐姐搬去高田馬場了。此後我們沒要緊的事。便輕易不會到市內來。你在這裡坐坐。我去看兩個朋友。回頭再來接你。陳蒿道。你不在這裡午餐嗎。周撰搖頭道。我隨便去那個朋友家。胡亂吃一點便了。說着

辭了李鏡泓夫婦。出來坐電車到神田。心想許久不見柳天尊了。且去看看他的近況如何。隨走到竹之湯浴室

隔壁。柳夢菇家。柳夢菇正陪着一房的客。那在裡笑樂。見周撰進房。都起身望着大笑道。說神神到。說人人到。真

是不錯。我們正在這裡說你。你就來了。周撰一邊點頭打招呼。一邊笑說道。你們拿着我。嚼舌頭。看你們嚼些甚

麼。房中坐的有陳學究。周之冕。胡八胖子。譚先闓。劉應乾。曾度廣。曾姨太太。一千人都是和周撰素識的。柳夢菇

答道。豈特我們嚼你的舌頭麼。這幾日內。凡是湖南人家裡。那一家朝夕研究的。不是你這個東西。我們都不解

你的神通。怎麼這般廣大。那位陳蒿先生。是有名曠。一般留學生。不來的女子。許多資格極完備的。向他求婚。都

被拒絕了。你到底憑那一項資格。這般中他的意呢。都是這箇東西。中意。周撰笑道。你們問我。連我自己也解說不來。祇好說

是前生的緣分罷。胡八胖子道。我不信。祇你一個人。前生就有這些緣分。岳州的定兒。此刻正在岳陽樓上。望

眼欲穿。東京的松子。前回還跑到我那裡來。探聽你的下落。這也都是你前生的緣分。看你這些緣分。緣到甚麼

時候才了的。都是可怕。周撰笑道。了不了。也都隨緣分。由不得我。要了。更由不得我。不了。陳學究拍手笑道。卜先你這

樣隨緣。松子定兒。祇怕也要實行隨緣了。周撰道。他們豈待今日才實行隨緣。早已是緣的緣。不的了。周之冕周

道。你們就是這們媽媽糊糊下去。還是也要奉行故事的行行結婚式呢。問者周撰道。不行結婚式。怎麼能算正式的夫婦哩。這手續是萬不能免的。周之冕道。就在東京行。還是將來歸國去行呢。周撰道。就在東京行。柳夢茹道。定了日期沒有。周撰搖頭道。日期雖沒定。大約總在二十天以內。周之冕道。我們本家你得請我喝杯喜酒才對。問者周撰道。免不了在座。諸位都要奉迎的。不過我聽說老伯母仙遊了。足下方在艱苦枕塊的時期。中若不是自己開口教我。我還不敢冒昧下帖子哩。答者太無心了。陳學究就因這孝字上。不滿意周之冕聽了周撰的話。大笑稱妙。可怕之至周撰樹一勁敵矣周之冕不好意思。搭訕着說道。卜先怎麼老不長進。還是一張這們尖刻的嘴。柳夢茹暗中雖會幫着鄒東瀛。反對過陳學究。後來也說和了。然而和周之冕的交情畢竟比陳學究厚些。見周撰挖苦周之冕。陳學究在旁喝來。便有些不服。指着陳學究說道。卜先尖刻還不及他厲害。曾廣度胡八胖子同聲說道。天尊不要挑撥罷。大家一起哄道。鼾睡之怨就不得不報矣。怪不得周之冕。陳學究指着譚先闈劉應乾道。天尊仗着他兩人在這裡。又想欺負我了。柳夢茹笑道。你們看他這張嘴多厲害。還說我欺負他。他打了人家的耳刮子。人家連哼一聲都不準。那回的事。我至今還有些不服氣。曾廣度笑道。他打人家一個耳刮子。不算甚麼。鄒東瀛雖和我共過患難的朋友。鄒曾二人和曾參謀從瀾兩亡命出來。然他爲人該打的地方是有。學究打的不虧。不過那一個耳刮子打去。却打掉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東道主。周撰問道。怎麼打掉了一個很好的東道主哩。曾廣度道。他在曾參謀家打的。曾參謀以爲亂子出在自己家裡。恐怕將來脫不了干係。儼然就如有禍事臨頭一般。他又信風水。說那房子不利。接連受了兩次驚恐。再不移居。必有大禍接踵而至。匆匆忙忙的跑至市外高田馬場。看了一所大房子搬了。是補筆周撰聽說是高田馬場。異

常歡喜。知道會參謀是湖南革命黨中堅人物，相任得好。好隨時偵察他們的行動。連忙向會廣度問了番地。會廣度那知道周撰近來替湯蕪銘當偵探。即將會參謀的地名對周撰說了。周撰寫在日記本上。周之冕坐了一會。自覺沒趣。先告辭走了。譚先園劉應乾也跟着告辭。會廣度帶着他姨太太和陳學究都前後走了。祇剩了胡八胖子。因和周撰在岳州同過事。有話要跟周撰商量。見這些人都走了。才對周撰說道。你和陳蕪約婚。知道外面反對的人很多麼。開明周撰故作不知的答道。這如何也有人反對。我倒不知道呢。柳夢菇道。你還不知道嗎。這幾日已是滿城風雨了。我們都替你擔着心呢。想通個信給你罷。又不知道你住在那裡。你往常問不了幾日。就要來我這裡一次。這回有大半年不見你的影子了。我和老八都替你着急。周撰道。承二位的關切。我很感激。胡八胖子道。要你感激的就不會關切你了。我們也知道你是個很精明強幹的人。不過這回反對你的人。很有幾個。負些聲望的在內。你不能不注意一點。先把自己的脚跟立穩。免得在東京跌一交。將來回國。不好見人。是倒朋友關切的道理。周撰道。負聲望的是些甚麼人哩。和我認識的麼。胡八胖子道。和你認識的大也不少。周撰道。他們反對是一種甚麼意思呢。柳夢菇道。骨子裡是甚麼意思。我們就不得而知。表面上借口無非說你素來是個無品行的人。陳蕪是個天真未鑿的好女子。被你用種種的方法騙他上了當。又逼着他結婚。更逼着他姐姐陳毓要跟丈夫脫離。陳毓的丈夫向人申訴冤抑。這種暗無天日的事。居然發見在留學界同鄉的若不出來挽救。不特湖南留學生臉上無光。並且將來還怕弄出人命關天的事來。題目周撰笑道。怎麼會有人命關天的事。弄出來哩。柳夢菇道。就是說陳毓的丈夫是老實人。人家見他在外面對人申訴冤抑。恐怕陳毓真個要和他脫離。老實

人心地仄。狹說不定氣得尋了短見。不是人命關天嗎？周撰笑道：原來如此。這種謠言，真造得絕無根據。現在李鏡泓夫婦感情極好。我剛才從他家來。他們夫婦兩個還定了明日搬到我家去同住。因此更有了挑唆的憑據看這些話從那裡說起。他們反對的將作何舉動呢？就是這們說罷了。嗎？胡八胖子道：就是這們說罷了。我們又替你擔甚麼心着甚麼急呢？聽說他議了幾項辦法。將分頭實行。周撰笑道：真虧他們不憚煩。竟議出了幾項辦法。留學界從來對愛國的事都不曾見有這們熱心的舉動。這們堅實的團體。這回為我的事。算替留學界開一個新紀元了。說罷。禁不住哈哈大笑。柳夢菴道：你暫且不要大笑罷。你聽老八說出幾項辦法來。祇怕哭都來不及哩。如

連我都急於要聽周撰收了笑聲。靜聽胡八胖子說反對的所議幾項辦法。胡八胖子道：第一項是派代表。或用公函警告陳蒿。因疑心陳蒿不知道你的歷史。誤認你為正人。家中確是沒有妻子。所派代表挑選你的親同鄉。詳知你家底細的人。去向陳蒿確實為負責之申明。以促陳蒿覺悟。自行和你離異。這一着似平厲害第二項是用公函警告你。教你早自反省。不要污穢留學界。如警告後仍怙惡逕行。則同人等已準備了相當懲戒的方法。在這裡等候。這一着就

周撰聽了笑道：好好人的公函。簡直和近來上海新聞上登載的嚇詐書信一樣。體裁祇是留學生沒有炸彈手槍。我畢竟不大害怕。柳夢菴道：下。你不要當作是和你開玩笑呢。你說留學生沒有炸彈手槍。你要知道這回反對你的人。並不盡是留學生。炸彈就難說。手槍却多是有的。你如大意一點兒。說不定就這回把命送掉。我看你這種嬉笑怒罵的態度。處置這事很不對。我和老八不是胆小沒經過事的人。都為你擔心着急。可見是不能以談笑出之的。周撰點頭道：第三項辦法是怎麼的哩？胡八胖子道：第三項嗎？是第一、二項警告無效。就偵知你

們結婚的時期。並結婚的地點。趁着你們與高彩烈行結婚禮的時候。他們結成團體。借着賀喜。來擾亂你們的禮堂。或用其他靈巧的手腕。使你陷於違警的地位。硬將你拿到警察署去。另推一個很有體面的人物。親去警察署。用情面要求警察署。借故多拘留你幾日。一面要陳毓夫婦。勸令陳嵩悔悟。不成問題。這三項辦法。若都沒有效果。最後的方法。就是武力對付你了。果然全是屎主意那時是用炸彈。還是用手槍。便不得而知了。周撰吐着舌頭笑道。好厲害。主動最力的是幾個甚麼人。說給我聽。我好防範。胡八胖子道。我說給你聽。你放在心裡就是了。萬不可向別人說出來。害我又得罪幾個朋友。周撰道。這種事。我自己防範就是。那用得着向別人說呢。你放心說罷。胡八胖子遂低聲說出幾個姓名來。嚴然機密之至周撰思忖了半晌。才笑說道。究竟不過是幾箇飯桶。況且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我。我也不怕。柳夢菇道。卜先快不要這們說。你還想激起他們真箇做去來嗎。幸而我這房裡沒有外人。若在別處。你是這們一說。你這條小狗命。包管斷送在這裡了。倒是胡八胖子道。我替你設想。你們既已同睡了多少日子了。形勢上行結婚禮這一層。免不了不行也罷。哪若說不經過這番手續。便不成正式夫妻。將來歸國以後。親友都齊了。再舉行。也不爲遲。在東京和他們鬥起來。你祇有吃虧的。我能決定。任憑你如何能幹。到底佔不了上風。周撰道。我如果真是用種種設計。哄騙陳嵩。上手。又逼着陳嵩結婚。再陳毓本有要和李鏡泓脫離關係。李鏡泓本有向人申訴冤抑的事。我就怕人出頭反對。替李鏡泓陳嵩打抱不平。不敢在東京結婚。現陳嵩陳毓李鏡泓都在這裡。並不謝絕朋友訪問。何妨去問問他們。看陳嵩是不是出於自己甘心情願。李鏡泓夫婦是不是愛情正好。至於我重婚的罪。姑無論能成立與否。即算我是重婚。然能提起訴訟的。也祇能限於我的前妻。旁

人沒有代行這種職權的資格。他們因貪慕陳蒿貌美兼有知識。會一再向陳蒿求婚。都被拒絕。於今見我獨得成功。大不服氣。倡合些不知底蘊的人出頭反對。我和陳蒿若因他們借端反對。便將婚事延擱。他們將謂我真是畏虧。不敢出面。我不信。陳蒿自由的身體。因會拒絕人求婚。便永遠不能嫁人。日本不像內地人民。沒法律作保障。由他們人多勢大。要恐嚇。就恐嚇。要廝打。就廝打。力量單薄。不能自衛的。除忍氣吃虧外。沒有呼籲申雪的機會。這是有愧乎其言之遲延到歸國後。再舉行結婚。那時他們要反對。我真沒抵抗的能力。這日本是完全法律保護之下。但問我自己。果會違法不違法。我不違法。任憑他們反對。祇算是自討沒趣。說到武力對付。更是嚇三歲小孩的話。我娶的是陳蒿。是個不會嫁人的小姐。一沒丈夫。二沒拚夫。又不是偷奸了他們的老婆。要他們這般傷心做甚麼。他們真肯拚着把自己的命不要。我也無法避免。我和陳蒿結婚後。拚着犧牲一個禮拜。每天在神田方面。帶着陳蒿。閒逛幾小時。等他們用武力來對付我住的地方。荒僻。免得他們尋不着。恃而。不恐柳夢菇搖頭道。你不能太自恃過分了。你一個人將來在社會上。不能不圖活動。祇要能忍耐過去。就犯不着多結嫌怨。在日本法律保護之下。他們誠哉不能奈何你。然你能終身託庇日本麼。老八剛才對你說的那幾個人。久遠不能說。十年之內的政治舞台。還少得了他們幾席位嗎。周撰笑道。天尊不要見怪。你說這話對我自是善意。將來的政治舞台。他們縱少不了。難道我就絕沒有在政治舞台活動的希望。定要走他們這條線索。據你兩位說。我和陳蒿結婚。干犯了他們甚麼。要他們出頭來反對。不是存心欺負人嗎。我於今就承認怕了他們。自願與陳蒿脫離。再去向他們求情。以後在政治舞台上。提携我一下子。他們也不見得就肯援引我。我常說。人物不論大小。能力不論。



羶羶各人自有各人的生活。我不能估料他們的結果。他們也估料我。不着。我常做無法無天的事。尚不怕人法律範圍以內的行為。難道一聞反對一遇干涉就嚇的罷手不成。兩位的好意。我自感激。祇爲我擔心。着急。就可不必他們看我是個沒人格的人。但我自己看自己。不能也看作沒人格。我爲保護我的人格起見。勢不能俯首帖耳。屈服於他們恐嚇之下。他們有本領。儘管施展。我固不能終身不離日本。他們難道便做了日本的順民。竟想借日本警察的勢力來壓服自己。同國的人。祇我還怕他們尙夠不上。借日本警察的勢力。如果做得到。我却很願意受日本警察署拘留。日本鬼雖然卑劣。知識眼光。却在他們這幾位先生之上。未必肯受這幾位先生的指揮。我正不妨暫借這個問題。做一回這幾位先生的能力試驗品。卸也痛快胡柳二人祇是搖頭。知道勸說無效。也不再說了。周撰邀二人去馥輿園。吃了一會料理。才握手分別。也無心再去別處訪朋友。悶悶的歸到精廬。陳蒿迎着說道。怎麼一去就是幾點鐘不來。等得我心裡慌起來了。可至周撰笑道。朋友拉住談話。不知不覺的就談到這時分了。你有姐姐陪着說笑無端的心裡慌些甚麼。陳毓笑道。我們實在不覺有多久。老二一個人的時間過得慢些。我們過一點鐘。他有過十點鐘。那們久。一會兒又看看桌上的鐘。說怎麼還不回來。一會兒聽得外面腳聲響。就先笑着等說我聽得出。這是卜先的腳聲。來不及的跑到門口一看。見不是你。啐了一口。折轉身跑回原位。鼓着嘴。板着臉。一聲兒不言語。他又沒記性。白跑到門口。瞧了一趟。等歇那人再走得脚聲響。他又以爲是你。又跑出去。又是啐一口。轉來我見了。真忍不住。果然是周撰站在心上睡在心上神氣陳蒿笑向周撰道。你不要聽姐姐瞎說。我望你不回心裡慌。是因爲姐夫對我說。現在有一班人。因見你和我約婚。十分不服氣。到處倡議反對。就中分

出兩派來。一派用文。一派用武。用文的沒要緊。不過是寫信發傳單。用武的就可惡了。說是已糾合了無數強壯青年。分途巡緝。遇着你就不問青紅皂白。將你騙到無人之處。要打成你一個殘廢。這班人此時已四處布滿了。你看我聽了這話。如何放心得下。原來聽見此一說周撰問李鏡泓道。姐夫從那裏聽得這個消息。李鏡泓道。我去找房主人退租。在路上遇着幾個。去年在東亞日語學社同學的。對我這們說。我問他們主張用武的是些甚麼人。他們說糾合的人很多。有二十多個。最有名會把勢的。譚先闈。劉應乾。都在內。我問倡首的是誰。他們說倡首的是個資格很老的留學生。祇聽說姓鄭。不知道叫甚麼名字。周撰笑道。那姓鄭的一定是鄭紹畋了。譚先闈。劉應乾。兩人未必在內。這是鄭紹畋借資號召的。陳嵩問道。譚先闈。劉應乾。是兩個甚麼人。你怎麼知道未必在內呢。周撰道。他兩個也是附屬的。亡命客。初到日本的時候。幫拳助架。無所不來。祇要給他幾塊錢。教他兩人去殺人都幹。近來因幫一個浙江人搶劫女子。聽說兩人都得了不少的錢。夠一兩年穿吃了。輕易不肯再出來冒險。除非是他兩人的直接上司有事派遣。才肯出力。我們的事。絕不與他相干。鄭紹畋那有請他兩人出來幫拳的資格。我料定決沒他兩人在內。並且我今日還在朋友家。遇着他兩人。若有他在內。我朋友必然知道。就說給我聽了。這消息斷不可信。信了。心裡一害怕。便上他們的當了。我今日聽的消息。還要稀奇呢。外面有人說。姐姐逼着姐夫要跟姐夫脫離關係。姐夫到處向人申訴冤抑。求人出頭打抱不平呢。李鏡泓吃驚道。這話卜先從那裏得來的。周撰即將胡八胖子和柳夢菇說的話。連了一遍。陳毓氣得罵道。湖南人真不愛臉。那有這們愛管閒事的。於今我也不辨白說。我沒存這個心。沒做這個事。就算我真要跟老李脫離關係。老李爲人雖老實。何至拿着這話去

向不相干的人申訴。我請問他們。這種抱不平。將怎生個打法。說起來。真是氣人。陳嵩道。是嗎。姐姐也忍不住氣嗎。前天姐姐的意思。還不該我氣了呢。李鏡泓道。這種謠傳。真駭人聽聞。我夫妻兩個。當着人。從不曾合過口。關過意見。你氣頭上。雖也說過。那些不相干的話。但都在夜間房中。沒有外人說。一會子就沒事了。外面怎麼會造出這種謠言來呢。陳毓道。我知道怎麼造出來的。哩。你自己問自己。總應該明白。看你曾向誰人申訴冤抑。就是誰造出來的。謠言。陳嵩道。我猜這謠言。別人造不出。因姐姐和姐夫吵嘴。從沒大鬧過。外人不得着。一點兒。因如何能造出這種動聽的謠言呢。這必是何鐵脚。在外面胡說亂道。反對我和卜先的人聽了。就拿了做造謠言的根據。若周撰點頭道。你猜的有些兒像。完全是鐵脚一個人的鬼。鄭紹政。松子都是他送信。教兩人到富士見樓來的。陳嵩道。那東西是個壞蛋。我早已知道。本不想抓破他面子的。那日用做禮服的法子。騙回文憑的時候。我不是還會勸你不要得罪他。怕他惱羞成怒的嗎。無奈他越弄越不成話。居然做賊偷起我的東西來了。這就教人沒法子。再和他含糊了。周撰笑道。怕他怎的。他和鄭紹政的本領。始終祇有那們大。看他這謠言。能造出甚麼結果來。我們且回家去罷。還得清檢行李呢。陳嵩答應着。向陳毓李鏡泓說道。姐姐姐夫明日準要搬到我那裡來。我們在家裡收拾房間等着就是。陳毓望着李鏡泓說道。外面造出這種謠言來了。看你還板着不搬做一塊兒住嗎。就完全吃了你這種拘腐性質的虧。依得我的脾氣。偏要跟你脫離關係。倒要看那些湖南崽子。有甚麼辦法。李鏡泓笑道。罷了。俗語說的好。巫師門法。病人吃虧。你跟外人鬥氣。歸根落蒂。還是害了我。妙謠言也好。反對也好。我們幹我們的。不要理他。陳嵩反勸慰了陳毓幾句。才跟周撰回高田馬場。後文如何。下章再寫。

評

柳胡二人以反對派計畫。告知周撰。原是一番好意。乃周撰詞氣之間。一若有不滿於柳胡者然。此其所以後來束手待處分也。

反對派之三條計畫。全是屎主意。宜乎周撰不怕。誰知即在此時。又得罪一箇周之冕。自樹勁敵。遂致大局全輸。人之不可以口頭刻薄也如是。

### 第一百五十二章 陳老二堂皇結婚 周之冕安排毒計

却說周撰陳蒿回到高田馬場。車夫早將行李運到。堆在空房裏。周撰教下女幫着料理。當日將給陳毓李鏡泓住的房屋收拾整潔。第二日李鏡泓同陳毓。押着兩車行李。遷來同住。大家幫同佈置。料理妥協後。周撰提議行結婚式的辦法。李鏡泓主張不在東京舉行。陳蒿不依。說不但要在東京舉行。並須大開筵宴。發帖遍請。各同學及平日有交往的朋友。周撰也因人倡議。反對不服。這口氣狠贊成陳蒿的主張。當下決議。借日比谷松本樓舉行結婚式。祇是周撰雖也這般主張。心裏却仍不免有些畏懼。恐怕反對的真個趁結婚的時候。在禮堂上鬧出甚麼花樣來。不能不先事防範。所喜同鄉幾個負聲望的亡命客。有些是周撰的。上司有些與周撰認識。周撰心裏計算留學生的能力薄弱。敢作敢為的多是三、四等亡命客。這些三、四等亡命客各有頭二等亡命客管領。這事要防患未然。惟有事前把幾個頭二等亡命客運動的。不反對了。由他們各人約束各人的部下。不准滋事。結婚的時候。再去警察署請幾個佩刀警察看守大門。先和警察辦好交涉。如有學生敢來禮堂胡鬧。即取嚴厲。

第一百五十二章 陳老二堂皇結婚 周之冕安排毒計

五十二

手段拿到警署拘押那時就巴不得學生抵抗越抵抗得厲害警察越不肯鬆放祇要過去了那幾小時他們反對的就中用了。計算倒也不錯周撰計算停當即着手運動祇幾日工夫如康少將程軍長程廳長等。曾充湖南軍一班頭等亡命客都先後運動得不說甚麼了這日打算去運動曾參謀恰好遇着參謀夫人壽誕來了許多吃壽酒

的客曾參謀不明白周撰的用意疑心是來偵探宴會情形的嚇得不敢出來招待康少將一千人雖在座料道是來運動婚事的然因為曾參謀膽小也不便說不妨延納進來的話當由伏焱出來向周撰敷衍了一會周撰

見曾參謀家有宴會明知自己有偵探嫌疑。却也有白亦不便久坐並且素知曾參謀是黃葉飛來怕打頭的人意部下也沒幾個有體面的便不運動他也沒要緊。主辭了伏焱歸家在自己門首遇了章四爺同林巨章因探聽

伏焱住處錯找到周撰家來。補足上文情事周撰教給二人地名去後回到房裏陳嵩迎着說道剛才來了兩個人直跑到這院子裏來口裏不住的喊老虎老虎我和姐姐都嚇了一跳老李又不在家我祇得跑到廊簷上揭開暖簾

一看原來也有一個是湖南口音周撰笑道甚麼老虎老虎他兩人找伏焱的四川人聲音喊老伏你聽了祇道是喊老虎我才從門外遇着他們陳嵩道你去會參謀家說的怎麼樣周撰道曾參謀的太太今日做壽來的

客很多我沒提說這事他部下沒有多人他又是最怕事的決不至多管閑事不和他說也罷了好在柳夢菇胡八胖子都已擔認替我向各方面疏通我們也不必選擇日就是二月十五日罷今天二月十一日還有四天

朱湘藩娶子係二月初十林巨章即於是日發見陸鳳嬌與周克珂通奸事次日邀章四爺訪伏焱周撰故周撰說今天是二月十一日此係陰曆陽曆已在三月故後文竹枝詞中有櫻花江戶正春宵之句發帖請客及佈置一切都

來得及我已請曾廣度和他姨太太做紹介人胡八胖子做證婚人老李和姐姐做主婚人曾胡二人在亡命客

中都狠有體面。有他兩人從場。那些不自量的，便想來搗亂。見有他兩人立在禮堂上，也要嚇退幾分。這又是欺騙陳老二的話

並約了老柳替我幫忙。我看禮節不妨簡單一點，佈置一個禮堂，狠不容易。花錢倒是小事。在這裏沒人經理，不像內地。可多雇幾個當差的。陳蒿道：我們這種婚禮，不過形式上算。經過了這番手續，原來如此都在這裏留學。怎比得在家。一切都不妨極力簡省。十五日我和你同老李姐姐四個人，雇兩乘馬車，到松本樓等請的客都到齊了。由老李出來，向衆客宣佈我兩人結婚的話，拿出婚約來，請紹介人證婚人簽字或蓋章。我兩人交換戒指，對行三鞠躬。然後我兩人同向紹介人證婚人主婚人各一鞠躬。衆客道賀的自然相向各一鞠躬。倒是個熱於新式婚禮的失敬失敬禮即算完了。大家飲宴就是。周撰點頭道：好在我發帖請的沒有外人，多是我知己的，不至笑話我簡率。周撰即將這種辦法對陳毓說知。陳毓自無話說。這日周撰便把請帖發了，有些緊要的地方，又親身去邀請。一次十四日，周撰到日比谷警察分署，先替自己吹了一會牛皮，說得儼然是個很重要的人物。明日在松本樓舉行結婚禮。賀客必多，請警察署添派兩名佩刀警士去松本樓維持秩序。日本的警察本來遇有集會，無論何種事體，祇要當事去警署報告，要求派警士維持，沒有不許可的。警署見周撰人物漂亮，服飾華美，日本話又說得狠好，自然另眼看待。問了結婚的時間，當即答應。周撰從警察署出來，在神田方面偵查了一會反對黨的動靜。比前幾日反覺冷靜了。這就不安柳夢茹胡八胖子也都放了心。知道是由幾個曾向陳蒿求婚不遂的人，虛張聲勢的想一面恐嚇周撰，不敢正式結婚。一面使陳蒿覺悟，與周撰脫離關係。無如周陳二人的戀愛熱度，高到一百二十分，刀鋸鼎鑊都甘之若飴。那裏肯顧甚麼反對。那些人見謠言不發生效力，周撰更發帖請客正式宣佈結婚了。

第一百五十二章 陳老二堂皇結婚 周之冕安排毒計

也就摸不着周撰有恃無恐的道理。所以這幾日的謠言反覺冷靜了。周撰得了個這們可喜的消息。歸家與陳蒿高枕而臥。專向一方面自然如此次日二月十五已是預定的結婚日期。公然照陳蒿所議的手續。雇了兩輛馬車飛馳到

了松本樓。前幾日發帖請的客。如林簡青夫婦。曾廣度夫婦。柳夢菇。胡八胖子。陳學究之類。都應招而至。維持秩序的警士也來了兩名。這日周撰陳蒿都穿着嶄新禮服。若專論儀表也真算得一對適當配合的夫妻。句中吃喜酒的自然沒有主張反對的人。見新郎新娘的神采。都如玉樹臨風。大家也異常高興。陳蒿所議簡單結婚手續。頃刻完備。互道恭喜。各人也都有些饋贈。周撰陳蒿一一謝了入座飲宴。安然無事的。竟不見有一個反對的。來演闖轅門的武劇。閱者一定以為可怪飲宴既畢。來賓告辭走了。周撰才謝了警士。四人仍坐着馬車。在各處游行了一會。方歸高田馬場。從此陳蒿便正式成為周撰的老婆了。再說鄭紹政。黎是章和櫻井松子一班反對這事的人。為何祇空空洞洞的造一會破壞的謠言。一些兒也不見諸實行呢。這中間却有一個很大的緣故。著書的與其拉雜寫來。使看書的分不清眉目。不如先將周撰陳蒿一方面寫一個盡情的勝利。再一心一意寫反對黨的辦法。前日胡八胖子對周撰說的那三項手續。並不是反對黨沒有執行的能力。祇因反對黨裏面新加入了一個狠有能為的人。說那三項辦法。都制周撰。下不要枉費了心機。要出氣。祇須如此這般。方能有效。這個有能為的是誰呢。就是周撰在柳夢菇家用尖刺話挖苦的周之冕。鄭重出之蓋人之不可以胡亂得罪也有如是矣周之冕那日既受了周撰的奚落。又被陳學究打了一個和聲。登時羞憤得。膏身無地。辭了衆人出來。越想越忍耐不住。這口氣知道反對這事的暗中有幾個狠激烈的黨人在內。又知道這幾個黨人雖然激烈。却頭腦渾濁。想不出甚麼好辦法來。決不是

周撰的對手便存心想加入這反對的團體替他們出個主意好宣洩自己胸中的惡氣他早聽說主持反對最力的係鄭紹畋黎是韋兩人以外都是被兩人或用情面邀請或用言詞激發出來的黎是韋是個歡喜研究詞章的人平日與周之冕往來頗密周之冕既決計加入這團體便不歸深谷方逕到本鄉元町東肥軒旅館來會黎是韋湊巧黎是韋這時真是無巧不成話正一個人坐在房中納悶何至如此見周之冕進來連忙起身讓坐周之冕開口笑道我剛才在柳天尊家遇見周卜先他得意的了不得呢挑得黎是韋道他如何得意的情形當然要問周之冕道他還不得意絕不費力的祇幾日工夫就騙了這們一個如花如玉的美人於今是安安穩穩的要預備結婚了這樣事不得意還有甚麼事得意哩挑得黎是韋忿忿的說道我包管再沒多少日子給他得意了我拚命的懲治他也出不了我這口無窮的怨氣果然周之冕笑道你打算用甚麼方法對付他能使他不得意我倒願聞妙計趁勢而入絕不費力黎是韋道我已擬了三項辦法先禮後兵不愁他不屈服於我這三項辦法之下遂將三項辦法如胡八胖子所說一般的說給周之冕聽周之冕祇管笑着搖頭道不濟不濟周卜先豈是怕恐嚇的人着黎是韋道我這三項辦法豈僅恐嚇了事如第一第二兩項辦法無效便立時實行第三項實行的人我已邀集得不少都是勇敢不怕事的還在那裏周之冕仍搖頭笑道就是實行也無濟於事這全不是對付周卜先的着手着段着你須知周卜先不比別人他精明幹練日本話又說得好他和陳蒿結婚犯了甚麼法律應受大家的武力攻擊那算是犯法也放着專講法律的警察署及法院在也輪不到你們這種野蠻對付我看你這三項辦法不實行倒可藏拙一實行就是你們倒運的時期到了周卜先雖不是個會把勢的人然畢竟是學陸軍的人又機警不過好容易把



他騙到無人之處動手打他。祇怕你們打他沒有打着，倒被他叫警察將你們拘進監獄去了。呢？這種辦法莫說周卜先聽了不怕，就是我這樣文弱的人聽了都祇覺得好笑，沒一點兒可怕的價值。著黎是韋道，我這三項辦法之外，鄭紹畋還擬了一個辦法，是用之以濟三項辦法之窮的。開劇之冕道是甚麼辦法？黎是韋道，即說出開禮堂的辦法來。周之冕連擺手道：「這辦法更是吃了屎的人擬的。」罵得他們好好的結婚，無端的要你們去鬧些甚麼？周卜先精明結婚的時候，必然請警察來維持秩序。一來替他自己撐場面，二來防備反對的去搗亂。那時他祇要向警察一努嘴，你們就立時進了拘留所，並且質訊起來。你們連一句成理由的話都說不出口。你們所擬的這些辦法，簡直是自己攀石頭打自己的脚，與周卜先絲毫沒有關涉。顯明之至。黎是韋道，依你這樣說，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是沒有辦法，祇好聽之任之了。嗎？憐可周之冕笑道：「那裏沒有辦法？祇怪你的腦筋專知道想做詩，不知道想做事。」挖苦黎是韋道：「你有甚麼好辦法？何妨教給我一個。我心裏實在恨周卜先那東西，不過周之冕道：陳蒿於今已如吃了周卜先的迷藥，一般要想法把他兩人拆離，事勢上無論如何做不到。」第一並且即算把他們拆離了，你老黎也得不着陳蒿的甜頭。第二層都是從事實上推究的不如索性聽憑他們去結婚，等他們結婚之後，我們却來開同鄉會，驅逐他兩人回國。惡叫他們以後不能做人黎是韋道，也連連擺手道：「這辦法也和吃了屎的差不多。周之冕笑道：「怎麼也和吃了屎的差不多呢？黎是韋道，你知道此時湖南同鄉會的會長是誰？周之冕道：「誰不知道是林簡青哩？黎是韋道，你既知道是林簡青，就應知道林簡青的老婆和陳蒿姊妹是最要好的同學，他能放他丈夫出頭開這種會議麼？」黎是韋道如此其質，說來究竟不成周之冕大笑道：「像你這種書獃子，那裏是周卜先的對手？同鄉會

是林簡青的嗎？我們大家要開會，怎麼能由得會長的一個老婆不放他丈夫出來？若林簡青真有這們不漂亮，林簡青的老婆真有這們橫蠻無理，我們不能立時取消他會長的資格嗎？快如并剪問林簡青的老婆對自己的丈夫親些，還是對同學的朋友親些？問得黎是韋道，即算林簡青不能不開會，我問你將用甚麼理由將用甚麼方法把他兩個驅逐回國？這倒應該研究的周之冕道：我所持理由正當的狠，周卜先便請一百個辨護士來也辨護不了。這個罪名，祇是這時候我也不必費唇舌詳述給你聽。總之理由十分正當，誰也不能推翻。到時我自登台宣述這理由的人，更那日的會，你我都沒有發言的資格，祇能坐在旁邊鼓掌贊成及提議付表決時舉手通過而已。可見已有在胸黎是韋喜問道：我深信你的能耐，你說有把握決不至荒唐，但既是我們主張開會，却為何我們倒沒有發言的資格，要誰才能發言呢？呆周之冕道：你知道你和鄭紹畋倡議反對了這們多的日子，正式和你們表同情的有幾個人？有一個老成有道德之士沒有？周卜先和陳嵩這種事在老成有道德的人見了本極厭惡，但何以不跟着你們表示反對呢？因為你們的反對不是根本道德問題，是因為沒遂得自己的私欲，氣得出頭。反對面上雖說是反對周卜先的行為，實際上就是爭風吃醋。所謂醋海興波，見一針你說老成有道德的人怎肯跟着幫你們鬧醋？因此心裏雖極反對周卜先口裏倒不好跟着你們說同樣的話了。着那日的會務必推出幾個老成人來，由他們仗義執言，看誰敢出來替周卜先辨護？若是你和鄭紹畋登台祇要一開口，人家就輕輕巧巧的加你們一個爭風吃醋的名詞，縱有十足的理由也不能動人的聽了。着黎是韋不住的點頭道：你這個辦法厲害，不過老成人怎麼能推的出來呢？周之冕笑道：你有求婚不遂的嫌疑，人家見了你，你就好笑，自然推不

出來。我既出這個主意，自有推的出來的能力。有把但是此刻時期還沒到，須讓周卜先和陳嵩結了婚，再說他們不會正式宣佈結婚。我們反對的，便沒有題目。我這辦法，不過暫時說給你一個人聽，免得你糊裏糊塗的着手出去實行。那幾項辦法，反給周卜先佔了勝利去。在周卜先未結婚以前，你萬不可將我這辦法向外人宣揚。並不是怕周卜先知道了先事防範我這辦法，就是預先通知周卜先，教他防備他，也沒法避免。怕的是把這辦法宣揚出去了，吹到我們想推出來的老成人耳裏，老成人一有了怕爲我們利用的心思，我們就難於下說詞了。這個關係就狠大極，是是韋道你做事的見識，是比我高超幾倍。不怕你不佩服我，決不向外人宣揚，就是了。祇鄭紹敏是我們合手做事的人，似不能不給他一個信。因他是主張鬧禮堂的不給他一個信，恐他竟去實行，不害他跌了一交嗎？周之冕道：鄭紹敏自應通知他，教他儘管耐心等候，便了。不怕沒他洩忿的時候。黎是韋道，他很聽我的話。我教他怎麼不至達拘，因他的見識比我還不行。周之冕笑道：你歡喜做詩，這回的事，你正好做幾首竹枝詞。印幾百份預備開會的那日，在會場上發給大家看，也能發生些破壞的效力。可謂破黎是韋點頭道：何必教我一個人做？且等周卜先已經結過了婚，我和你兩個人買幾合酒，買幾樣可口的下酒菜，破一夜的工夫，你做一首，我做一首，不論好壞湊合起來，不就行了嗎？印刷快的，幾點鐘就有周之冕道：也好。橫豎是一種滑稽筆墨，又不署名的，祇要押韻，就行管甚麼好壞。當下二人計議妥當了。周之冕即作辭歸深谷方。黎是韋也出來到駿河台給鄭紹敏送信。黎是韋走到鄭紹敏家房東說：鄭先生在樓上有客來了。正在陪客談話呢。黎是韋因是常來的，不待通報脫了皮靴，逕到樓上。原來來客是何達武和松子。接前鄭紹敏一見黎是韋，忙起身問道：信

寫去了沒有哩。黎是韋搖頭道：「那信不要寫了。我已改變了方法。那信寫去也是無效。周卜先陳老二豈是兩封信。可以使他們畏懼的。鄭紹政道：「我也原是這們想。憑空說話任你說的多兇。他們是不會怕的。還是我們那辦法得勁。他要結婚。我們就去打禮堂。他不結婚。我們就分途出發。誰遇着他。誰給他一頓飽。打了就跑。也不和他對證。看他有甚麼法子。」所謂賭油黎是韋道：「你還在這裏說你這辦法得勁人家。正罵你是吃了屎才擬出這個辦法來呢。快收起。不要再向人談了罷。」鄭紹政愕然問道：「誰罵我是吃了屎的。黎是韋順手將房門帶關。坐下來慢慢的說道：「不但你的辦法是吃了屎的。就是我那三項辦法。經人仔細研究起來。也是不行。所謂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秀才聲遂將周之冕前後所談的話。照樣述一遍給何鄭二人聽了。道：「這主意你二人千萬不可向人洩漏。鄭紹政點頭道：「主意雖比較我們的正大。祇是好了周卜先那東西。縱然能將他們驅逐回國。周卜先的老婆已是到了手。我們仍是白指望了一頓。」話黎是韋歎道：「雖有諸葛復生。想也沒法把他兩人拆開。這祇好怪我們自己不爭氣。臉子沒他長的。得人意兒。勞山牛皮說的就是把他兩人拆開了。我們也不見得有甚麼好處。這倒是一句實在話。老鄭。你得退一步想。白指望了一頓的人。豈僅你我。據說有四五十人呢。」反對黨不何達武點頭道：「專向老二求婚的信。我看見的就四十多封。還有許多不曾寫信的。你們看合計有多少呢。」鄭紹政偏着頭。出了會神。忽然問道：「勞山牛皮所謂老成有德的人。畢竟是誰呢。他又有甚麼法子。可以推的出來呢。」黎是韋道：「這些甚麼人。我却沒問。他說自有推出來的法子。這話是靠得住的。鄭紹政搖頭道：「祇怕靠不住。我們不要又上了他的當。不知黎是韋如何解釋。下章再說。」

評

第一百五十三章 反對黨深谷方聚談 游樂園田中館活動

六十

陳嵩之所以必需張皇其事而結婚者。即是料定反對黨之無能爲也。誰知因結婚而轉坐實周撰重婚及騙誘之罪哉。

周之冤因受奚落而立意報復。睚眦必報。是固可畏。然亦可見自恃強幹而得罪人者之必遇其敵也。凡類似周撰者亦可以鑒矣。

### 第一百五十三章

### 反對黨深谷方聚談

### 游樂園田中館活動

話說黎是韋聽得鄭紹岐的話。愕然問道。上他甚麼當。鄭紹岐道。勞山牛皮是有名的牛皮。他的話能靠得住嗎。我看莫不是卜先那東西。聽說我們那幾個辦法厲害。怕起來了。想用緩兵之計。特請出勞山牛皮來。是這們冷我們火氣的。等到婚已經結過了。我們去請同鄉會會長開會。那林簡青和卜先素來要好。林簡青的老婆。又和陳氏姊妹是多年同學。那時一定借詞推諉。同鄉會的圖記在他手裏。他不發傳單開會。誰聽開的會成呢。至於說取消他的會長。更是笑話。他這會長。經同鄉三百多票。選舉出來的。就由我們幾個人取消了嗎。我們到那時。瞪着兩眼。翻悔上當。是已經遲了。並且留學界有甚麼老成有德的人。若論資格。我的資格就狠老。湖南的留學生。我老鄭不認識的。除了是新來不久的。但在一年以上。看誰和我沒有點頭的交情。大家都許爲老成有德的。我却沒有見過。祇幾個在第一高等帝國大學和慶應高工的。比一般私立學校的。肯用功些。不見得便是老成有德。況且他們那些人。素來不管外事。莫說這種不關重要的事。他們不會出來。就是去年五月九日。小鬼政府。

向中國下最後通牒。那種大事我們都開會推舉代表。湊錢給代表做路費。歸國向政府力爭。他們那些學生有幾個到會的。我記得我有個朋友在第一高等。我去邀他到會。他就拿一塊錢給我。說代表的路費。我捐一塊錢。請你替我帶去繳了。就是我無庸到會。橫豎我又沒甚麼意見要發表。你們怎麼議怎麼好。我去到會。耽擱幾點鐘。沒要緊。我這腦筋就有幾日不能恢復原狀。我聽了氣不過。說中國亡了。有你這書讀了。有甚麼用處。他倒和沒事人一般的笑道。中國就亡了。也得有有學問的國民。才能圖謀恢復呢。倒是正我氣的懶得和他多說。拿了他一塊錢就走。我實在恨他。不過一塊錢也沒替他繳。所受的。實的就替代表用了。真有你的黎是。韋指着鄭紹畋的臉笑道。你自己說。看你這人有多壞。這一塊錢都不繳出來。鄭紹畋笑道。還有甚麼要緊。代表又不短少旅費。希罕了這一塊錢。一沒有收據。二沒有簿記。繳與不繳。我自己不說。誰也不知道。我此時是舉這個例給你聽。你說我們若爲周卜先的事開會。他們那些學生肯來到會麼。除了他們那些人。還有甚麼老成有德的人在那裏哩。腦筋不明暗的人。當然有此疑慮。黎是韋躊躇道。勞山雖喜吹牛皮。但和我的交情還算不薄。無端的來騙我。大概不會。鄭紹畋道。怎麼謂之無端的來騙你呢。他和你交情不薄。就不能和卜先的交情更厚嗎。却也料道別人的話。你不肯相信。就阻你不住。特地把勞山牛皮請出來。你祇想勞山牛皮。又不曾向陳老二求婚。又不和周卜先有仇。爲甚麼要幫我們出主意。平白無故的得罪卜先。一千人你又沒要求他替我們幫忙。怪不得人家送你個不犯法的綽號。你這人真老實。他不是爲周卜先作說客。爲甚麼說未結婚之前一點也不許動作。直要等他安穩穩的把婚結了。我們才來放馬後砲呢。這樣顯而易見的詭計。你都識不破。黎是韋心想。鄭紹

較的話是說得有些兒道理。便說道：沒要緊。好在勞山今日才來說這話，沒誤我們的進行。不過我心裏總有些不相信。勞山會肯替卜先作說客，論能力卜先不是能驅使勞山的人。勞山和卜先的交情，我知道委實不厚。我和勞山來往很密切，不會在勞山家見過卜先的踪跡，也不會聽勞山談過卜先。勞山有一種脾氣，我知道凡是和他要好的朋友，他最歡喜拿在口裏說的好像，惟恐人家不知他有這些要好的朋友似的。並歡喜替朋友誇張。幾乎說得他的朋友沒一個不是有龍耐的。因此人家才送他這個勞山牛皮的綽號。因此而得牛皮綽號却也不壞鄭紹敏道：這不足為勞山與卜先交情不厚的證據。勞山雖不會對你誇張過卜先，然也不會對你毀壞過卜先。並且交情厚薄，不一定在結交的時期長短。他們兩人又是本家也。許三言兩語，即成至交。你這老實人，專知道就一方面着想。黎是韋低着頭不做聲。何達武道：老黎何妨拿老鄭批評的這些話去質問勞山牛皮。看他有甚麼話辯護。如他辯護不了，我們依照原議進行也還不遲。鄭紹敏擺手道：你這是小孩子主意。還用得着去質問嗎？你去質問他，他又怎肯承認是替卜先幫忙呢？黎是韋抬起頭，望着何達武道：你這主意，倒是不差。我和勞山的交情，夠得上去質問他。他是個狠能幹的人，明知道我老實料想不至欺我。只好從平日交情上翻臉他不是不知道我為陳老二的事，狠嘔了氣。老鄭不要躁，你也同我去當面和他去研究。他是不是幫着周卜先說穿了。識破更容易些。他若真是幫着我們，就是我們出氣的好機會。我們很難得拉他這樣的幫手，不要誤會了自己壞了自己的事。錯鄭紹敏仍是搖頭道：一些兒沒有質問的必要。我祇怕一質問，反誤了我們的事。黎是韋不依道：誤了我們甚麼事？勞山就住在仲猿樂町。特意此去沒有多遠，要快可乘電車去。我不去質問，始終放心不下。鄭紹敏道：你既這們相

信他。我就陪你去一趟，也使得。何達武道：我明日再去精廬探探他們的動靜。到老黎家報告，好相機行事。鄭黎二人都點頭道好。何達武自帶着松子歸關木家。鄭紹政同黎是韋出來，乘電車到神保町，走到仲猿樂町深谷方。問周之冕還不會回來。黎是韋要上樓坐着等候。鄭紹政不願意說你要等，你自己去等。我陪你來，已不願意還等他嗎。黎是韋道：你實在不願意等，我也不勉強。我等着會見勞山之後，他如真不出你所料，我回家，今晚就把兩封信寫好。明早等你來看過就發。何鐵脚明日去精廬探看動靜，看如何來報告。得着了他們結婚的時期，與結婚的所在，我們就預備實行第三項。與你所擬的辦法。鄭紹政應着是。自歸駿河台去了。黎是韋向深谷童子主人即房主人說了上樓等候的意思。深谷童子認得黎是韋，是周之冕常來往的朋友，欣然引到周之冕房中，斟了杯茶。給黎是韋告了方便。下樓去了。黎是韋坐在房裏想尋本書，看着消遣。見周之冕母親的靈桌旁邊，有一個書架上，擺着許多的書。即將蒲團移到書架跟前，見書架底下塞着一個小竹筐兒，隨手扯出來一看，乃是一筐兒女人做活計的針線包及零星裁料包。特意黎是韋早聽說周之冕包了一個女人，每月包費一十六元，祇夜間來歇宿。白日仍聽其自謀生計。因此外人不容易識破，不是十分相知的朋友，問周之冕，周之冕仍不承認。有這們回事。黎是韋也是聽得人說，周之冕自己不曾談過，心裏有些怕。周之冕回來，撞着見怪不該，發見了他的陰私。正在這們着想，便聽得扶梯聲響，嚇得連忙將竹筐兒塞入原處，將蒲團移開，正襟危坐着。見房門開處，進來一個三十多歲，穿洋服的人，瘦身體，黃臉膛，疎疎的幾根鬚鬚，兩邊分開，朝上翹着，如倒寫一個八字，在口鼻之間。黎是韋認識是黃老三。又來一個彼此點頭打了招呼。黃老三開口笑道：聽說你為陳蒿和周撰過，不去已組織



了一個團體擬了幾項辦法。怎麼全不見你們實行呢。黎是韋正道。那裏爲的是陳蒿。我們因留學界出了周撰這種敗類。不能不羣起攻擊他。以維持留學界的聲譽。他們這種狗彘不若的行爲。實在污辱我們留學界太甚了。你黃老三此時已不能算是留學生。祇算是亡命客的附屬品。當然用不着和周撰過不去。正難危坐而談像煞有介事黃老三笑道。我不能算是留學生。也不能算是湖南人嗎。你這眼光未免看的太近了。他們這種行爲。就祇污辱了你們的留學界嗎。我看污辱留學界不算甚麼。阻碍全國的女學進步。替湖南人丟臉。問題比較的大。這係比較的深。倒是重大問題。要攻擊人。總得師出有名。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你這假借污辱留學界的名義說出來。狠沒有斤兩。鼓不動人。你要挖苦我是亡命客的附屬品。倒是我這附屬品不出來。攻擊則已。我一出來。周撰和陳蒿就得滾蛋。包管他兩人沒有抵抗的餘地。果然厲害黎是韋。本是沒有主意的人。聽了這話。不覺喜笑道。這本來是大家的事。你也應出來仗義執言。以表示我湖南不是沒人。聽憑敗類肆行無忌。黃老三搖頭笑道。仗義執言未嘗不可。祇是像你們擬議的那幾種辦法。若實行起來。就替湖南丟人。比周撰更丟的厲害。黎是韋道。我們擬議的辦法不好。原沒說非照我們的實行不可。你是這樣說。我倒得看看你的。黃老三道。不要忙。自有辦法。我就來尋勞山牛皮商量的。我聽說勞山牛皮。今日受了周撰的奚落。想必有番動作。我特來探聽探聽。或可助他一臂。反對黨又增一硬腳黎是韋道。你聽誰說。勞山怎麼受了周撰的奚落。黃老三道。我同住的胡八胖子。親眼看見周撰奚落勞山。周撰自己還沒介意。旁邊人都替他捏一把汗。遂將當時情形述了一遍。給黎是韋聽。黎是韋才明白。周之寬帶着出主意的原因。黃老三笑道。陳蒿也算不得甚麼天仙化人的美不可狀。不知道你們怎麼這們重視他。現

在放着一個比陳蒿還要強幾倍的住在旅館裏你們倒不過問却任憑甚麼李錦雞王立人一班無賴子終日在那裏起闕那個女子你若能向他求婚成了功不但是無量的豔福祇怕還有一注狠大的妻財又隨手帶黎是章問道那裏有一個這們的女子你也學勞山的樣子瞎吹起牛皮來了黃老三道你自己眼界不廣却說我是吹牛皮你不信但去水道橋附近田中旅館看看包管你一見面魂魄就不能隨身了黎是章見黃老三說的不像胡謔將信將疑的問道是一個幹甚麼事的女子怎麼會住在田中旅館又任憑李錦雞那班無賴色鬼起闕呢這事過於奇離怪誕了教我不能無疑黃老三道那女子的真實歷史此時還沒人知道不過據一般見過他的人推測疑是內地那位大人的姨太太或是小姐不知因甚事獨自逃到日本來身邊攜帶的行李有四口大皮箱三口小皮箱一個被包看他的舉動皮箱內的財物必不在少數祇他手上一個鑲戒都說可值五六千幣財動人心比臉子更凶黎是章道他姓甚麼叫甚麼名字那省的人哩黃老三道他自己說姓伍叫蕙若江蘇上海人黎是章道你見過他沒有呢黃老三笑道我若沒見過他也不說比陳蒿還強幾倍的話了不過我雖見過他却不曾和他談過話因在三崎町路上遇着我同住的胡八胖子指給我我在女子隊裏混了十多年的人甚麼生得美的女人我不曾見過平生實沒有夢見過這們生得齊全的正用得着龔定齋那首絕色呼他心未安品題天女本來難梅魂菊影商量遍忍作人間花草看的無題詩黎是章嘻嘻的笑道比陳老二更強幾倍絕色二字自不足以盡之我祇不懂他一個人跑到日本來有甚麼目的言語又怎麼能通呢黃老三道甚麼目的我也不懂但是日本話聽說不僅能說發音還很好呢黎是章驚訝道這還了得嗎不是在日本留過學如何能說得來日本

話哩。我敢斷言是會在這裏留過學的。不然也不敢獨自一個人跑到這裏來。又住在那不住，中國學生的田中旅館。水道橋附近的田中旅館留學生住過的極少因其價值太高非日本紳士及中國的游歷官住不起死在王甫察手裏的曹亮吉初到時亦曾住此旅館。更非能說日本話不行。如真有這一個女子

我願犧牲性命以求之。又不要命了麼那嗎 再服幾大碗飯罷黃老三道不是真有我無端騙你有甚麼好處。黎是韋點頭道我也是

這們想。你平白無故的捏造這事來騙我沒有好處。我怎麼這們不管事。田中旅館離我住的東肥軒沒半里路。我那一日不從水道橋往神田必打田中旅館經過。怎的絕不留心。今日不是你說我竟失之交臂了。黃老三道。他來田中旅館本沒幾日。你沒得着一些兒風聲。怎的會留心到那裏去。黎是韋道。李錦雞王立人一班人。怎生知道的。此時正如何起興呢。黃老三笑道。你知道李錦雞那班人是在這裏幹甚麼事的。黎是韋道。他們有甚麼事可幹。終日無非是吃喝嫖賭。黃老三道。他們的吃喝嫖賭還組織了一個團體呢。那團體名游樂團。聽說有十多人。專一打聽那裏有好女子。大家研究應如何下手。這伍蕙若女士有如此驚人的神采。又住在神田方面。他們還有打聽不着的麼。黎是韋道。不錯。我有個姓何的朋友。混名叫何鐵脚。他前日對我說。和幾個要好的朋友組織甚麼游樂團。邀我加入。祇要繳一塊錢團費。我倒不是吝惜一塊錢。因見何鐵脚是粗人。和他最要好的。必是他同類人物。我連問都懶得問他。是些甚麼人。怎生個組織法。就推說我素來抱定宗旨不入黨會。不入團體。謝絕了他。原來就是李錦雞王立人一班大好老組織的。喜得我不曾加入。你可知道他們對這伍女士已勾引到了甚麼程度麼。黃老三搖頭道。怎麼就能說勾引到甚麼程度。此時不過正在起點。昨日小金對我談起說。前日李錦雞和王立人同走。同時在神保町發見了這位伍蕙若女士。就跟在後面釘梢。跟到田中旅館見進去。

了。二人在門外等了兩點鐘。不見動靜。李錦雞才恍然大悟。這女子是住在這旅館的。我們白等了。王立人問怎生知道是住在這裏的。李錦雞道：你沒見他進去的時候。一句話沒說。就逕脫了皮靴上樓嗎？若不是在這裏。是來看朋友。那有一句話不問。直向樓上跑的王立人才踉脚道：我真是呆鳥。你心裏是比我靈活些。李錦雞道：我日本話說的比你好些。你在外面等着。或先回去。也使得。讓我一個人進去打聽。這女子的來歷。再大家研究下手的方法。王立人聽了。就不願意道：我兩人同時發見的。又同在這裏等了兩點多鐘。要進去打聽。也應同進去。何以見得你的日本話比我好些。我的日本話那。一項交涉不能辦。並且這事又不是試驗。日本話說的好。便許打聽說不好。便不許打聽。你不要借故。想把我撇開。自由你一個人得手。理由充足之至李錦雞道：我們至好的朋友。你怎的也這們疑我。我看這事不要魯莽。這女子不像小家子。莫怪我說的直。老弟的本領還差一點。莫去孟浪了。反弄得畫虎不成。大家都討不了好處。我們且歸家仔細研究了下手的方法。再來不遲。當下二人同回到五十嵐方。李錦雞前夜研究了一夜。王立人畢竟弄李錦雞不過。終讓李錦雞先去下手。如李錦雞不成功。再換王立人去。黎是韋問道：昨今兩日。李錦雞下手的成績怎麼樣呢。黃老三道：聽說還祇設法見了一次。面不得要領。李錦雞打算也搬進去住。好朝夕伺便。易於着手些。此時不知道已搬進了沒有。黎是韋道：李錦雞這羣狗東西實在可惡極了。見了一個齊整些的女子。便如蒼蠅見血一般。不顧性命的往裏祇鑽。臉皮又厚。主意又多。這女子既經他在那裏轉念頭。我不要白費心血罷。我對這種女子是一片至誠的心思。如果蒙他見愛。我便死也不忍背他。果然和李錦雞王立人周卜先一班人不同我斷弦將近五年了。像陳蒿那種女子。若嫁了我。將來決不會有薄倖負心的事的。倒是的確

第一百五十三章

反對黨深谷方聚談

游樂團田中館活動

周卜先和李錦雞是一類人。無非哄騙女子。供暫時肉體的娛樂。而女子偏歡喜這一類人。自願上當。我這樣誠懇懇的。因不會油頭滑腦。他反瞧不來。你看氣不氣。死人這回的氣還沒尋得出路。又去和李錦雞挑戰。眼見得又要一氣一個死。你不是說了犧牲性命嗎。氣死算了。這事呢。黃老三點頭笑道。你狠有自知之明。吊膀子的勾當本是他們那種油頭滑腦之輩幹的事。照你講的是真正精神戀愛。不是被人吊得着的女子。腦筋中所曾夢想過的。這女子既肯和男子吊膀子。他所希冀的也無非肉體上的淫樂。所以油頭滑腦的人最爲合式。你這種人在你自己說是一片至誠心在這些女子心目中。還說你是獸頭獸腦呢。黎是韋拍着腿道。這真是有閱歷的話。但是此刻這些話都不用說了。言歸正傳。我來找勞山。就是爲反對周撰的事。請他出來幫忙。剛才你說也是爲這事。想助他一臂之力。他於今老不回來。我兩人何妨先行研究。勞山今日上午到我那裏。狠研究了一會。他走後。我覺得他的話有些靠不住。因此又跑到這裏來找他。還沒坐上一分鐘。你就來了。黃老三道。他怎生和你研究的呢。黎是韋即將周之冕說的辦法復述了一遍。黃老三點頭道。這辦法狠對。除了這個辦法。沒第二條路走。你怎麼覺得靠不住。黎是韋祇得將鄭紹政辨論的話又學說了一遍。黃老三還沒答白。聽得樓梯響。接着周之冕的聲音笑說道。是那兩個不待我主人許可。擅自跑到我房裏坐着談天呢。二人見周之冕進房。若不知又要說些甚麼。都起身笑答道。牛皮吹到那裏去了。害我們坐在這裏老等。周之冕道。在黎謀五先生那裏談了一會。你們來了多久嗎。黃老三點頭笑道。你在黎謀五先生家談些甚麼呢。周之冕道。你說和他老人家能談旁的麼。專聽他老人家談詩。黃老三笑道。談竹枝詞。麼。周之冕搖頭道。今日談的是五古五絕。黃老三笑道。祇怕也談了一會。東京時事。竹枝詞。

呢。你還瞞我做甚麼。我立刻就去對黎謀五先生說。教他不要聽勞山牛皮的話。勞山牛皮受了人家運動。替人家爭風吃醋。要開同鄉會。攻擊周撰。妙妙周之冕望着黎是韋笑道。你這人太不中用。就拿我的話發號外。黎是韋着急道。你怪我嗎。你問問他是爲甚麼事。到你這裏來的。黃老三連連搖手道。我以前的話取消。實在是來偵察你們行動的。黎是韋聽了。臉上變了色。這一嚇非同小可不知後事如何。下章再寫。

評

鄭黎二人雖然說是有點閱歷。却實在的腦筋太不活潑。觀其問答之間。已明現出至笨極蠢的特性來。

黃老三忽然出來參加團體。一同反對周陳二人。究竟還是周之冕的交情關係。可見任意得罪人。無非是自樹勁敵而已。

此回於百忙中。插寫伍蕙若一段事。真是筆有餘閒。

第一百五十四章 寫冬鳳帶說李錦鷄 贊圓子極表黃文漢

卻說黎是韋聽見黃老三說是來做偵探的。登時面上變色。望着周之冕發怔。老羞之至只見周之冕笑道。你來偵察我們的行動。便不會說出來。哦。不知是老會還是老八向你說了。周卜先那雜種對我無禮之話。你就來看我。不是。真是箇玻璃心。肝水晶人兒黃老三指着周之冕笑道。你這人是機伶。不怪你吹牛皮。周之冕道。你知道沒有要緊。祇是回去不要向老會老八說起。胡老八和周卜先交情最厚。他們若知道我剛說的這條路數了。我這把戲便玩不成了。確是要緊話黃老三道。你放心。便了我還可以帮你捧捧場。但是教我明來。我就犯不着暗中出力。儘可擔任

之。冕笑道。誰教。你。明。來。我。難。道。不。是。在。暗。中。用。力。嗎。好。好。在。那。裡。遇。着。這。位。不。犯。法。先。生。的。黃。老。三。笑。道。他。先。來。我。後。來。在。這。裡。談。笑。了。半。天。他。正。在。慮。你。告。他。的。辦。法。靠。不。住。黎。是。韋。忙。分。辨。道。不。是。我。怕。靠。不。住。鄭。紹。啟。抵。死。和。我。爭。說。勞。山。受。了。周。卜。先。的。運。動。害。怕。我。們。那。幾。項。辦。法。厲。害。特。地。請。勞。山。來。用。緩。兵。之。計。的。我。氣。他。不。過。拉。了。他。來。對。質。因。勞。山。不。在。家。他。怕。得。等。就。先。回。去。了。黃。老。三。打。了。個。哈。哈。道。好。厲。害。的。辦。法。不。但。周。卜。先。害。怕。連。我。都。害。怕。怕。甚。麼。呢。怕。替。湖。南。丟。人。死。了。周。之。冕。笑。道。我。始。終。說。鄭。紹。啟。是。吃。屎。的。他。的。話。一。笑。的。價。值。都。沒。有。他。信。不。信。由。他。不。犯。法。不。要。再。向。他。說。了。黎。是。韋。點。頭。應。是。黃。黎。二。人。坐。着。閑。談。了。一。會。同。時。告。辭。出。來。黎。是。韋。步。行。回。東。肥。軒。走。經。田。中。旅。館。的。時。候。心。裏。原。不。想。停。步。探。看。奈。一。雙。腳。剛。到。旅。館。門。首。不。由。自。主。的。就。停。了。替。老。黎。回。護。得。妙。可。是。老。黎。的。一。雙。腳。怎。肯。擔。任。這。箇。風。流。野。過。呢。此。時。已。是。向。晚。街。上。的。街。燈。與。旅。館。門。首。的。電。燈。照。耀。得。人。鬚。眉。畢。見。黎。是。韋。自。己。低。頭。一。看。頓。覺。得。又。是。有。些。默。頭。默。腦。的。樣。子。來。了。然。有。一。再。望。那。旅。館。門。內。除。玄。關。裡。有。幾。雙。木。屨。及。幾。雙。皮。靴。擺。列。在。那。裡。不。言。不。動。外。連。人。影。子。也。沒。看。見。一。個。祇。得。決。然。捨。去。提。起。腳。一。氣。跑。回。東。肥。軒。第。二。日。睡。着。還。沒。起。來。鄭。紹。啟。就。來。了。將。黎。是。韋。推。醒。黎。是。韋。道。這。們。早。跑。來。幹。甚。麼。鄭。紹。啟。笑。道。你。自。己。是。有。名。會。睡。早。覺。的。此。刻。十。一。點。鐘。了。還。問。我。這。早。跑。來。幹。甚。麼。黎。是。韋。伸。手。從。枕。頭。底。下。摸。出。一。個。錶。來。看。了。看。笑。道。真。個。差。不。多。十。二。點。鐘。了。我。昨。晚。因。做。兩。首。詩。送。一。個。廣。東。朋。友。的。行。做。到。兩。點。多。鐘。才。收。拾。安。歇。又。隨。手。帶。寫。一。件。事。一。覺。睡。到。這。時。候。你。不。來。我。還。不。知。睡。到。甚。麼。時。候。呢。這。館。子。裡。的。下。女。也。好。曉。得。我。有。這。睡。早。覺。的。脾。氣。也。不。來。驚。醒。我。鄭。紹。啟。道。不。來。驚。醒。你。館。主。可。省。一。頓。早。點。黎。是。韋。道。我。在。這。館。子。裡。住。了。一。年。多。吃。他。早。點。的。時。候。不。過。三。五。次。下。女。

也替我取了個綽號叫做夜精。不勝榮幸之至其意是說我夜間不睡白日不起來熬夜熬成精了。鄭紹旼笑道吃午飯了還不起來嗎。黎是韋打了一個呵欠才慢條斯理的起來披了和服拍手叫下女進來收了被臥。黎是韋洗了臉回房說道我昨夜兩首詩做的很得意。鄭紹旼道廣東朋友是誰。黎是韋道我這個朋友是個很有福命的人清高的了不得。姓方字定之廣東番禺縣的人今年二十六歲在上海復旦公學畢業中國文學很好他家裏本是科甲世家。人又生得飄逸真是有子建般才潘安般貌今年正月在廣東和一個姓魏的女士結婚結婚後一個禮拜就帶着這位新夫人來日本度蜜月。新夫人今年二十歲也生得修眉妙目姿致天然他這一對新婚夫婦在街上行走路人無不停足注目詫為神仙中人。果然福命不凡我在他同鄉陳志林家中途着把我羨慕死了也不問他願意不願意殷勤和他拉交他夫婦兩個都個儻極了到我這裏來過幾次又請我吃過幾回料理我也請他們游覽過幾處名勝並還聯得有詩可惜就在這幾日他夫婦要動身回廣東去了我不能不做兩首詩送他作個紀念我今日要去買一方畫絹來好好的寫了裱成一個橫幅給他帶回廣東去懸掛在他自己書房裡我的詩字都增光不淺你看我這兩首詩是不是要他們這般美滿的一對璧人才夠得上受我這般讚美。鄭紹旼見他扯開抽屜拿出一張檳榔箋來即笑着說道你的詩給我看和給你這館子裡的下女看差不多。妙黎是韋笑道你也不要過自貶損了。鄭紹旼接過來看那詩是兩首五律詩道。

踏倦羅浮月。櫻花島上來。  
綠波雙鬢影。紫府各仙才。  
月下調珠柱。風流颯玉台。  
仙姿遊戲慣。祗合住蓬萊。  
解后論交舊。靈山合有緣。  
竭來冠蓋外。傾倒酒尊前。  
鄉夢梅花驛。閑情柳絮篇。  
長途矚珍重。春暖粵江烟。



鄭紹旼看了。滿心想恭維幾句。祇苦於想不出一句得體的話來。勉強笑道。真虧你一夜就做了兩首。要是我兩夜一首也難做。也是良必話黎是章見鄭紹旼恭維的不得勁兒。更想不出得體的話來。回答含糊應了一句。妙極自說文學的人

遇了一數不通的人真有此苦處即將詩接過來。仍收入抽屜內。忽見房門開了。回頭一看。何達武氣喘氣促的跑了進來。黎鄭二

人都吃一嚇。只見何達武把脚一蹶道。何至如此慌張我祇去遲了一步。精廬的人全家搬走了。我追到富士見樓。一問

周卜先。陳老二也逃的不知去向了。鄭紹旼哈哈笑道。他們到底怕我們武力對付悄悄的都搬跑了。黎是章問道。李鏡泓搬了。門口也沒貼移居的地名嗎。若有信扎。教郵局如何投遞哩。此一問不可少何達武道。若貼有移居的地

名。我也不追到富士見樓了。黎是章道。你問富士見樓的賬房沒有。此一問不可少何達武道。我問了。賬房說不知道搬

往甚麼所在去了。鄭紹旼笑道。毫無疑義。是聽說我們要用武力對付。周卜先那東西多機警呢。知道衆怒難犯

不如悄悄的搬跑。免得吃眼前虧。我們這幾日在外面宣傳的一傳十。十傳百。反對派的威風遠了。得不愁他周

卜先不嚇跑。且慢吹牛皮鐵脚你再去打聽。看他們躲在甚麼地方。我們再用這法子去威嚇他。這下子他們決不敢

正式結婚了。老黎要聽勞山牛皮的主張。就一輩子也反對他不了。上了當。還要遣人唾罵。活猪何達武道。你們

昨日去質問勞山牛皮。結果是怎麼的呢。鄭紹旼把臉往旁邊一揚。鼻孔裡冷笑一聲道。還有甚麼質問的價值

我們的主張。已經佔了勝利。黎是章猛不防伸手將鄭紹旼的口掩住道。請閉鳥嘴。請閉鳥嘴。你這笨蛋。不是恐

而好自用。簡直可謂下愚不移。我昨日若不是自己穩健。幾乎信了你的話。把一個好好的幫手得罪了。人家實

心實意的。已經着手在那裡幫我出氣。我們倒把人家當壞人罵。是讚好人罵人鄭紹旼避開一邊說道。勞山牛皮真是幫

心實意的。已經着手在那裡幫我出氣。我們倒把人家當壞人罵。是讚好人罵人鄭紹旼避開一邊說道。勞山牛皮真是幫

我們嗎。黎是韋道。他教我不用着向你說。你信不信。沒有關係。他說你要實行你的主張。儘管去實行。他不幫忙你的。也不要你來幫忙。鄭紹政道。他既是實意反對周卜先和我們的意見相同。正好通力合作的做事。我們內部先自分裂。一則減了力量。二則給人笑話。並且還怕周卜先利用我們內部鬧意見。實施其離間手腕。我昨日是信勞山牛皮不過。你既徵實了他不是來行緩兵之計的。我的主張儘可犧牲。絕對服從。勞山牛皮的計劃。實不容你祇把昨日如何徵實的情形說給我聽。也使我好歡喜。黎是韋見鄭紹政這們說。便將昨日黃老三所說。周之冕受周撰奚落的話。並周之冕和黃老三談話情形。說給鄭紹政聽了。鄭紹政自是欣喜。黎是韋問何達武道。你前日邀我入甚麼游樂團。這游樂團畢竟是怎麼一回事。何達武笑道。我們這游樂團嗎。這幾日興旺極了。李團長忙得不可開交。黎是韋道。李團長就是李錦雞麼。何達武點頭道。那是他的綽號。他的名字叫李鐵民。學問人品都了得。在何鐵脚眼光中自然如此茲維黎是韋道。他忙的不是爲田中旅館的伍女士嗎。何達武道。你怎麼知道是爲這個。黎是韋道。自有人說給我聽。他此刻已搬進田中旅館去了。沒有呢。何達武道。怎麼沒有。前日下午。就搬進去了。昨夜他出來。向團員報告成績。要團員大家輔助他。成了功。大家有不小的好處。黎是韋笑道。報告的成績怎樣。注意你聽了他的報告麼。何達武道。怎麼沒聽得。他說搬進去後。已和那女士接談了數次。成績很好。不過下手還須用一會水磨工夫。黎是韋道。那女士的來歷。他打聽着了麼。何達武道。已當面問出來了。那女士是做過福建督軍的姨太太。原來的名字叫冬鳳。因小時候住在大連。在大連進過日本鬼辦的學校。能說些日本話。福建督軍花五萬雪花銀子買來做姨太太。寵擅專房。那督軍有一個正太太。三個姨太太。平日大姨太太最得寵。

二姨太雖不得寵。然人極能幹。大姨太欺壓他不下。祇第三房的姨太太。幾年之內。更換了幾個。大約是一箇箇繁瘦難的缺。無論花多少銀子買進來。祇要大姨太一說不合式。就立腳不住。立時打發出去。任憑嫁人也好。當娼也好。這冬鳳是第四次的三姨太。那督軍太寵幸過分了。大姨太不願意逼着要那督軍把冬鳳打發出去。那督軍一來。花了五萬銀子。捨不得隨意打發。二來。這冬鳳實在生得太美。又會承迎督軍的意旨。要打發出去。委實割捨不開。奈那大姨太的勢力大的了不得。那督軍全不敢違拗他的意思。那說就是那大姨太祇有一個親生女兒。嫁在福建林百萬家裡。那督軍近來的財產差不多要嫖光了。全賴那大姨太向女兒手裡討些錢來生活。因此大姨太的威勢在督軍之上。幾倍。原來如此。大姨太心目中。既容不下冬鳳。督軍也愛莫能助。祇好瞞着大姨太。將冬鳳搬到外面住着。對大姨太就說已經打發走了。誰知道冬鳳甚不願意當初被那督軍用五萬銀子買去的時候。以爲那督軍關的了不得。所以自願做姨太太。及到督軍家裡住了年多。見除了表面的排場。尙像是個有錢有勢的外。骨子裡連一千八百現銀子一時都拿不出。原來是一箇空心大老官。袁世凱又將那督軍監視了。絲毫沒有活動的希望。冬鳳心裡早就有幾成不願意了。那是自然。祇因是被賣出來的身體。不能自由。免強過度。後來被逼搬到外面。便十成不願意再跟着那督軍受罪了。帶了從督軍家搬出來的行李。逃到上海。想找他十五六歲時打算嫁的一個少年商人。不料到上海一打聽。這商人改了行業。已到日本來留學。他因此趕到這裡來。連日訪那商人。還沒有訪着。這一段事如此。寫出所謂偷窺法。我們李團長口裡答應他。帮他探訪。實在是要用種種的手段。勾引他上手。祇要成了功。我們游樂園就不愁沒有經費了。黎是韋歎道。可憐。可憐。這位冬鳳女士的遭遇。比陳老二還要不幸。獸毛病又發了萬一上。

了。李錦雞的手必然弄得人財兩空。祇是事情也就可怪。如何飄洋過海來找情人。連情人的住址都不知道。會弄得單身住在田中旅館。使一搬無賴子有垂涎的機會呢。先生也在垂涎之。何達武道。住址他原是知道的。說是近來搬了。因此這女士到商人原住的地方。撲了一個空。才住進田中旅館。想從容探訪的。黎是韋道。世上真有這般不湊巧的事。合該這女士要倒黴。李錦雞要走運。才是這們冤家路仄。倒也未必。聽說李錦雞在日本十多年。甚麼學問都沒有長進。就祇勾引女人的本領。實有絕大的神通。你自然是自愧不如。鄭紹政問道。你二人說了半天。我還摸不着頭腦。到底是個甚麼樣的女子。老黎見過沒有。黎是韋道。剛才鐵腳已把這女士的歷史說了。你怎的還摸不着頭腦呢。我見雖沒有見過。但知道是個絕美的女子。姿容在陳老二之上。鄭紹政笑道。姿容既在陳老二之上。單身來到日本。李錦雞便不着手去勾引。也免不了有去勾引的人。你不見向陳老二求婚的。就有五六十人嗎。黎是韋道。這却不然。旁人縱去勾引。五六十個也敵不了李錦雞一個。李錦雞的本領。祇怕還在周卜先之上。何達武笑道。你這話也不盡然。李錦雞吊膀子也一般有失敗。碰釘子的時候。我們游樂園成立的那日。他說有個日本女子是中國人姓黃的姘婦。姓黃的回國去了。丟下這女子在這裡。生計異常艱難。在一家料理店裡。當甚麼酌婦。酌婦並不是下女。橫濱淺草的普通洋酒店及料理店都有酌婦。能唱酒有相當機會。時與以相當代價亦能留宿。但未經警察許可不能正式營業。此種地方多兼營旅館及下宿業。以便掩飾留學生。非資格者的這些地方都不得其門而入。李錦雞說與他有一面之緣。娶去看看他。前日我聽得李錦雞說跑去碰了一個很大的釘子。那女子姓中壁。叫圓子。特叙一筆。引起下文。鄭紹政連忙問道。甚麼呀。中壁圓子是我最好的朋友。黃文漢的女人。我前幾月還接了黃文漢從山東濰縣寄來的信。託我調查圓子的下落。我正愁不認識和圓子相熟的朋友。黃文漢信中說有一個姓持田的住在喜久井。

呵。持田有個女兒和圓子要好。我臨走的時候。還留了一百塊錢。並一份日記。託持田轉交圓子。不知交了沒有。我接了這信。即時找着持田打聽。持田家母女兩個。我都會着。他們拿出日記及郵便局存那一百塊錢的摺子。給我。看說。圓子自黃先生還在東京的時候。在這裡借宿一夜之後。從不曾見過面。也無從打聽。我聽了。沒法。祇得回來。照實寫了封信。回給黃文漢去了。近來老黃也沒信給我。朋友說他已到了上海。意態蕭索得很。他素來愛嫖的。聽說這回住在上海。花叢中不曾涉過足。就是爲這個。圓子沒有消息。不料今日無意中在你口裏。得着了他的消息。你且把李錦雞碰釘子的話。及圓子的地方告訴我。我好不負老黃的託。也乃是作者特地借老嫖之口。補寫黃文漢關心圓子爲下文兩美必合地步何達武道。地方我沒聽明白。祇知道李錦雞碰釘子的大概。李錦雞那日到那料理店。已是夜

間七點鐘了。以爲圓子既當酌婦。李錦雞又是認識的人。必然出來招待。誰知圓子見是李錦雞進來。不獨不出來招待。反躲到裡面去了。李錦雞那時肚中原來不餓。因想見圓子。祇得上樓。尋一間僻靜的房子。點了幾樣菜。沾了幾合酒。預備和圓子痛飲的。酒菜來了一個中年酌婦。在旁斟酒。李錦雞不能耐問道。你這裡有個酌婦。叫圓子姑娘。我和他認識。你去替我喚他到這裡來。我有話和他說。那中年酌婦道。圓子姑娘出去了。今晚不見得能回來。李錦雞道。我剛才進門。還看見他坐在賬房裡。怎麼對我胡說。我和他是朋友。有要緊的話對他說。特地來會他的。快替我喚去罷。那中年酌婦推却不了。祇得下樓。半晌。圓子緩步輕移的進房。也不行禮。扉房門立着。問道。李先生呼喚。我有甚話說。李錦雞見圓子的容顏。大不如初見時的驚人神采。並且板着臉。如堆了一層嚴霜。一般。半點兒笑容也沒有。好圖不覺冷了半截。祇得勉強挺着臉。笑着。且請坐下來。我有話才好說呢。圓子也

不做聲靠着門櫃坐下。李錦雞斟了一杯酒遞給圓子，笑道：「我好容易探聽着姑娘的所，在特地前來問候。請飲了這一杯。我還有衷腸話向姑娘申訴。」圓子也不伸手，祇正容厲色的口裡答道：「我從不喝酒，請自己喝罷。」先生的衷腸話，我沒有聽。先生申訴的必要，請先生不要開口。猶白得好好我當酌婦，却不賣淫。先生要喝酒，這裡自有酌婦招待我。身體不快，已向館主告假，恕不能陪侍先生。圓子說完這幾句話，自立起身頭也不回的下樓去了。好好李錦雞端着那杯酒，好一會縮不回來，僵了一般的直待。那中年酌婦進來執壺斟酒，魂靈兒才得入寮，悶悶的飲了幾杯酒，就會了賬出來。至今提起還是忿忿的說他在女人面前栽跟頭。這是第一次，並說他和圓子初見面時，圓子異常表示親熱。回顧前文他還送了一個金戒指給圓子，以後就沒會過面。實在想不到勞神費事的好容易探聽了下落，見面得這們一個結果。鄭紹政道：「黃文漢是何等人物，他的女人豈有賣淫之理？」李錦雞不知自量，應該碰這們一個又老又大的釘子。李錦雞住在那裡，我要去找他，打聽圓子的所在。黎是章道：「鐵腳剛才不是說了。前日下午搬進了田中旅館嗎？你要去找他，我陪你同去。順便瞻仰那位冬鳳女士，看畢竟是個甚麼摸樣兒。」主意在此鄭紹政點頭道：「你在這裏等着，我先回家將老黃的信帶在身上，問了住址，就好去探望他。黎是章道：「便是去探望圓子，我也要同去這種女子在中國禮教之邦，於今世風澆薄，道德淪喪，如此有操持的女子，尚不易見。何況日本這種賣淫國家，一般女子都是絕無廉恥的。獨這位圓子居然能出污泥而不染，真算是難能可貴了。我聽了他對李錦雞說的那種斬釘截鐵的言詞，不由得我心裡非常欽敬。像這樣的節烈女子，是當得起我們口讀聖賢書的人，不脫酸氣維持保護，還恐不力，如何能忍心去蹂躪他，破壞他呢？」李錦雞那種舉動，真死有餘。

辜。可惜圓子不會打他兩個嘴巴。鄭紹敗笑道：「你的書獃子脾氣又來了。」確哉你沒聽鐵腳說初次見面時圓子會很表示親熱嗎？黎是韋搖頭道：「這是胡說。李錦雞是專事吊膀度日的人，他的心目中甚麼女人不是覺得對他很親熱呢？除非放下臉，指着他痛罵一頓，然而他有時頑皮起來，或者還要對人說是打情罵俏呢。他的胡說為得憑的嗎？如果初次見面，圓子真會表示親熱，而至於很何以第二次見面反給這們一個老大的釘子，他碰哩，這樣自相矛盾的，虧你還替他辨護我的脾氣。第一最恨破壞人的名節，次之就恨枉口拔舌的誣蔑好人。此則不可以其為書獃子語而忽之。」何達武笑道：「你既最恨破壞人名節，却為甚麼拚命轉陳老二的念頭呢？若陳老二為你所動，和你生了關係，他的名節不是為你破壞了嗎？」問得有趣

評

此章書寫反對周撰一派人之辯論終結，所以為續集之結束。又補寫黃文漢圓子異地同心之事，以為全書之大結束。

冬鳳一段事，寫武人荒淫及其家庭之醜態，所以哀中國之女權也。

第一百五十五章 虐親兒寫惡獸奇毒 探貞操憑女伴證明

却說黎是韋聽了何達武的話，心裏大不謂然。登時正顏厲色的說道：「這話在你這樣粗人口裏說出來，我不能罵你，因你的腦筋太簡單，沒有學識，一不知道名節二字是甚麼東西，二不知道我轉陳老二的念頭所持的是一種甚麼態度。所存的是一種甚麼心思，倒要請教你看作和普通好嫖的人吊膀子圖暫時肉體的娛樂一樣，無怪

乎。有這種詰問。若在讀書。有知識的人口裏。問出這話來。我簡直要。不答應。他答應法呢。怎樣一個不你要知道。陳老二。是正在擇人而嫁的時候。我又是斷弦待續的人。正不失關雎君子淑女好逑之旨。居然引當時你和陳老二同住。我每次在他家坐談。十九有你在跟前。你會見我失禮的言詞。及無聊的舉動。沒有便是陳老二許嫁我。我也必待六禮完備。才能與他成爲夫婦。其如陳老二決不敢存周卜先那樣的心。先行騙奸。再敷衍些結婚的手續。以掩飾人耳目。鄭紹收起身笑道。你老黎。我知道是個至誠君子。奈陳老二實在算不了一個淑女。確何達武見鄭紹收拿了帽子起身。即問道。你走麼。鄭紹收道。我回家拿封信就來。說着先走了。黎是韋問何達武道。你們組織這游樂園。有甚麼利益呢。何達武道。利益怎麼沒有。我明日帶章程給你。看黎是韋笑道。還有章程嗎。章程上寫些甚麼哩。何達武道。李錦雞一班人。從前原組織過游樂園的。因辛亥革命。團員多回國去了。團務就不發達。直到這時。才從新組織。章程是李錦雞擬的。說比從前的。更改了許多。於今還是寫的。每團員一份。將來團務發達。再行排印。黎是韋笑道。我問你章程的內容。你說這些不相干的話。做甚麼呢。何達武笑道。我說了明日帶章程給你。你看。你看了。自然知道內容。此刻教我說。我也記不大清楚。我那松子。前日也加入了這團體。他也算是一個團員。黎是韋道。不也要繳一塊錢團費嗎。何達武點頭道。那是自然。不但入團的繳一塊。以後還得按月繳納。黎是韋道。游樂園要這多錢幹甚麼呢。何達武笑道。你真是個書獃子。有了錢。還愁沒有事幹嗎。黎是韋道。我倒是個書獃子。祇怕你這個自命不歎的。白送錢給李錦雞這班人。花用他們拿了。你們的錢。嫖也用得着。賭也用得着。真不愁沒事幹了。何達武搖頭道。那有的事。錢是歸小金經管。王立人負支出的責任。李錦雞連看都沒看。昨日



小金正租定了。小日向台町的一個貸間。每月房租八元。買了些應用的器具。團費不夠。小金和王立人。還共墊了十多元。就在這兩日。要在新房子裏。開正式成立會。要加捐團費。章程內有一條。團員中有能紹介新加入團員一名。即免繳紹介人本月團費。紹介兩人。免繳兩月。紹介至三人以上。為特別團員。由團長發給一枚銀質旌章。佩帶胸前。普通團員在途中遇着。得行禮致敬。普通團員有聽受特別團員指揮的義務。黎是韋笑道。李錦雞這東西。真會愚弄人。怪道你拉我加入。章程我也無須看。但聽你所說這一條。已可斷定是內地。清幫洪幫騙人錢的故智。說話時。下女進來笑問道。黎先生不餓嗎。黎是韋聽得。才想起從起床到此刻。三點多鐘了。祇顧說話。連餓都忘了。問何達武道。你吃了午飯沒有。何達武道。我吃了些早點出來。就到精廬。又到富士見樓。都沒會着人。回頭到這裏。在那裏有午飯給我吃。黎是韋笑向下女道。你不開飯來。倒問我餓不餓。就去開兩客飯來罷。下女應着是去了。且慢。下女怎麼對客。有這種奇離的問話呢。却有個道理在內。黎是韋雖是個又至誠又老實的人。人生性却極鄙吝。客容易不肯白花一文錢。平常有朋友來訪。無論有多遠的路。雖在吃飯的時候。非那朋友不客氣。硬向他開口要飯吃。他決不肯先開口留朋友吃飯。經濟學他並叮囑館主。在開飯的時候。如遇房中有客須停一會。等客走了。方開來。不可照旅館的常例。還不到開飯的時分。就教下女來問。要客膳麼。日本旅館下宿屋皆不預朋友吃飯或早一兩點鐘就教下女來問。要客膳麼。並說今天的料理是甚麼。甚麼使朋友聽了。想吃住客不好意思不留。館主因黎來往的朋友多。喜賭多。好開花。每有見住客房中。來了幾個朋友。故意教下女把飯提早幾十分鐘。開到住客房裏。使住客不能不留朋友吃飯。或早一兩點鐘。就教下女來問。要客膳麼。並說今天的料理是甚麼。甚麼使朋友聽了。想吃住客不好意思不留。館主因黎是韋是這們叮囑了。今日見房中有客。祇得把黎是韋一個人的飯。停了不開。以待客走。無奈鄭紹敏走了。何達武還是坐着不動。飯菜都等得冷了。見黎是韋仍不教開。館主也是個算小的。可謂兩美必合恐怕等歇。黎是韋說飯菜

冷了。要重新燒熱。又得費柴火。不得已才教下女來帶着訕笑的語氣問這們一聲。下女開上兩客飯來。何達武祇吃個半飽。飯就沒有了。黎是韋道住在這旅館的留學生。都不大願意叫客膳。就是因這館主太算小了。菜沒得給人吃。還罷。連飯都不肯給人吃飽。這小飯桶祇有鬆鬆的兩平碗飯。飯量大的還不夠個半飽。教他添這們一桶子。就要一角大洋。何達武祇好將碗碟放下。說道。這旅館的客膳未免太貴了。連菜不要算。兩角錢嗎。黎是韋道。兩角錢倒也罷了。連菜要兩角四分呢。何達武把舌頭一伸道。好嚇人。兩片浸蘿蔔一點兩寸來長的鹹魚。此類鹹魚上海及內地都很暢銷。呼為東洋魚。其價較日本尚廉。就要人一角四分錢。比強盜還要厲害。強盜遇了鐵公鷄也沒有辦法啊。我要早知道。花你這們多錢。僅能吃個半飽。便拚着再餓兩點鐘。回家去吃不好嗎。我們自炊的合算。兩個人的飯菜。每日不到三角錢。還吃得很好。黎是韋道。你們自炊的人。不妨到外面吃飯。吃人一頓。自己家裏便留着一頓。像我們住旅館的。跑到朋友家。使朋友叫客膳。真是兩敗俱傷之道。朋友多花一份錢。我自己旅館裏。仍不能把飯菜給我留着。月底算起賬來。祇怕不能少給他一文錢。我住的這地段不好。雖神田太近。交通過於便利。來往的朋友。順路到我這裏坐。極爲便當。每月至少總有幾次客膳。所以我一名公費。恰夠開銷。絲毫羨餘沒有。這就怪不得你。這客這客。這次對於陳老二的愛情失敗。手邊不寬綽。也佔原因的一大部份。却也有自知之明。老鄭的本事比我大。躲在那人跡不到的地方住了。他平日不到人家吃一頓飯。人家也莫想吃得着他的。倒是個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的。所以他能貯蓄。何達武笑道。他對於陳老二的愛情不也是一般的失敗嗎。正說着。鄭紹政已來了。進門即笑說道。我剛才回家去。在路上遇着一個朋友。說一樁新聞。事給我聽。倒是很有趣。黎是韋一面拍手。叫下女來收食具。一面問是甚麼有趣的新聞。鄭紹政道。神田菊家

商店有個女兒名叫鶴子。在神田方面大有豔名。黎是韋點頭道：「我見過他，是生得還好。前一晌不是喧傳要嫁一個中國公使館的參贊嗎？」鄭紹旼笑道：「可不是嗎？我也曾聽得是這們說，其實並沒嫁成功。我朋友對我說，那參贊名叫朱湘藩，在菊家商店數月來，花了上萬的錢，大張聲勢的準備結婚，請了無數的親朋，誰知落了一場空。我那朋友今日親眼看見那參贊，沒迎着親，垂頭喪氣的坐着汽車溜了。有人說那鶴子早幾天就走了，不在菊家商店了。你看好笑不好笑？」趁便點逗黎是韋笑道：「這分明是個改頭換面的仙人跳，將來怎生個結果？新聞上必然登載出來。」鄭紹旼問何達武道：「你去李錦雞那裏麼？」何達武正在躊躇，黎是韋道：「去多了人不好。田中旅館的中國人住的少，我們一羣一羣的跑去給人討厭。」何達武道：「我本來不願意去。」鄭紹旼道：「你不去，我們兩人就走罷。」黎是韋披了外褂，繫了裙子，三人同出了東肥軒，何達武獨自歸家。黎鄭二人來到田中旅館，此時李錦雞正陪冬鳳在自己房中談福建督軍的家事。原來李錦雞是福建人，那位督軍在福建生長，做了二十多年的福建武職大官，他的家世李錦雞也知道很詳細，因此和冬鳳說得對勁。黎鄭二人由下女引進來，李錦雞雖與二人認識，却沒交情，既是來訪，祇得起身招待。冬鳳見有客來，即興辭避去。黎鄭二人已看得分明，但覺得珠光寶氣閃灼眼，兼以窈窕身材，入時裝束，不由得使人神移目注。惟二人目的不全在冬鳳身上。看總算李錦雞又在招呼讓坐，遂都歛神坐下來。鄭紹旼先述了見訪之意，李錦雞笑道：「二位怎知我住在此間？」黎是韋道：「貴游樂團的團員何達武今日在舍間談起足下的豔遇，因此知道，適才拜見的，想必就是那位伍女士了。」李錦雞點頭笑道：「這位女士的遇合實在可悲得狠，他若不是見機得早，將來結局之慘，還不知要殘酷到甚麼地步。適才他

正和我開談閩督家的慘事。我聽了心骨都爲之悲酸。黎是章道。是些甚麼事。這們可慘。我也拿李錦雞長歎一聲道。我將來把這些事調查確實了。打算編成一部家庭悲劇。演給人看。也是一種社會教育。這位閩督的家世及他爲人的殘忍。在我敵省的惡蹟。我本早有所聞。敵省的人民恨他也恨得有個樣子了。不過他家庭的細事。外人傳說的總不大明晰。說得不近人理的似乎不足爲根據。得這位冬鳳女士一說。才知前此外人所傳說我輩所謂不近人理。不足爲根據的。尙未盡事實的十分之一。不料世界人類中竟有惡毒寡恩。像我敵省的這個督軍的人。我今日將我所知所聞的說給二位聽。還望二位廣爲傳播。使人人知道。這位廢閩督是禽中之鴟獸中之獍。人類中絕無僅有的毒物。我叙述他的事。誓不捏造一語。因我和他絕無嫌怨。無所用其誣毀。我於今先說他處置他父親身後的事。其人之沒有天良已可見一斑。他父親係清室中興名將。在鮑春霆部下。屢立奇功。官也陞。財也發。在敵省做一任全州提督。一任廈門提督。前後或利誘或威逼。弄了敵省二十多個女子做姨太太。他死的時候。姨太太年紀最大的不過三十歲。小的僅十四歲。這位廢督是長子承理家政。對於二十多個姨太太。無論曾生育不曾生育。一概不准改嫁。勒令守節。可憐那些十四五歲的小女孩。並沒享受他父親甚麼恩義。有三四個進門。還不上半年的。怎麼願意犧牲一世的生趣。做這種毫無意義的寡婦。沒一個不是怨天恨地。暗罵這廢督沒有天良。廢督那裏放在心上。新造一所房子。彷彿現在的模範監獄。將這一大羣姨太太活活的監在裏面。終年不許見天日。敵省人無有不爲之不平的。祇因一則係人家的家事。二則這廢督那時在敵省的勢力已足炙手可熱。因此無人敢說。此一宗已是黎是章點頭道。這事我也曾聽人說過。祇就這一點而論。他父子

兩個已都是罪不容於死了。評李錦雞道。可見我不是捏造出來。誣毀他的。據冬鳳說他在廢督家是做三房姨太太。廢督的大姨太二姨太都沒有更動過。可謂盡情子姨太太祇第三房頻年更動。至冬鳳已是更到第四次了。受禍最慘的爲第一次到他家的三姨太。姓王家中都呼爲王姑娘。容貌比大二都美。廢督原狠寵愛他。奈大姨太不依廢督有些畏懼。不敢多和王姑娘親近。一夜廢督在大姨太房裏歇宿。大姨太忽然想要借事羞辱王姑娘。一頓逼着廢督將王姑娘叫到房裏。大姨太拉着廢督同睡。教王姑娘在床邊替二人搵腿。那時廢督正在做省督軍任上。以堂堂督軍之威。王姑娘係新討的人。不敢違抗。祇得忍氣吞聲的替二人搵了一會。退後自忍不住哭泣。廢督的正太太却好。聞知了這情形。次日將大姨太訓責了幾句。說你們同是當姨太太。伺候都督。你怎的獨驕橫到這一步。這位大姨太受了訓責。便在廢督跟前撒嬌撒痴。尋死覓活的哭鬧。廢督答應將王姑娘打發出去。大姨太那裏肯依呢。說就這們打發出去便宜了他。須留在家裏朝打夜罵的凌磨。慢慢的把他磨死。才算快意。倒也是個好辦法。只可惜這位姨太太只嫁了一個都督。若大姨太有命都督當然掌刑並要立時將正太太送回原籍。不許同住。在都督府。廢督都答應了。先將正太太遣走。即把王姑娘提到大姨太面前。剝去身上衣服。廢督手握藤條。渾身亂打。大姨太有命都督當然掌刑祇打得王姑娘跪在地下。磕頭痛哭求饒。大姨太還嫌廢督兩手無力。太打輕了。教王姑娘仰天睡倒。勒令廢督用雙足在小腹上蹂躪。王姑娘腹中懷着幾個月身孕。大姨太想把他跼落下來。不知怎的偏跼不下。竟懷滿了十個月。生下一個女兒來。可是作怪。王姑娘懷着身孕。受盡極人世慘毒的凌磨。不會磨死。生下這女兒之後。廢督祇一脚便送了王姑娘性命。王姑娘死後。大姨太怕他陰魂作祟。炒熱幾斗鐵砂和豆子。傾入棺內。說非如此不能。

鑲壓。不知是何妖孽投胎。偏黎是韋道。這才是最毒淫婦心呢。李錦雞道。這就算毒嗎。這位廢督才真是毒呢。王姑娘既已活活的被廢督一脚踢死了。留下的這個女兒也雇了一個奶媽。帶着有幾個月。知道笑了。廢督想逗着大姨太。開心用一個小竹筐兒承了。這女孩拿繩繫了竹筐。穿在屋樑上。廢督親自動手。一把一把收那繩子。將竹筐高高扯起。扯到離屋樑不遠了。猛然將手一鬆。竹筐往下一墜。筐中的女孩便嚇得手腳驚顫不等。竹筐墮地。又連忙將繩索收緊。如此一扯一放。這法子大姨太一開心。說是好。裏便罷。大姨太若不高興。看了不做聲。就遷怒到女孩身上。提起來就是幾巴掌。並指着罵道。你的娘不得人意見。生出你這東西來。也是不得人意的。帶這女孩的奶媽知道廢督的脾氣。到了這時候。就得趕快上前接着。抱開。若遲一步。便往地下一擲。已會擲過幾次。却不曾擲死。我沒法子罵只好也說他是禽獸不如黎是韋聽。到這裏。不由得脫口而出的。怒罵道。這樣禽獸不若的東西。還了得嗎。人言虎毒不食兒。這東西真比禽獸還要狠。毒實在令人髮指。此天下之公言也李錦雞道。扯竹筐的事。凡是做同鄉。十有八九都知道。不過沒這們詳細。但是他的狠毒行為。尚不止此。這女孩長了一歲。多能在地下走了。廢督無端用火將女孩頂上的頭髮點着。自己和大姨太兩個。看着拍掌大笑。有一次拿手槍。要把這女孩打死。一槍沒打中。要害。僅將手膀打斷了。至今不曾醫好。偏偏的愈出奇黎是韋連忙搖手道。我不願意再往下聽了。就是作者也寫不下去了足下能將這些事編成劇本。我極贊成。我有一分妨阻。這廢督活動的力量。誓必盡力。李錦雞笑道。暫時已被老袁監視。決沒有給他活動的機會。他若有活動的希望。冬鳳也不敢逃到這裏來。明目張膽的對人說了。鄭紹啟起身向李錦雞道。望足下將圓子的地址給我。點明來意李錦雞點點頭。就桌上拿了張紙。寫了番地。交給鄭紹啟。鄭紹啟略問了

開途徑。辭了李錦雞出來。鄭紹敔道：「我們須步行到水道町。乘赤阪見附的電車。黎是韋點頭。跟着鄭紹敔走。鄭紹敔笑道：「這位福建督軍的行爲。連李錦雞都罵他是禽中之鴟。獸中之獍。其人之險惡。就可知了。黎是韋正色道：「李錦雞這種人。不過是自甘暴棄。不務正道。拿着有志青年及正人君子的行爲。去繩他。自然是種不受繩墨的棄材。然和這福建督軍比起來。就不是善惡之辨。簡直有人禽之分了。」確評我本一團高興的。來看這冬鳳女士。不料聽了些這樣的話。不特將我一團高興掃個乾淨。反使我心中狠不愉快。連冬鳳女士這幾日的情形。都沒心情打聽了。鄭紹敔笑道：「相距咫尺。還怕打聽不出他的情形嗎。不要慌。你見着圓子。心裏就愉快了。二人說笑着。乘電車到了赤阪。鄭紹敔見字條上。寫着笠原料理店。按着番地尋找。這笠原是赤阪很大的料理店。不一會就找着了。鄭紹敔道：「我們也得揀一間僻靜的房子。點幾樣料理。才好請圓子上來說話。黎是韋道：「只怕他疑心。又是和李錦雞一樣。來輕薄他的。不肯上來見面。鄭紹敔搖頭道：「受人輕薄。祇由他。爲甚麼會不肯見面。我認識他。不是小家女子。二人說着話進門。即有下女出來迎接。鄭紹敔一眼望去。沒有圓子在內。脫了木屐。上樓下女引到一間六疊席房裏。鄭紹敔向下女說了兩樣下酒的菜。要了兩合酒。有個二十多歲的酌婦。在一旁斟酒。鄭紹敔先引着酌婦說笑了一會。酌婦見鄭紹敔二人。衣服相貌雖狠平常。聽鄭紹敔說話。却甚是在行。料是久在嫖場厮混的。便把初時慢忽的神氣收了。改換一副殷勤的態度。來鄭紹敔飲過兩杯酒。做個閑談的樣子。從容問道：「聽說貴店有位和你同業的。姓中壁。名叫圓子。爲人極好。又生得漂亮。這人此刻還在貴店麼。酌婦見問。望了鄭紹敔一眼。笑道：「先生問圓子君。麼。此刻是在這裏。但是說到這裏。又望着鄭紹敔笑。不往下說了。鄭紹

敢笑問道。但是怎麼如何不說下去呢。酌婦笑了一會道。先生問他是甚麼用意呢。鄭紹政笑道。你看你們當酌婦的職務是甚麼。我問他就是甚麼用意。酌婦笑得伏着身子道。我們酌婦的職務嗎。是酌酒呢。鄭紹政道。還有哩。酌婦望着鄭紹政搖頭道。沒有了。鄭紹政道。來喝酒的。自己不會酌酒嗎。有下女也不會酌酒嗎。酌婦笑道。先生問的圓子君。但是專會酌酒。他不會擔任酌酒外的職務。此是加倍鄭紹政故作正色道。你奈何欺我。那裏有專會酌酒的酌婦。並且介紹給我。知道的朋友就和圓子君狠有過交情。不過身價高一點兒罷了。那裏有不擔任酌酒以外職務的酌婦聽了。似乎有些驚訝的樣子。歛了笑容問道。先生的朋友和圓子君在這個料理店裏。有過交情嗎。鄭紹政含糊答應。點了點頭。酌婦笑道。先生自說欺人的話。圓子君在別處怎樣。我不得而知。自到這裏和我同事。實不曾見他和誰有過交情。他進來的時候。就和番頭定了條件。酌酒之外。隨時得准他請假。這裏時常有中國人來喝酒。其中有和圓子君認識的。想拉交情。也都被拒絕了。加倍寫法前幾日還來了一個穿洋服。生得狠漂亮的中國人。指名要圓子君出來。說有要緊的話。說我們聽了。疑心是和圓子君有交情的。客來悄悄的。躲在門外偷聽。祇聽得那中國人低聲下氣的請圓子君喝酒。被圓子君用無情的語音說了幾句。立時退出房外。到夜間安歇的時候。我和他同床。問他怎麼見了那個中國人。那們生氣。全不給人一點面子。他歎了一口氣。低着頭。坐在床邊。半晌不做聲。被我追問急了。才回答道。那個中國人。是我的仇人。曾害過我的。所以我見了。不由得就生氣。我問怎生害的。他祇是不肯說。先生要說圓子君在這裏。和人有過交情。這話我決不承認。證明得切

不知鄭黎聽了這話。如何情形。下章再寫。



評

第一百五十六章 鄭紹旼設辭窮詰 黎是韋吃水開暈

八十八

無教育的女人。因妬而毒。尚不算十分奇事。獨至自虐其親生之小兒。巴結可以生財之姨太太。代行其毒。此種東西。簡直是鐵心的忘八所遺之狼毒所造成。世界上實在沒有名詞。可以加在這種東西的頭上。圓子的節操。從酌婦口中一一寫來。所謂加倍寫法也。

### 一 五十六、鄭紹旼設辭窮詰 黎是韋吃水開暈

却說鄭紹旼雖然從這個酌婦口裏。探出圓子的操守來。當下仍舊追問道。你問過他爲甚麼不肯和人拉交情的道理沒有呢。酌婦道。怎麼沒有問過哩。可見得女人和女人也是無話不說他說他身上有惡疾。說人家花錢圖快樂。不要害人染

一身的病去。鄭紹旼道。他有惡疾。曾去醫院診治麼。酌婦道。他曾說他的病是診治不好的。鄭紹旼知道是圓子託故的話。心裏也不由得欽敬起來。誰也要欽敬笑向酌婦道。我此刻要是想請圓子君。到這裏來酌酒。他肯來麼。酌

婦道。那有不肯來的道理呢。鄭紹旼道。你就去代我請他來。酌婦望着鄭紹旼道。請他來做甚麼。他不是和我一般的酌酒嗎。鄭紹旼搖頭道。你去請他來。我還有要緊的話說。酌婦嘆味的笑一聲道。先生。也是有要緊的話說。

鄭紹旼笑道。我要緊的話。不和那個中國人一樣。請你就去罷。酌婦道。真個有要緊的話。要請他來說麼。要由酌婦口中深表子鄭紹旼正色道。誰有工夫來哄你呢。酌婦才笑嘻嘻的下樓去了。好一會。仍走回來說道。圓子君說。狠對先生

不起。他此時正害着病。睡倒在床上。實在不能上樓來。陪先生談話。等將來病好了。再向先生謝罪。黎是韋在旁說道。是嗎。我原說。祇怕他。不肯見面。我們進來的時候。就該直截了當的。託酌婦向他說明來意。才能表示來訪。

的誠心。你偏要對這酌婦閑談一些無聊的話。已現出很輕薄的樣子。身分比李錦雞還不如。教這酌婦去請。又不說明來歷。不是自討沒趣嗎？黃文漢寫信來託你這種輕薄子。真算沒眼。圓子便一請就到。聽了你這些盤詰的言語。也要見怪了。黎之見解不過如此。鄭紹旼笑道。這有何要緊。沒我這們盤詰。怎顯得圓子的操守。着。着。人有這種操守。難道不願意人知道嗎？我自有的方法。請他上來。並包管不至見怪。說着。從懷中取出黃文漢的信來。並自己一張名片。交給酌婦道。請你再去向圓子君說。他有病。不能上來。我也不敢勉強。這封信是圓子君的丈夫寄來的。請他看過。仍退給我。看他有回信沒有。酌婦雙手接着。應了聲。是復跑下樓去。鄭紹旼道。我是個極不相信日本女子有操守的人。却不然雖知道老黃賞識的比別人不同。然在這種地方。服這種職務。殊不能使我毫無疑慮。李錦雞一個人被拒絕。不能即為有操守的鐵證。因為我們不知道圓子和李錦雞有沒有其他不能發生關係的原因。或者圓子見李錦雞是中國人。恐一有關係。易為老黃偵悉。他是個聰明女子。做事必思前慮後。不肯胡來。給人拿住破綻。我用這些話盤詰酌婦。祇要圓子在這裏。曾有一次不潔的行為。酌婦聽了我那句有朋友和圓子有過交情的話。必猜我已經知道。再瞞不了。或露出些遲疑不肯說的神色來。我就偵查得有些把握了。圓子若有這些舉動。我不怕他見怪。若沒這些舉動。他不但不至怪我。並巴不得我偵查查實。在好給老實通信。老鄭居然有此細膩心思。難得之至。你聽。腳聲響。必是他來了。話才說完。圓子已進房來。見面認識鄭紹旼。深深鞠了一躬。二人連忙起身。鄭紹旼指着黎是韋介紹了。圓子祇當是黃文漢的朋友。見了禮。向鄭紹旼陪笑說道。同伴的沒說明白。不知道是先生呼喚。得罪得罪。鄭紹旼道。還望嫂子恕我唐突。像嫂子這般志意堅定。實令我欽佩。不置。老

黃的信。嫂子想已看過了。圓子點頭道：「先生快不要如此稱呼。實不敢當。黃先生的信已拜讀過了。承他的情，不  
忘鄙陋。奈我生成命薄，有緣祇好留待來世。說時兩個眼眶兒已紅了。」拿住情根鄭紹政看他身上的棉服，雖是綢  
的，却舊到八成了。容光憔悴，大不似前年十月初九日，在水道橋遇見時的神采。見他兩眼紅了，連忙安慰道：「嫂  
子不用如此傷感。老黃因沒得着嫂子的消息，意懶心灰。他平日辦事極有能幹，極有秩序。歸國後祇因記望着  
嫂子，連辦事都打不起精神來。在山東濰縣也沒辦一件有成績的事。近來住在上海，更是無論甚麼事，他都不  
願意幹了。嫂子當知道他的性格。他是素來愛玩的人。聽說這回在上海花叢中，一次都不會涉足。在他能是這  
們，也算是很難得的了。他去年從東京動身的時候，因找不着嫂子，曾留下一份日記，寫的是：「嫂子走後，半個多  
月，他和下女各處尋覓，及追念已往，推測將來種種思潮起伏，狀態不寧的情形。並一百塊錢寄在喜久井町，持  
田家。他以為必再去那裏，便可見着那日記收用那一百塊錢了。我去年接着這封信，即去持田家訪問。誰知嫂  
子並沒再去。持田家也無從打聽嫂子的住處。祇好將那一百塊錢作為郵便，貯金存放在郵局裏。存摺我都  
看見，還是用嫂子的名義存放的。」補叙一段圓子道：「我辭別黃先生之後，因心緒不佳，不但持田家不曾再去，即素  
日和我交好的女伴一個也不會見面。有時在途中遇着我，肯遠遠的繞道，實無心與人煩絮。曾在某商人  
充過四個月女中。」即下無奈體弱病多，不勝繁劇，祇得到這裏當酌婦。收入雖然不豐，却喜職務輕易。這種生活  
心裏倒非常安適。比在黃先生家費盡心力，尚時時以失戀為憂的轉覺自在些。」亦是痛定思痛之言。愛情這兩個字，我自信  
看得狠透澈了。我這樣命薄的人，輪不到有人以真情相愛。若專為生活，我既有自活的能力，便用不着再嫁人。

以謀生活了。我之充女中當酌婦都是爲謀個人簡單生活起見。所以當酌婦而又祇專擔任酒也是爲體弱多病想借此保養少受些疾厄的痛苦並不是心念黃先生與黃先生的愛情未斷不忍轉戀他人。此話雖言之明白顯然望鄭先生回信給黃先生時代我將此意表明持田家的日記及一百塊錢請黃先生寫信去討回我

生計很充裕多錢用不着日記看了徒使我心裏不愉快故不願意看他總之黃先生的恩情莫說我現在還活着便是死了也應知道感激不過我此刻已成了脫離鎗口的彈丸無論得達目的與不得達目的彈丸的本身已是沒有回頭再入鎗膛的資能了。這封信是黃先生寫給先生的仍退還先生說着將那信送到鄭紹敏跟前席子上鄭紹敏因不知道圓子和黃文漢脫離時的情形畢竟是爲着甚麼黃文漢這們記望圓子而圓子尙是如此決絕想用言詞勸慰覺得比想要恭維黎是章的詩還要難於得體祇得說道老黃這信是從山東寄來的近時他已不在原處了。雖聽說他於今住在上海却不知道他的住址尙須打聽着他的地點方能寫回信去。依我的愚見他寄在持田家的財物非得嫂子去拿來久存在人家人家也難於保管一百塊錢在嫂子眼光中看了固不算甚麼老黃也不過借此表表他的心老黃注重的還在那幾頁日記那是他對嫂子嘔的心血。嫂子似不宜竟不理會。說得好圓子沈吟了一會道我明日去持田家看看也使得鄭紹敏把那信收放懷中道。嫂子能去持田家一看我方不負老黃所託不然顯得我連這一點事都辦不來這幾句話都說不清不獨對不起朋友並對不起自己了。圓子笑道我狠感激兩位先生惠臨無以爲謝。此刻已是晚餐時候了。惟有親洽兩樣菜請兩位先生胡亂飲幾杯酒去。二人連忙謙謝。圓子已起身笑道此地是料理店一點兒不費事。客氣怎的。圓子下樓託

了兩個狼生得漂亮的酌婦。燙了一瓶熱酒。提上樓陪二人飲酒笑樂。鄭紹敔見這兩個酌婦。年紀都不過七八歲。面龐兒一般的秀麗。態度雖不及圓子大方。然皮膚白嫩。姿態妖冶。不像圓子那般嚴重。使人不敢存輕侮的心。鄭紹敔笑向黎是韋道。這才是當酌婦的本來應有的姿態。像圓子那般面目來當酌婦。沒得倒把人的興頭壓退了。必需有此語言才不脫老鄭本來面目黎是韋點頭笑道。話雖如此說。我心裏却十分欽敬他。如這兩個直當以玩物蓄之

而已。鄭紹敔也不答白。伸手便拉着一個。教坐在自己身邊。指點那個。教陪黎是韋坐。那個望着黎是韋笑。似乎不好意思。坐攏去的樣子。鄭紹敔對黎是韋說道。你不伸手拉他。一把他女孩兒家。怎好真教他岸來泊船嗎。黎

是韋不曾。在嫖界裏。斯混過。倒紅了臉。認真不好意思起來。可端起酒杯。向那酌婦一伸道。請你斟一杯熱酒。給我喝喝。那酌婦聽黎是韋的日本話。一個一個字湊攏來。生硬得怪難聽。忍不住執着酒瓶。笑得打顫。斟時淋瀝

了黎是韋一手背的酒。燙得黎是韋手背生痛。口裏不住的喊痛。酌婦聽了這痛字。更笑的轉不過氣來。日本女人

本來是世上有名的善笑。而黎是韋在這時候。喊出兩個痛字。自然更笑的過不過氣來。因日本話慣例。在這時候。祇能喊熱不能喊痛。黎是韋日語程度不高。破例喊痛。安得不令酌婦笑煞。坐在鄭紹敔旁邊的酌婦。忍着笑。叱了聲失禮呢。這酌婦才慌忙將酒瓶放下。從懷中摸出一方小綢帕來。雙手替黎是韋揩去手背上的酒。也陪笑

說了聲失禮。黎是韋本想喝幾杯酒。把臉蓋住。好伸手去拉酌婦。不料有這機會。酌婦雙手捧着自己的手。揩酒。趕着乘勢握住酌婦的手。輕輕往懷中一帶。酌婦已身不由己的倒入黎是韋懷中。這一來。黎是韋的膽子就大了。臉皮也厚了。握着他的手。問他姓甚麼。叫甚麼名字。酌婦說姓寺田。名叫芳子。黎是韋端起酒。自己喝一口。遞

到芳子嘴唇邊。教芳子喝。芳子祇是搖着頭。抿了嘴唇笑。鄭紹敔正問自己。這個叫川田吉子。抬起頭來。想問芳

子一看這情形，急得連忙止住。黎是章道：「你怎的這們外行？一點規矩也不懂。嚇得黎是章縮手不迭，翻着兩眼望了鄭紹旼道：『有甚麼規矩？我不懂得。』」鄭紹旼指着桌子當中一大碗清水道：『你看這是做甚麼的？』黎是章看了，看道：『祇怕是嗽口的。』鄭紹旼笑道：『嗽口的放在桌子當中做甚麼呢？』黎是章望着那碗清水出神道：『不是嗽口的，難道是給他們喝的不成？』黎是章說這話，原來是誤會了鄭紹旼的意思。以為鄭紹旼說給酒芳子喝，是不懂規矩。又指着碗中清水，又說不是嗽口的心裏，疑這碗裏也是酒，是預備由客人酌給酌婦喝的。因此是這們反問鄭紹旼一句。鄭紹旼聽了，又好笑，又好氣，也懶得多說。自己拿着酒杯，做手勢，教他洗洗的意思，做完了手勢，仍掉過頭，和吉子說話去了。誰知黎是章更加誤會，祇道自己猜想的不錯。鄭紹旼的手勢，是教他這們取酒，便將杯中剩酒，一口喝了，用兩個指頭，捏着酒杯邊，伸手去大碗中，兢兢業業取了一杯清水出來，笑嘻嘻的送給芳子喝。妙絕芳子笑，笑得躲過一邊，伏身在席子上，祇喊肚子痛。吉子也笑得舉起兩隻纖纖手掌，祇管連連的拍鄭紹旼，愕然望着黎是章，問做甚麼。黎是章指着那碗道：『你教我取這裏的酒給他喝，他不喝，笑得這樣，我也不知道是做甚麼呢。』連我也不知道鄭紹旼也禁不住打了一個哈哈道：『你這種沒見過市面的鄉裏人，帶你到這些地方，真丟人。這是一碗洗酒杯的水。這種地方的規矩，客人要給酌婦或藝妓酒喝，須將酒杯在這碗水裏洗乾淨，然後斟酒給他們，他們才肯喝。他們喝了，也得洗乾淨，回敬客人，不然他們是不喝的。這是預防傳染病的意思。誰教你取水去給他喝。』據來如此黎是章羞得兩臉通紅，必何自言自語的說道：『誰知道有這些甚麼鳥規矩？你說又不說清楚，要拿手來做樣子，誰能猜想得到呢？』鄭紹旼知道書獃子的脾氣，最是不肯自己認錯的，又怕他羞惱成。

怒然果忙笑道。祇怪我沒說清楚。我替你換過一杯酒。再給他喝。鄭紹政把杯中的水傾入碗裏。將酒杯洗了一洗。斟上一杯酒。對芳子笑說道。我這位朋友。今年二十二歲了。還是個童男子。平生不曾近過女人。玩笑場中。更沒到過。今日有你們陪着喝酒。算是有生以來第一次。你若不逗着他玩笑。他是要害羞的。也不肯逗着你玩笑的。你喝了這杯酒。再回敬他一杯。我託你多勸他幾杯酒。可謂傾筐倒篋而出芳子聽了。望着黎是章的臉。心想。這們蒼老的面容。怎的還說祇二十二歲。玩笑場中。不曾到過。倒有些兒像。不管他怎樣。我既受了圓子之託。教我好生陪他。祇好殷勤一點。芳子即將酒杯端起。一飲而盡。洗了杯子。復行斟上。移近黎是章。嬌聲媚態的勸黎是章。喝。黎是章祇得又鼓起興來。一邊喝酒。一邊和芳子起膩。和尙拜丈母頭一還不一會。圓子親自托着條盤進來。盤中四大碗。日本料理。無非鷄魚肉蛋之類。黎是章見圓子進房。不好意思。再和芳子扭做一塊。忙將自己的蒲團移開。圓子已經看見了。笑道。見笑大黎先生。怎這般客氣呢。這種地方。原是玩笑。不拘形迹的。祇怕我這兩個同伴。生得醜陋。不中兩位先生的意。若不嫌厭。我是特地教他兩人來。侑酒供娛樂的。一拘形迹。便覺得沒有趣味了。吉子笑向圓子道。鄭先生說黎先生是童男子。平生沒近過女人。他見了芳子。還害羞呢。圓子哈哈笑道。原來如此。黎先生今晚既到了這地方。害羞兩個字。全用不着。請開懷暢飲罷。可見得圓子操守是不容易的。鄭紹政也笑向黎是章道。你不要這們縮手縮腳的樣子。隔壁房裏。不也是有人在那裏喝酒嗎。你聽說笑的多熱鬧。可憐老黎只有笑的分兒沒有說話的程度。黎是章此時已喝上了幾杯酒。心裏早已想放肆。祇因聽得圓子的舉動。欽佩的了不得。以為當着圓子。露出輕薄的樣子來。圓子眼睛裏。必瞧不起。及聽得圓子反勸自己。不拘形迹。心想。圓子既在料理筵席。當酌婦終日耳目所接近的。全

是輕薄樣子。那個道學先生跑到這種地方來吃料理呢。然惟其在這種地方當這種職務終日耳目所接近。都是引人入勝的情態。他一個青年女子且曾營過極濫的皮肉生涯。一日臨崖勒馬處之泰然。任憑種種淫汚浪蕩的行爲。時時在眼簾中演映。他竟能熟視無睹。這不但是平日有操守的人所能時時刻刻把持得定。必須靈府清虛絕無渣滓。將所謂男女肉體之樂視爲人世極卑污苟賤之求樂。有夷然不屑爲之的胸襟。才能做得感不到。容易黎是章想到這裏。又望望圓子。見圓子正執着酒瓶替鄭紹政斟了杯酒。換過手來。要替自己斟。黎是章忙端酒杯接着圓子。斟了酒。笑道：「這酒菜雖是我孝敬兩位。但這酌酒。便是在這裏營業的職務。這職務和幾個同伴的一樣。這項職務之外。我所擔任的便和同伴的不同。我是擔任替同伴的與客人拉攏。今日二位是爲送信給我而來。並非單純的顧客。我本無履行職務的必要。不過我不向二位把我的職務申明一聲。二位或者客氣。本有求樂的心。因爲碍在我的面子上。反不好說得。致使我這兩個同伴事後來抱怨我。怪我怎的不替他兩人拉攏。」詞林妙品吉子芳子聽了都笑着伸手去捧圓子。鄭紹政望着黎是章。到日本還不會嘗過燻的滋味。和芳子起膩了一會。又浪上一些火來了。十分想趁此開張。祇怕價錢太貴。要花多錢。就不免心痛。可見鄭紹政望了他。即移近坐位問道：「你不問他要多少錢。一晚呢。」鄭紹政笑道：「你真打算在這裏嫖嗎？」黎是章道：「我倒隨便。我怕你想在這裏我一個。人便也懶得回去。」還要假撒清鄭紹政點頭道：「我不想在這裏。你若懶得回去。我一個。人回去也使得。」黎是章躊躇道：「你何妨問價錢。便不嫖也沒要緊。知道了價錢以後。若想到這裏來玩。也有個計算。」好一個計算鄭紹政搖頭道：「這話如何好意思問得。並且我身上的錢也帶的不多。就是價錢不大。我也不能。」



第一百五十六章 鄭紹政設辭窮詰 黎是韋吃水開葷

九十六

在這裏住夜。

老鄭想  
帶油了

黎是韋道。我身上錢却帶得有。前日才領了公費。沒用去多少。鄭紹政道。我不也是前日領

的嗎。早已用的剩不了幾元了。你若真想在這裏住夜。我就陪你一晚。犧牲幾個錢也是小事。不過我短少幾文。

你暫時須替我代墊。明日就算還給你。黎是韋沈吟道。你大約得墊多少才夠呢。鄭紹政道。我已有幾元。縱多想

也不過墊四五元就夠了。你定要歇我就問價說完。即掉過臉。湊近吉子的耳根。也不知悄悄的說了些甚麼。祇

見吉子望着黎是韋笑。鄭紹政回頭說道。早知道要這們大的價錢。我也不問他了。大開其  
花賬黎是韋道。要多少呢。

鄭紹政道。每人十元。黎是韋嚇了一跳道。何至  
於此這樣貴。我捨不得花這們多錢。我們還是回家睡去罷。鄭紹政正

色說道。那怎麼行呢。價都問過了。說嫌貴不要。對的起人嗎。看你怎麼好意就這們走。好不  
屬苦黎是韋道。難道問了

價。就非住夜不可嗎。那有這個道理。鄭紹政道。這不是買一樣物件。問了價錢太貴。可以不要。他們也是和我們

一般的人。你不想玩。就不要問價。你既教我問了。就不能不玩。這一來是人情。二來是習慣。問了價又走。是他們

最忌諱的。凶極黎是韋道。問了價。就不能走。然則他們說要一百八十。我們不也要在這裏住夜嗎。鄭紹政道。這

不是要一百八十的地方。他們不敢瞎欺人。隨便開口。敲人竹槓。我們如果到了那種本來要一百八十的地方。

不問價。則已。問了價。也是不能走的。黎是韋道。假若我身邊不曾帶得那們多錢。不走怎麼辦呢。鄭紹政笑道。你

真是個書獃子。身邊不會帶那們多錢。跑到那種地方去幹甚麼呢。你剛才教我問的時候。我不是曾說我身邊

的錢不夠嗎。因見你說帶得有。又見你已決心在這裏玩。我才開口向他問價。這個價目。比下等淫賣婦就覺

太貴些。若和上等藝妓比起來。還要算是很便宜的呢。玩這種女子。可以放心。不怕傳染病毒。黎是韋道。何以見

得這種女子。便沒傳染病呢。鄭紹敔道。我在這裏面算得一個老資格了。女子有沒有病。一落眼就知道。你看他們。唇紅齒白。目秀眉清。皮膚又白嫩。又乾淨。怎麼會有病。黎是韋道。可不可以要他減點兒價呢。真想天翻不知鄭紹敔聽了。如何說法。下章再寫。

評

甚矣圓子之操守之難能也。黎是韋代爲設想之辭。已盡之矣。

鄙吝鬼發了色情狂。當然有黎是韋這種語言神氣。閱之令人失笑。

第一百五十七章 黎是韋大窘鄭紹敔 李萃卿再奪張繡寶

却說鄭紹敔當下冷笑道。這樣話。祇好你自己去問。我是問不出口。黎是韋道。你明知我的日本話說不來。一開口。他們就笑了。怎麼好問。鄭紹敔道。你就說得來。日本話。這話也是白問了。這種勾當。那裏有還價的。黎是韋道。然則我兩個人不共要二十塊錢嗎。鄭紹敔道。你祇算你自己的十塊。我差多少。是向你借用。你又不是個空子。空子去聲。又不是個羊伴。祭禮用猪羊羊之伴即是死猪我們是朋友。難道敲你的竹槓。教你替我出嫖錢。誰知墊了嫖錢之外還想賺幾文看你墊了多少。我明日還你多少。決不短你一文。黎是韋道。那是自然。你敲我的嫖錢。你自己的人格也沒有。此確爲老黎沒好。我拚着心裏痛。一會樂得快活。一夜再說十元之外。沒有甚麼難用了。麼。鄭紹敔道。一切雜用。都在這十元之內。你祇拿出十塊錢來。厲兵秣馬。以待交綏。就是所有嫖場。應行手續。我是識途老馬。一概交給我辦便了。你不懂的規矩。不要夾七雜八的和他說。他見你是外行。說得不好。他們反無中生有的。要想出花頭來敲你。這嫖場裏

衙門道極多。他們擠一擠眼睛，動一動眉毛，又是花頭來了。不是老資格簡直防不勝防。特爲如此恐嚇一番免得老黎問芳子也誰知芳子竟向

個人想嘗這種地方的滋味。你身上帶的這一個月的公費，祇怕有得帶來沒得帶去。也是黎是韋道：我們外行

來，還要貴些嗎？鄭紹畋道：多花幾個錢能實行在這裏嫖一夜也還罷了，但怕你來花錢還嫖不着呢。他們就

答應留你住夜。一時生出來一個名目，又是甚麼枕頭錢，甚麼席子錢，甚麼夜具錢，還有車錢，盒屋錢，無一個名

目，不是向你敲竹槓的。我記也記不清，說也說不盡。虧你記了這許多一一的說了總之十塊錢莫想能實在這裏嫖一夜就是了。

然則花十塊錢嫖一夜還是全仗大力黎是韋道：枕頭錢，席子錢，還有點道理，甚麼盒屋錢，何所取義呢？鄭紹畋笑道：你那從知道這盒

屋的名色，就是上海跟局的娘姨，常帶着一個衣盒子同走，預備給姑娘更換的，謂之盒屋。不要你賞他幾個錢

嗎？這裏的規矩是先付錢，後住夜，和上海野雞堂子一樣，等歇乘他們不在意，你悄悄的從桌子底下遞十五元

鈔票給我，我算是借你五元。所有交涉都由我替你開發。黎是韋點了點頭，他們兩人說：中國話，圓子等三人，都

不懂得，祇翻着眼睛看了他們說，說完了，鄭紹畋才對吉子低聲說了在此住夜的意思。吉子告知圓子，圓子自是

說好。教芳子吉子勸黎鄭二人飲酒，菜自己拿出三弦來彈着，芳子吉子唱了一會曲子。黎鄭二人快樂得忘了

形，直鬧到九點多鐘，吃喝已畢，才收拾安歇。黎是韋暗地給了鄭紹畋十五塊錢，鄭紹畋落了五塊，祇交了十塊

錢給圓子。本來這種酌婦，每夜不過三四元，鄭紹畋交出十塊錢，面子上便狼好看了。芳子吉子都極高興，黎是

韋初次嘗着這滋味，又見芳子伏侍殷勤，心中愉快，自不消說得圓子教下女撤去了殘席，在房中間支起一扇

屏風將一間六疊席子的房間作兩間。下女把夜具理好。日人叫鋪蓋爲夜具圓子道：「安置下樓去了。」圓子去後，黎是章望着鄭紹叟道：「怎麼就是這一間房子？我們四個人同睡嗎？」本來就是這個願意鄭紹叟道：「中間有屏風隔着，不和兩間房子一樣嗎？有甚麼要緊呢？」黎是章搖頭道：「這如何使得？不和禽獸差不多了嗎？」鄭紹叟哈哈大笑道：「你這書獃子說話，真見笑大方。你幾時曾見禽獸交用屏風遮住的？你沒嫖過也沒聽人說過麼？要在這裏面講究擺格，就得再多花幾倍的錢去嫖最上等的藝妓，也不用去遠。就在這料理店附近都有。莫說一個人要一間房，便是要三五間也有。黎是章口裏雖沒話再說，心裏終覺得這種公開的辦法不甚妥當。程度果然幼稚如痴如獸的立在屏風跟前，望着鄭紹叟脫衣解帶。鄭紹叟老實不客氣，卸下衣服，赤身鑽入被中，伸出頭來向黎是章道：「你還要等儂相來讚行，合忒禮嗎？」黎是章苦着臉道：「你何妨問他們一聲試試看。那怕是極小極壞的房子，都沒要緊。祇不要是你們混做一塊兒。」鄭紹叟做出不耐煩的樣子，說道：「你真好多說閑話。若辦的到我早辦了。接着喊了兩聲，芳子君道：「你還不快來，把你的這個人拉過去睡。」他在這裏吵的，我們不能睡呢。芳子真個跑到黎是章跟前，邊笑邊拉着就走。黎是章低着頭，一語不發。儼然有林之洋遇見女兒國王神氣芳子祇道：「他真是童男子，倒狠覺有趣。」伸手替他解了腿帶，褪了衣服。黎是章不能不睡到被臥裏去。芳子把黎是章的衣箱一件件清理折疊起來，才把自己的衣服脫了，陪方開導。真正是童男子了黎是章教芳子將電燈扭熄，房中漆黑，才放膽了許多。春宵苦短，一覺醒來，已是日高三丈。黎是章睜眼看見屏風，想起昨夜情形，臉上有些澀澀的覺，漸漸一翻身爬起來坐着，喊了兩聲，老鄭不見答應。芳

子已醒來問道不睡了麼黎是章點點頭芳子起來自己先把衣服掀披了拿衣服給黎是章穿黎是章向鄭紹旼那邊努嘴芳子輕輕走到屏風跟前伸頭望了一望連忙縮回來對黎是章笑着搖手黎是章氣不過祇將屏風一推嘩啞向鄭紹旼身上壓倒下去原來屏風有這些用處嚇得鄭紹旼哎呀一聲喊道怎麼的呢把解風推倒了即聽得吉子的聲音在屏風底下說話黎是章和芳子都拍手大笑鄭紹旼用身將屏風壓起笑道你們還不快來揭開弄出我的淋病來了看我不問你老黎要賠償醫藥費呢該死該死黎是章立起身一手將屏風揭在一邊祇見鄭紹旼還壓在吉子身上吉子用死勁幾下才將鄭紹旼推下來該死該死鄭紹旼指着芳子笑道全是這小妮子芳子笑道這如何怪的上我呢鄭紹旼道你還要抵賴不是你是一隻狗我分明看見你這雪白的面孔在屏風角上張望我這邊見我一抬頭就縮回去了接着屏風就倒下來你說不是你是那個呢芳子指着黎是章黎是章笑道誰教你青天白日這們不顧羞恥吉子一面起床披衣一面抱怨鄭紹旼詞意之間就狠有些瞧鄭紹旼不來的樣子那是自然鄭紹旼對他說笑他扳着脸愛理不理芳子對黎是章反般勤周到無微不至儼然把黎是章作親丈夫看待鄭紹旼也猜不透個中道理這便是童男子占便宜處如何不知道呢向黎是章說道我們就去牛乳店吃點兒麪包牛乳當早點免得這清早跑去給房主人笑話黎是章道在料理店住夜怎的倒要跑到牛乳店去用早點呢不能在這裏弄料理吃嗎鄭紹旼笑道談何容易在這裏弄料理吃你以為昨夜吃了圓子的今早又好教他請我們吃嗎黎是章道誰說教他請我們既到這裏來玩難道人家不請我們自己就吃不起麼你要圖省錢你自去牛乳店吃是這們一早爬起來就跑面子上真有些下不來鄭各鬼居然鄭紹旼道你既要在這裏吃我一個人走甚麼也在

這裏吃一頓算了。黎是韋道，你吃沒要緊。我却再沒錢給你墊了。鄭紹敏道：你這不是有意給我下不去嗎？你明知道我的錢還花的不夠，倒借你五塊。這時候你不替我墊，我那裏有錢吃呢？黎是韋冷笑道：你怕沒錢吃嗎？我看你的本領連人都吃的下，你嫖了我的，還要賺我五塊錢，你真把我當死豬，祇怕世界上沒這們淨估便宜的。事你爲甚麼不拿把刀子去行劫呢？鄭紹敏聽了，不由得吃了一嚇，料道是芳子給他說了一時，任憑鄭紹敏有一肚皮的詭計，也想不出支吾掩飾的話來。祇好把臉皮一老，好在芳子吉子都不懂中國話，隨即裝出全不在意的樣子，笑道：也罷，你這個徒弟，我還算教的不錯，沒走眼色。這幾塊錢，你若發覺不出來，就真是死豬了。便帶你嫖一輩子也混不出一個內行來，你不要想左了。以爲我是耍估你的便宜，你就不發覺。我難道真好意思不退給你？那我還有人格嗎？人格是久仰的我是有意試試你。看你這書獃子，猷到甚麼程度。照這樣看來，尙不算十分猷。將來在嫖字裏面，還有成內行的希望。這幾塊錢，我就退給你。說時，從懷中摸出錢包來，拿了那張五元的鈔票，遞給黎是韋。黎是韋明知他是遁詞，却也不好真說破。祇笑着問道：你身上分明有錢，那五塊錢爲甚麼不還給我？鄭紹敏道：遲一會兒，不至了你的。黎是韋不依道：說那裏的話，甚麼不少不少，退給我了。却一番手續，既是試試我，已經試穿了，再要遲一會幹甚麼呢？定要請着我當死豬嗎？拿來拿來，不要麻煩了。鄭紹敏想不到敗露得這們快。此時還在料理店裏，有人證實沒法抵賴，心裏打算祇要一出，這料理店就由他東扯葫蘆西扯葉，可說得全沒這一回事了。主意黎是韋平日把一個錢看得比斗桶還大，既識破了奸謀，怎肯再放鬆一點。見鄭紹敏遲疑，不想拿出聲色俱厲的發作起來。鄭紹敏也怕鬧得給圈子一千人知道了，臉上沒有光彩，祇

得忍痛又拿出五塊錢來退給黎是韋。心中不明白黎是韋是如何識破的。仍涎着臉笑問道：「看你這歡子不出，你從那裏看出來的呢？」芳子對你說的嗎？我想他無端的不會說到這上面去哩。黎是韋接了那五塊錢，笑嘻嘻的揚給芳子看了一看，才揣入懷中。見鄭紹啟問他，即晃了晃腦袋笑道：「我這歡子也有時竟不跌呢？你要問我，怎生識破的嗎？說起來合該你倒靈鬼使神差的教你露馬脚。」鄭紹啟笑道：「這不算露馬脚，不過一時哄着你玩。我若真打算騙你的錢，你一輩子也識破不了。黎是韋點頭道：「君子可欺以其方，我本絕對的沒疑心。你想在這裏面賺錢，因為芳子問我住在那裏，問我能常來這裏玩麼？我說玩是狠想常來玩，就是不懂這裏的規矩。以後每夜仍得多少錢，芳子說你以後來每夜三元夠了。我說怎麼今晚要十元呢？芳子說兩人共十元，每人五元。但是也還多了，你一月的收入若是不多，便不能繼續來玩了。我說怎麼兩個人共十元呢？我一個人就出了十元，還借了五元給鄭先生替他代墊。芳子搖頭說：「鄭先生交錢給圓子姐姐的時候，我在旁邊看見就祇一張十元的鈔票。我說你看明白了麼？」芳子說：「如何沒看明白？」圓子姐姐還說給我和吉子聽了，教我兩人好生伏侍，使沒看明白也聽明白了呢。原來是這機穿烟的鄭紹啟笑道：「你說我若存心想騙你，數目會給芳子知道麼？」還要賴呢黎是韋笑道：「罷了，不用再研究了。你去牛乳店用早點罷。」鄭紹啟笑道：「你不要欺我真沒錢，非你墊不可。我們兩個人同吃就是了，你吃一元，我不能出九角九分，不是我形容，我不在這裏，你一個人吃日本料理，還不知道名目呢。」又吹黎是韋見圓子帶着一個下女進來收拾夜具。圓子向黎鄭二人笑道：「這裏簡慢的狠，兩個同伴又年輕，伏侍不周到，還要求兩位先生原諒。」鄭紹啟祇得跟着客氣幾句。下女把夜具收拾，鄭黎二人洗漱完畢。正待叫下女

弄早點。圓子已雙手托着兩個食案進來。每人一瓶牛乳。兩個雞蛋。一盤白糖。三片麪包。分送二人面前。說道：「好欸待。祇將就充一充飢罷了。」二人謙遜就食。黎是章要算錢。圓子抵死不肯收。受祇索罷了。鄭紹敏復叮嚀了幾句。要圓子去持田家。圓子答應了。二人才與圓子告別。和芳子吉子握了握手。走出筭原料理店。鄭紹敏心中甚不快活。<sup>憐可</sup>埋怨黎是章不該同來。見了女人就要嫖。害他無端退了這筆大財。還怕生病。黎是章聽了好笑也。懶得和他爭辨。自去紙店裏買了一張畫絹。歸東肥軒寫詩。送方定之去了。鄭紹敏獨自懊喪了一會。想找朋友閑談破悶。信步走到譚先闈家裏。有心探詢譚先闈和劉應乾對周撰陳蒿結婚的意見。幾日前。鄭紹敏曾要求二人出來帮忙。二人也沒答應。也沒拒絕。說且等他們結了婚。看各方面的空氣怎樣。鄭紹敏即拿着兩人的名字。在外面號召。說兩人都要實行出頭反對。也有許多相信的。此時鄭紹敏一見面。譚先闈即開口說道：「我們兩個人何時會答應你出頭反對周撰。你拿着在外面胡說亂道。弄得程軍長昨日將我們兩人叫去。從頭至尾。責備一番。說我兩人不安分。專愛管閑事。我兩人被罵。還摸不着頭腦。後來一打聽。才知道周撰當面要求程軍長出來維持。程軍長說我不反對。就是了。要出來維持。却做不到。周撰說軍長不反對軍長的貴部下。反對不仍和軍長自己反對一樣嗎。程軍長說我的部下不得我許可。沒有敢多事的。周撰說祇怕也有瞞着軍長在外面倡議反對的。如譚先闈。劉應乾。兩個外面無人。不說。受了鄭紹敏的運動。要實行以武力對付。程軍長聽了。氣不過。周撰一走。即將我兩人叫去。嚴行訓責了一頓。你這東西和周撰鬧醋。爲甚麼要把我兩人拉在裏面。鄭紹敏陪笑說道：「是我不應該。但我沒有惡意。無非想借重兩位。的聲威。劉乾應道：「你在外面瞎說。沒要緊。害得我兩人幾



乎不能自由行動了。西神田警察署的便衣刑事就在這幾日內來我家偵查了幾次。鄭紹政笑道：我不信日本警察有這們厲害。我不過向幾個不關重要的人提過你們兩位警察署不見得就知道。即算知道了。這樣絕無根據的風說便值得如此注意。派便衣刑事來偵查。譚先闓道：刑事是曾來過幾回。但發動的原因不是爲你瞎說。但是這種風傳也不無關係。鄭紹政道：是爲甚麼呢？譚先闓道：原因來得遠的。浙江章筱榮帶着張繡寶住在長崎。李萃卿不服氣。邀了一些人到長崎。找着章筱榮的住處。夜間劈門入室。將章筱榮細縛口裏塞了棉花。手脚都打斷了。擄着張繡寶逃的不知去向。章筱榮由警察送進醫院診治。長崎警察因要澈底查究這案。特從神戶警察署提了前次的案卷。行文各縣通緝李萃卿。西神田警察署因我兩個人是前案很有關係的人。特來調查事情。真像幸虧我兩個住在這裏。半年多不曾有絲毫非分的行爲。日本警察也還講些道理。若是在中國我兩人也免不了。要提案質訊呢。鄭紹政道：李萃卿黑夜擄了張繡寶。逃到甚麼地方去了呢？譚先闓道：有一說已經上船回上海去了。有一說由釜山到朝鮮去了。總總不至再逗留日本。劉應乾道：據我推測。十九日回上海。由長崎到上海。中間沒停泊的地方。不怕半途截獲。去朝鮮仍是日本勢力範圍之內。恐不容易倖逃法網。鄭紹政笑道：章筱榮李萃卿兩個都算得亡命之徒。目無法紀。張繡寶一個破貨。實沒有這們搶來搶去的價值。劉應乾笑道：情人眼裏出西施。我們看了不值甚麼。他們簡直是得之則生。不得則死。譚先闓道：人在世上所爭的就是這一口氣。不要說張繡寶還有相當的姿色。便是再醜幾倍。賭氣爭奪起來也一般的不顧性命。即如你現在這位日本太太。你常歎他遭際之不幸。不也是爲生得有幾分姿色。眷戀他的人。爭風吃醋。卒之兩敗俱傷。連

帶你這位太太都立身無地的嗎。劉應乾點頭道：「他的地位却不與張繡寶相同。他小時候就伶仃孤苦才成人，便被匪徒押賣在游廊裏。自己身體沒有主權，不能禁止眷戀他的人，不發生衝突。所以一遇了我，就決心從良。若是張繡寶那種賤貨，我也不花三百塊錢替他贖身了。」前集書中劉應乾曾略道百合子身世之苦，未曾說出事實，故於此處約略言之，以結束前事與張繡寶事同時完結。鄭紹啟問道：「你兩位對周撰的事，就因他搬出上司勢力來一壓，便壓得不敢說反對的話了嗎？」又想劉應乾道：「這話是放屁。我們本來沒說反對，甚麼壓得不敢說反對呢？我對你打開窗子說亮話罷。周撰還發了帖子來請我兩人吃喜酒哩。就是這個十五日在松本樓行結婚式。你有本領儘管去反對，我們也不阻擋你。」鄭紹啟道：「你們去吃喜酒麼？譚先蘭道：「那却不一定。看那時高興不高興。」鄭紹啟聽了甚為納悶。料道：「自己不是周撰的對手，平日的交游也不及周撰寬廣。起先尚疑心周撰被謠言嚇跑了，連陳毓夫婦都不敢在原處居住。此刻聽得公然發帖請客宣佈結婚日期和地點，簡直沒把他這派反對的看在眼里。」自然看不上眼心中又氣又沒作計較。見譚劉的態度已是再說不進去，遂垂頭喪氣的回到駿河台，也不敢多出來見人，恐怕人家訕笑。祇打聽了黃文漢在上海的住處，將圓子的境況及會見時所談的話詳細寫了一封回信寄給黃文漢去了。自己就在家中躲了幾日。這日是二月十六了，祇見何達武跑了進來，說道：「怎麼這幾日全不見你的影子？老黎特教我來找你到東肥軒去。黃老三、勞山牛皮都在那裏等你哩。」鄭紹啟道：「找我去幹甚麼？何達武道：「你去自然知道。沒事也不教我來找你。」鄭紹啟道：「老黎會對你說甚麼沒有呢？」何達武搖頭道：「那有工夫對我說甚麼呢？我到他那裏連坐都沒坐。勞山牛皮就對我說教我找你。去老黎說奇怪。這幾日全不見老鄭的影子。催我快來找你。有要緊的事。我聽了。」

這話就跑去罷去罷。不知鄭紹旼去也不去。下章再寫。

評

鄭紹旼心思未免太厲害。既想黎是韋墊錢給他嫖。還要賺五元上腰。誰知一鬧穿了。不但賺下的五元要退回。並且老黎墊的嫖錢都逼得自己挖腰包。此可爲欺人太甚者鑒。

章筱榮無法無天。畢竟遇着個無法無天的李萃卿。給他一個厲害。爲之浮一大白。

### 第一百五十八章 黎是韋領銜請開會 林簡青着意使陰謀

卻說鄭紹旼起身跟着何達武。跑到東肥軒。祇見黃老三周之冕兩人。立在黎是韋背後。黎是韋伏在書案上寫字。周之冕回頭見了鄭紹旼道。老鄭你來得很好。這裡寫信去同鄉會。還差幾個名字。看你拉那幾個人進來。是

件要緊事

鄭紹旼道。你這樣說。我還摸不着頭腦。你得從頭說給我聽。周之冕笑道。你連同鄉會的章程都不知道嗎。要會長開臨時會議。須得十個負責的人。出名蓋章。寫信給會長。會長才能根據那信發傳單。召集會議。我們於

今反對周撰與陳蒿結婚的事。須開同鄉會研究。已有人對林簡青說過。林簡青說。這種會議。他會長不能負責。看是誰要開會。須照同鄉會章程。有十人負責的請求書信。會長方能執行。我們此刻信已寫好了。祇要填名字

進去。老黎的頭名。你的二名。鐵腳的三名。看你還拉那幾個進來。鄭紹旼道。祇要幾個人出名。名字不容易的。很難嗎。

我念出來。你們寫上去。就是有我負責。生頭底是老留學。頭底是頭熟。黎是韋道。本人不願意。不能胡亂拉出來的呢。是不犯法。鄭

紹旼道。你放心。我說負責。決不會有人出來宣佈竊名。黎是韋即照鄭紹旼說的。寫上了七個。黃老三道。你既

負責就得拿這信。找着各人蓋上圖章。方能有效。鄭紹收躊躇道。這倒是個難題目。我說的這七個人沒幾個有圖章的。教他爲這信。臨時去刻圖章。祇怕他們不願意。此七位之一無名小卒也。可知黎是韋道。圖章沒要緊。祇要你真能負責任。我立刻替他們鑄幾顆圖章。就是鑄圖章的刀子。我都有。這又是好名的好處。就祇圖章的材料。我這裡祇有三顆。還差四顆。得花錢去買來才行。周之冕一眼望見書案上。有兩條桃源石的壓尺。黎是韋寫字時。用他壓紙的。即伸手拿起來笑道。這不是現成的四顆圖章材料嗎。黎是韋拍手笑道。這事情真湊巧。我就動手刻起來罷。原來黎是韋於金石學。很有些研究。日本幾家有名的印舖。都知道黎是韋的名字。常找到東肥軒來。跟黎是韋研究刀法。黎是韋不歡喜小鬼。不大肯鑄給小鬼看。又不能用日本話解說出來。印舖因三番五次。得不着益處。才不來了。然而黎是韋鑄的圖章。拿給那幾家印舖裡去看。一望都能認識。說是黎刻。卻是大名。他手法極快。這類圖章。又不必鑄得如何精美。祇要大概望去。是那幾個字的模樣。便可敷衍過去。因此不到一小時。七顆圖章。方的。圓的。長方的。橢圓的。各式俱備。都鑄刻好了。黎是韋細心挑出些印泥來。略加顏料。變成幾種彩色。使人看不出是一種印泥印出來的。這信發去之後。林簡青接了。很有些替周撰擔心。即時用他太太的名字。通了個信給陳蒿。教陳蒿設法疎通。陳蒿和周撰商議。周撰道。你把黎是韋鄭紹收一般人寫給你的求婚信。都拿出來。我同你去淺草。帶給林簡青看。即請林簡青在會場上。當眾宣佈。看他們有甚麼臉。再登台說攻擊我們的話。這班東西。誰耐煩去疎通。倒也算是。有恃無恐。陳蒿道。我也早已定了這樣的主意。陳蒿當時檢出那些信札。做一包提了。料不到情實。有如許用處。同周撰乘電車到淺草。林簡青已下課回來。夫妻二人正在研究開會時。應持何種態度。周陳二人進來。林太太忙起身迎着讓坐。

彼此寒暄已畢。陳蒿笑向林簡青夫婦道。承孟姐寫信來通知我。說黎是韋領銜。要求同鄉會開會。研究我和卜先結婚的事。這事情實在離奇得很。不料他們因不遂自己的欲望。公然敢牽動同鄉會出來。假公濟私。以圖洩忿。孟姐的好意。教我前疎通。我想他們這班無恥之尤。要他們不反對。除非我有分身法。能化身千百千萬。作肉身佈施。使他們一個個都能遂其獸慾。方不至再說反對的話。如其不能。憑口說疎通。是無效的。既然知道又何必要步吳品後。我想同鄉會是個公共結合的團體。無非為聯絡感情而設。並不是個政府的組織。有行使法律。處置會員的威權。無論我與卜先結婚。有沒有不合法的行動。即算犯了大法。應處死刑。也不是同鄉會所能執行的。無職方可。戮人要議人非法。須先自立於不違法的地位。試問他們因我結婚的事。要求開同鄉會。處置。是不是法外的行動。況且他們都是為向我求婚不遂。一腔私忿。無處發洩。才想借同鄉會來破壞。林先生是正派人。像這種不成理由的要求。似乎可以置之不理。湖南同鄉在此的。尚有四五百人。則湖南同鄉會是四五百人的同鄉會。不是十個無賴子的同鄉會。因十個人無理由的請求。即發傳單。牽動全局。未免小題大做。我今天到這裡來。並不是向林先生及孟姐求情。我的愚見。同鄉會的一舉一動。關係同鄉體面。正大。林先生既被推為會長。有主持會務之權。主動不能不審慎。一點免貽笑外人。黎是韋鄭紹政一班人。向我求婚的信。我都帶來了。請兩位過目。看他們這開會的要求。是否有應允的價值。說着。將那包豔書打開。檢出黎鄭兩人的來。送給林簡青夫婦看。林簡青看黎是韋的。是一封駢體文。鄭紹政的。是一封英文。都寫得纏綿豔麗。頗能動人。再看這些。也有寫得好的。也有寫得詞句費解的。總之令人看了肉麻的居多。可謂盡有盡有並都蓋了關章填明了住處。有幾封連三代籍貫及

家中財產。本人職業。都寫得十分詳細。林太太看了。不覺笑道。這都祇能怪二妹自己不好。不能怪人家。陳嵩道。怎麼祇能怪我呢。孟姐教我個個都答應嫁他嗎。而今而後林太太笑着搖頭道。那就真要將你撕開。每人吃唐僧肉一般的一個吃一塊。祇怕還不夠呢。我說怪你自己不好。是誰教你生得這們如花似玉。使男子一看了就涎垂三尺。在周南女學的時候。你那年紀還輕。不過十三四歲的人。隔壁明德學堂的男學生。就找着你糾纏不清。我那時就對你姐姐說。祇怕不等到成人求婚的。就會應接不暇。你小時候就有一種脾氣。最歡喜引得一般青年男子發狂。及到認真和你談判。你又正言厲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你還記得有一次。我同着你兩姊妹。在曾文正祠游觀。你在柱頭上。拿石灰塊子題詩的事麼。那不祇怪得你自己不好嗎。陳嵩望了林太太一眼笑道。那時候懂得甚麼。舊事重提。真令人慚愧。周撰忙問是甚麼事。陳嵩回頭向周撰臉上。啐了一口道。干你甚事。要你問。周撰笑道。你們說得我為甚麼問不得。嚶。林簡青笑道。這又祇怪得孟珠不好。無端說得這們閃閃爍爍。連我都要問。林太太笑道。一不是說不得的事。二不是問不得的事。我是偶然觸發起來。想起好笑。周先生要是。不放心。以為有甚麼不相干的事。我就懶得說。拿作閑談的資料。便不妨說出來。也可見二妹小時候。就不是一個老實人。評判這一大包的求婚書。亦非無因而至。周撰道。誰不放心。有甚麼不相干的事。小時候的行為。很有些令人聽了開心的。嫂子請說罷。林太太道。那年是宣統三年。我記得是三月初間。禮拜日學校裡放假。由我發起邀二妹姊妹兩個。到藥王街鏡蓉室照相館。叫了一個照相的。去曾文正祠花園裡照相。那日既是禮拜。各學校的男學生。到那園裡游覽的很多。我三人帶着照相的一進園。就有兩個穿明德學校制服的學生。年齡都不過

十五、六歲。跟在我們後面走。評頭品足的無話不說。二妹那時才十三歲。聽那兩個學生說話討厭。就回頭問他們。是那個學堂的。二妹的意思。本想問過他們的學籍。即責罵一頓。誰知那兩個畜牲誤會了。見二妹說話笑嘻嘻的。以為是有了好消息。立時現出那種輕骨頭樣子。真教人見了惡心。還對着二妹涎皮涎臉的說。出些不中聽的話來。二妹氣他們不過。讓他們走到切近。猛不防朝着兩人臉上。呸了兩口。呸出無數的唾沫。在那兩人臉上。看那兩個畜牲多無恥。真有妻師德。唾面自乾的本領。被噴了一臉的唾沫。不但不惱怒。反跟在後面說這種香唾。是容易得到臉上來的。我連忙教二妹。再不要保他。我們三人在那橋上照相。那兩個東西就站在橋頭上。如痴如默的望着。我們照過相下橋。回頭見兩人仍是跟着。二妹就從地下拾起一塊壁上掉下來的石灰。在那迴廊柱頭上寫了幾句詩道。

碧梧原是鳳凰枝。夢想魂銷亦太痴。寄語郎君須自愛。臨風漫作定情詩。

我當時就怪二妹不該寫。二妹和小孩子一樣。也不理會。後來畢竟為那首詩。害得那兩個東西顛頭倒倒的。課也不上。每日祇在周南女學門口徘徊。二妹倒和沒事人一樣。那裡肯保他們呢。足足的徘徊了上兩個月。料道沒有希望。才把那痴忘的念頭斷了。然而學校裡竟為這事。除了兩人的名。除名後每人還寫了一封信給二妹。二妹也沒理他。周先生看二妹小時候。不是就調皮得厲害。然陳蒿笑道。我們今日到孟姐這裏來。是來研究現事的。不是來聽故事的。虧你好記憶力。這樣狗屁詩。居然印在腦筋裡。幾年不忘記。不提。我自己倒忘了。小時候臉皮厚。想得得出。就做得出。於今回想起來。真羞死人。快不要再說了。看林先生對於這開會的要求。怎生說

法還是依我說的置之不理呀。還是徇幾個無賴子。無理的要求。把一個莊嚴的同鄉會。作私人傾軋之具呢。林簡青道。這事我昨夜已和孟珠研究了好一會。照情理本可置之不理。論我們的交情。更不消說。得是立於反對開會的地位。但這事我們吃虧第一。就吃虧在你們是同鄉。第二吃虧在我當會長。公道話本來人人可說。不過出自有交情的人口裡。就顯見得有心偏袒似的。同鄉會的章程。祇要十人聯銜。請求開臨時會議。會長是不能否認的。你說爲十人牽動全局。不錯。然十人若於開會時。所報告開會理由。大家不承認。這理由有開會之必要。這十人自要受相當的處罰。處罰的是甚麼呢。賠償開會的一切損失。受大家嚴厲的詰責。這權操之會員大眾。會長於開會前沒否認這理由之權。因此置之不理的話。決辦不到。事前若不設法。疎通開會時。想有人出來。否認開會的理由。但怕不容易。因爲每次開會。在下面發議論的人多。肯上台發表的人極少。這事和兩位表同情。的雖也不少。但沒受兩位請託。他們不見得肯到會。就到會也不見得肯上台批評人家的議論。以結怨於人。這十個人既聯銜寫信來。要求開會。必已有一種結合。不但不盡是會向你求婚的。這十人之外。必尚有暗中指揮不肯露面的。著兩位若不事前疎通。則惟有團結一部分人。預備在會場上爲有力之辨論。不然以全無團結的。與有團結的抵抗。祇怕有些難佔勝利。周撰點頭道。簡青這話很有見識。團結一部分人不難。但有魄力能登台。雄辨的。不容易找着。由此可見反對派亦不容易陳嵩道。找人家幹甚麼。我們自己沒生着口嗎。他們定要開會。我自己去看他們怎麼說。我自自答付他。這一包信我也帶去。不見得到會的。沒一個正人。林簡青搖頭道。自己去。是萬分使不得。會既是爲反對你們的人所開。會場中的空氣自然沒有和緩的。那時吃了眼前虧。沒處申訴。陳嵩不服道。



難道他們是野蠻的種子。不講法律嗎。既是開會研究。就完全應憑法律解決。有甚麼空氣和緩不和緩。他們真敢對我一個弱女子動武不成。如何有眼前虧給我吃。林簡青笑道。東京留學生開會。打得落花流水的。次數還少了嗎。被打的人。那個不是最會講法律的。憲政黨的梁啓超。在錦輝館開他本黨成立會。到會的。全是他本黨的人。不料被國民黨人知道了。由張溥泉臨時邀集十多人。衝進會場。沒等梁啓超演得幾句說。張溥泉一聲喊打。十多人齊聲響應。會場秩序大亂。張溥泉一躍上台。抓住梁啓超就打。這十多人在滿座尋人。厮打憲政黨的黨員。那日因是本黨成立會。各人胸前都佩了黃色徽章。國民黨人。見着佩黃徽章的就打。打得那些佩徽章的一個個忙把徽章扯下來。往地下丟。祇一剎時工夫。打得滿會場沒一個敢佩徽章的人了。張溥泉就據了演台。演起說來。梁啓超被打得抱頭鼠竄。直到今日還沒見梁啓超拿法律和張溥泉算賬。這眼前虧不是服服貼貼的吃了嗎。對付陰謀家只有這辦法。段才痛恨。他們自己本黨的人開會。祇侵入十多個外黨的人。尚且打得落花流水。這是反對你們的人開會。莫說喊打。祇趁你上台演說的時候。他們十來個人在下面齊聲一叱。任憑你有多少理由。也沒你說的分兒了。陳蒿的脾氣。前幾回書中已說過。是最受不得激刺話的。林簡青若贊成他。說他自己到會。辨論最好。他不見得就不顧利害。真去到會。今見林簡青說到會有這們危險。心裡未嘗不知道是實在情形。祇是總伏不下這口氣。口裏偏要說道。林會長既把他們這班雜種看得比老虎還要厲害。把我就小覷得和梁啓超一般。這事安有再研究的餘地。一切話都不用說了。我來時向會長要求的話。於今申明。完全取消。請會長照着他們請求開會的舊信。開會便了。屆時我決計親自到會。看他們那些忘八羔子。能在會場上把我陳蒿生吃。

了。陳蒿旋說旋將艷書包起立起身教周撰同走。倒會撒嬌林簡青夫婦見陳蒿提起那包信札賭氣要走林太太知道他的性格即連忙起身攔住說道祇有我二妹還是這種老脾氣不改簡青又不是主張反對你們的人賭甚麼氣呢。二妹難道要我們贊成你去給人家侮辱嗎簡青又不是有意說得這樣恐嚇二妹的周撰也說道我們原是來研究開會的事所有利害自應攷慮周詳且坐下來從容商議我看簡青的話極有見識就憑你自己說像鄭紹敏那一類人我們犯得着跟他們去拌口嗎陳蒿被林太太一攔阻又聽得說簡青不是主張反對的這句話心不錯人家是一番好意跟我商量我反向他賭氣未免使人寒心隨即坐下來向林簡青陪笑說道我性氣不好每容易誤會險些兒和林先生賭起氣來了不是孟姐一句話把我提醒我真對不起林先生了林簡青笑道你仔細想想就知道我這話不是有意激你的了我和孟珠很商議了一會他們的信是要求二月二十日開會但日期遲幾日沒要緊會長有權可以更改二十日是禮拜我想改做二十三禮拜三日下午今日十七日距會期還有五天儘這五天去聯絡人大約不至臨時倉卒我這裡把傳單遲發一兩日到二十二日才發郵局到得慢的二十三日接到傳單就在本日開會便有許多不到會的我到十九日回一封信給黎是章說我二十日有事不能開會須延期至二十三日下午這是情理之常他們不能勉強的你們所聯絡的祇要有一兩個能上台演說的就夠了還是在下面鼓掌的人要緊如萬一找不着會說的就專聯絡些會搗亂的在會場上擾亂秩序使他們不能研究出對付你們的方法來就研究出來了也使大家不能通過我祇等會場秩序一亂即登台宣佈散會我散會的話一發出去你們所聯絡的人就都立起身紛紛喊走這會便沒有結果了。法子都狠厲害周

擺拍手笑道。這法子妙極了。祇是苦了簡青替我們負責。這們大的責任。我將來倘得寸進。必不敢忘你維持我的德意。林簡青笑道。用不着說。這們客氣話。你要知道。我這法子並不是幫你。祇因見他們這些反對你們的人。完全是出於私意。我待不承認開會罷。他們更有借口說我私心袒護你們。違背會章。藐視會員。想等到開會時。和他們爭辨罷。他們必以惡語相加。說我受老婆的運動。甚至喊吡喊打。徒然得罪一千人於事毫無益處。他們研究出辦法來。仍強着我執行。不執行就得辭職。我辭職沒要緊。他們還要故甚其詞。說是把我革了。再進一步。革了也不算甚麼。他們不仍是當場又舉出一個會長來。執行他們的辦法嗎。那就更難於挽救了。好好的。一個同鄉會。由他們幾個人純粹爲報復主義。鬧得稀糟。外省人聽了。也要笑話說我這個當會長的一些兒。威信也沒有。索性是幾個有聲望。有道德的人出來。堂堂正正的說幾句話。或議出甚麼辦法來。教我執行。我也未嘗不可。誰知反對黨早預備這一着無如第一。第二名領銜的。假公濟私的證據。就十分明確。真教我沒有不能從同之苦。周撲笑道。有聲望有道德的人。此刻住在日本。正銷聲匿跡之暇。如何肯出來管這些閑事。承你的好意。我們就是決議了罷。你若有機會能代我拉攏幾個表同情的人。到會場上替我捧捧場。我夫婦尚有人心。有人心嗎必知感激。林太太笑道。這豈待周先生囑託感激的話。更說不上去。陳嵩對林簡青道。開會那日。我們自己既不宜到會。這一包信就放在先生這裡。開會時請先生帶到會場上。先生看有機會可以發表。便請發表出來。也可奪他們聯銜人的氣。林簡青沈吟道。這包信發表是應當在會場上發表。力量也是很有力量的。不過由我帶去似乎不妥。我看。不如仍由你帶回去。等到開會的那日。你們寫一封信。並這個包兒。雇一個日本粗人。送到會場裡來。不論那日。

臨時主席是誰。我當會長的。總有權能使來件發表。不致爲人收沒。周撰道。這般發表最好。人家都說簡青精明幹練。照這樣看來。果是名下無虛。教人不能不佩服。陳蒿道。事情既經議妥。我們走罷。林先生是用功的人。不要久坐。就攔了他的功課。周撰起身笑道。他們把功課看得重的人。就攔他光陰的。便是仇人。我們正要求他幫忙。不可使他心裡懷恨。是早走的好。林簡青笑道。說那裡的話。我的光陰看得重。那裡及得你們燕爾新婚。春宵一刻千金價呢。我若留住你們多坐。使你拘束了。不得親熱。才真會把我當仇人哩。說得三人都大笑了。周撰同陳蒿辭了出來。歸高田馬場。後事如何。下章再寫。

評

林簡青替周陳二人出主意。倒是非常厲害。此種陰謀。本有使相方手防不勝防之力。可怕可怕。

陳蒿之所以倔強者。以爲有黎鄭之求婚書。可以挾制反對者耳。殊不知此一理由。並不充分。不足以掩周撰之罪惡。即此一端。而周撰欺騙陳蒿之罪更著。

第一百五十九章 散人家誤認捧場客 東肥軒夜擬竹枝詞

却說周撰盤算了一夜。次日起來。打算四處去聯絡幾個幫忙的人。心想會廣度胡八胖子兩人。會到場吃過喜酒的兩人。雖無雄辯之才。在亡命客中。却有些聲望。須把他兩人請出來。再求他兩人替我出面聯絡。比較又容易動人些。周撰計算停當。首先來到散人家。首先來到散人家。預兆便不大。好新成之家。果然被人鬧散了。會廣度帶着他姨太太。出外看朋友去了。祇有黃老三胡八胖子和胡八胖子包的日本女人在家。這日本女人。生性古怪。一雙眼睛。見不得漂亮男子。就

嘗着胡八胖子跟前來了，生得漂亮，或穿得漂亮的客，他一雙眼睛半開半閉不住的，在那客渾身上下打量一張嘴就笑得合不了縫。胡八胖子每次見了這種樣子，心裏非常氣忿，祇等客人一走，必用那可解不可解的本話盡量訓責一番，奈俗語說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任憑你如何訓責，他不見生得漂亮的則已，一有漂亮的落眼，仍是故態復萌。胡八胖子拿着沒有辦法，在未歸國之前，又不甘寂寞，捨不得將他退了，而一般青年男子每每的不講，恕道，不管胡八胖子心裏難過，見這女子好像有心勾引，每借故宕延坐着不去。胡八胖子祇好遇有這種場合，就帶着女的去外面閒逛，使兩方都不得遂勾引之願。周撰雖與胡八是舊交，然胡八到日本住在散人家，周撰來往却不親密。胡八這種忌諱，周撰那裏得知呢？所以這一次打扮得漂亮就吃了大虧這日來到散人家，出來開門的就是這位喜勾引人的日本太太。一見周撰這般飄逸，登時如吃了迷魂湯一般，盡情表示親熱。險些兒要把周撰摟在懷裏。周撰是司空見慣的人，也不在意。因知是胡八的姘頭，不能不略假詞色。胡八却誤會了，以為周撰本是到處鍾情的人。日本話又說得好，這兩人一動了邪念，將防不勝防，不如避開一步，免得惹出意外的事來。當下祇和周撰閑談了幾句，即向黃老三說道：請你陪卜先坐坐。我有事出去，一會兒就來。黃老三見慣了胡八這種辦法，便笑着點點頭。周撰問道：老八去那裏？一會兒就回來麼？胡八道：老八在家裏陪你，我有點兒事去。周撰躊躇道：我特意來找你，有話想和你商量。胡八心裏不高興，隨口說道：你有話和老三商量一樣，等我回來。教老三說給我聽便了。說畢，拿起帽子拉着日本女人走了。周撰做夢也想不到是鬧醋意。祇道真是有事去了，更不知道黃老三也是幫着黎是章一千人反對自己的人。見胡八說有話和老三商量一樣，心想黃老三與

會廣度胡八同住。平日和自己雖沒甚好感，也無惡感。他又不會向陳書求過婚，料不會附和人家。反對當不小。道一席上胡八走後，便向黃老三說道：「反對我和陳老二結婚的人，此刻已寫信要求同鄉會開會研究對付我。你知道麼？」知之久矣。黃老三爲人最是深心，隨意答道：「反對你要求同鄉會開會，有甚麼用處呢？我不會聽人說過。」聽得周撰道：「我特地來找胡八，說是爲這事不湊巧。胡八又有事去了。黃老三道：「究竟是如何的情形，不妨把大概說給我聽。」老八回來，我向他說便了。」趁勢鈞周撰點頭笑道：「不但請你對老八說，還要你出來替我幫幫忙。」當然帮你鄭紹政他們這種舉動，不特對不起我，並對不起同鄉。他們都曾向陳老二求婚，陳老二沒答應，他們就記了恨，但圖破壞，不顧同鄉體面。一個堂堂正正的同鄉會，他們竟想拿過來作私人攻擊之具。這同鄉會，大家都有分的。你看不是並對不起同鄉嗎？黃老三笑道：「這種舉動，真沒有道理。祇是同鄉會的章程，我彷彿記得要開臨時會議，不是要十個會員聯銜寫信給會長才能行的嗎？黎是輩，鄭紹政兩個怎麼有效呢？周撰道：「十個人是有，但都是些無名小卒，不待說。除黎鄭二人外，全是被動。」誰知黎鄭二人也在被動之列黃老三道：「他們要求在那一日開會，你從那裏打聽出來的呢？」周撰道：「林簡青的太太和陳老二同學，由他寫信來通知我們的。他們要求是這個月二十日，林簡青說二十日沒有工夫，打算延期到二十三。我素知你是個人情世故最透澈的人，你說我應該怎生應付？黃老三笑道：「我從來不大理會這些事，你自己是個極精明有手腕的人，怎的倒來問我。你來找老八，胸中必有已成之竹。我狠願聽你應付的法子。黎鄭兩個笨蛋，那裏是你的對手呢？」越說前會子我聽得老八說就知道他們鬧不出甚麼花樣來。教老八儘管放心去松本樓喝喜酒。老八還有些遲疑，我說：「先何等機警。」

的人鄭紹畋他們一般笨蛋。那是周卜先的對手。老八從松本樓回來才恭維我有先見之明。我說我有甚麼先見之明。祇怪你們粗心。不是周卜先的真知己罷了。周卜先若沒有十分把握就敢冒昧宣佈結婚嗎。分明聽說有人要來禮堂搗亂。却故意宣佈結婚地點與結婚時日。沒有把握的人怎敢輕於嘗試呢。恭維黃老三這幾句話恭維得周撰狠得意。誤認黃老三是個表同情。可以做帮手的人。不覺把林簡青商量的辦法都對黃老三說了。大囉且慢。周撰既是個狠機警的人。為甚麼這們容易把要緊的話都對沒深交的黃老三說了。這也是周撰陳蒿合該倒運。才是這們一着之差。全盤都負周撰。因見黃老三是個懇恬淡的人。平日是最不愛出風頭。雖然是黃克強的堂兄弟。却不會借黃克強的勢力。夤緣過顯要的差事。受革命黨連帶的關係。到日本亡命。仍是和幾年前當留學生一樣。一般的在學校裏上課。與鄭紹畋一班人素沒往來。又跟胡八曾廣度同住。因此絕不疑心。會和鄭紹畋一班人打成三板當。黃老三聽了林簡青的辦法。滿口答應。替周撰帮忙。周撰又千懇萬託的說了一會。才告辭出來。找柳夢蕓商量去了。黃老三送周撰去後。等至曾廣度回來。即跑到深谷方來。找周之冕計議。周之冕笑道。我料道林簡青是要幫他的。他這搗亂會場的辦法也狠厲害。我們防範是防範不了的。不過鬼使神差。這計劃既被我們事先知道了。又知是林簡青替他出的主意。這事情好辦事不宜遲。我和你就到東肥軒去。黃老三道。去東肥軒怎麼樣呢。周之冕道。仍是寫信給林簡青把他出的主意揭穿。看他如何答覆。凶黃老三點頭道。且去東肥軒商議。看還有較好的辦法沒有。二人隨即動身。伸猿樂町距本鄉元町。沒多遠的路。一會兒就到了。黎是章正陪着河達武。在房裏談話。見黃老三二人進來。黎是章忙起身向黃老三笑道。你來了。

很好。我正聽說一樁事。要說給你聽。黃老三同周之冕坐下來問道。一樁甚麼事。黎是韋道。你那日不是對我說。田中旅館住了個姓伍的女子。李錦雞一班人在那裏起鬧嗎。借此帶寫次日我同鄭紹畋。親去田中旅館拜望了。一遭。原來就是元二年在福建做督軍的逃妾。名字叫冬鳳。我去看他的時候。李錦雞已吊得有幾分成績了。以爲必定是李錦雞口裏的食。剛才鐵腳來說。李錦雞這回大失敗。偷雞不着。倒蝕了一把米。痛快黃老三笑道。怎麼的呢。黎是韋道。李錦雞仗着是福建人。知道那督軍的身家行事。因此和這個冬鳳說得來。又迎合冬鳳的心理。答應替冬鳳出氣。編一本家庭新劇。將那督軍的醜史揭破出來。冬鳳是恨那督軍的人。自然高興。樂得有這樣一個人。帮自己洩忿。所以把那督軍的殘暴行爲。盡情說給李錦雞聽。李錦雞就利用這點。得親近冬鳳。祇道是親近久了。即不愁得不着好處。誰知這冬鳳。狠有點能耐。絕不是年輕才出世的女子。反照一邊和李錦雞敷衍。一邊仍積極調查他。會許嫁的意中人。前日畢竟被他尋着了。那男子也是江蘇人在東京高等商業學校讀書。姓王。單名一個韜字。年齡二十六七歲。聽說生得比李錦雞還要漂亮幾倍。前日這王韜找到田中旅館來。同冬鳳到李錦雞房裏。向李錦雞道謝。隨即清了館賬。連人帶行李搬走了。祇氣得李錦雞。險起一雙白眼。望着兩人。比翼雙雙的同坐。一輛馬車跑得不知去向。一無田中旅館的宿食價很貴。李錦雞因想吊膀子。排場不能不闊住的是頭等房間。每日宿食料五元。還加上別的用費。這幾日共花了七八十元。連冬鳳的皮膚。都不會湯着。害得李錦雞把衣服都當完了。才能了清館賬。仍搬回五十嵐。你看好笑不好笑。黃老三笑道。李錦雞這東西也應得教他失敗。一回。黎是韋道。幸虧我知道。自量不然。也和李錦雞一樣乘興而來。敗興而去。周之冕道。並不是



你能自量。因爲受了陳嵩一番教訓。不敢再尋覆轍。這女子若發現在陳嵩之前。也難保不上當呢。黎是韋點頭。這倒是一句知我的話。何達武道。李錦雞祇因這事失敗。把值錢的衣服都當光了。昨日召集游樂園的團員。要求我們預繳一月團費。給他借用。贖衣服出來。團員中有許多反對的。李錦雞說得好。他說。吊這冬風的勝子。也是爲游樂園籌經費。今不幸失敗。非他勾引不力之罪。若是吊成了功。至少也有一千塊錢。捐作游樂園的經費。但是任他如何說得好。要團員預繳團費。是辦不到的。李錦雞見團員不聽他的話。賭氣要辭職。不是王立人。和小金極力挽留。我們這團體。已是羣龍無首了。正說之間。只見鄭紹敏。匆匆的跑將來。進房一看。便道。你們都在這裏。好得狠。我來報告一件新聞。你們聽。黎是韋道。是甚麼新聞。快說出來。我們大家研究。以爲與陳老鄭紹敏道。這事不是我們研究範圍以內的。却是有趣得緊。甚麼事那天我不是對你說起公使館的參贊朱湘藩。要娶菊家商店的鶴子。沒有娶成功嗎。我而今打聽得下落來了。我第一個原來菊家商店的老板。本是一個忘八。坯子。完全是想在他女兒鶴子身上發一注大財。恰巧遇了朱湘藩。這位冤大頭。花了一萬多。那老忘八却也心滿意足。就答應把鶴子給他。誰知鶴子有個表兄。和一個甚麼小內侯爵的嗣子同學。又替鶴子拉上一馬。那鶴子父女。便揀着高枝上飛。登時打消朱湘藩這面的婚約。預備做未來侯爵的夫人和丈人了。所以朱湘藩那天迎娶。撲一個空。花錢嘔氣。丟臉。恨入骨髓。虧他湘藩真有能耐。一兩天工夫。居然探了個確實。你們想想。朱湘藩知道。了悔婚的實在情形。便該怎麼辦。問得黎是韋道。這有甚麼辦法。又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狀。是不犯法的口吻。周之冕笑道。沒得。這們沒主意。這一定要設法去破壞的好。在朱湘藩的情敵是個貴族。着何達武道。老鄭。你快說罷。沒得。

悶死人。鄭紹政道：朱湘藩真做得利害呢！他把他和鶴子定婚和迎娶的情形寫上一大篇，又把他們買給鶴子定婚的鑽石戒指的發票和他預備結婚時給鶴子捧的白金花籃不料白金花籃有如此用法併送到塢內。老侯家裏說是送小侯的新婚賀禮之至。本來塢內小侯和鶴子定婚是瞞着老侯的。這一來老侯大生其氣，責罵了小侯一頓，立逼着小侯退了鶴子的婚。並叫人到朱湘藩那裏送回花籃發票，說了無數抱歉的話。朱湘藩這才出了一口惡氣。誰知菊家商店那個老忘八因為塢內一方面不得成功了，又想仍舊把女兒來賣，朱湘藩幾文便叫鶴子寫了一封哀悔的情書去找朱湘藩。朱湘藩回他：不見，苦等了一日，居然見着朱湘藩連忙跪下叩頭，說其無算，自責的話。朱湘藩只冷笑了一聲，叫人扶着那老忘八出去。鶴子的信也不開封的擲還了。朱湘藩倒還有點硬勁從此鶴子便不擇人的賣起淫來了。了結黎是章歎道：朱湘藩的心太狠了！前一半文章是做得恰好，後一半文章未免絕人太甚。又酸周之冕道：罷罷罷！我們商議正事要緊，這些話不要說了。因將黃老三聽得周撰的話對黎是章說了。黎是章拍案恨道：我們同鄉會的會長，這們祖惡還了得！我當面去質問他，看他如何說法。黃老三道：妙呵！祇有當面去質問他，最好。勞山說：寫信去，我不大贊成。周之冕道：我沒想到老黎有這們告奮勇，就祇寫信去了。能當面去質問，還怕不好嗎？黎是章道：我領銜的信已經發出去了。這回的仇人做定了，再不努力，一拳打他，不死便留下永遠的後患。不能更領全不犯法的綿號了你們說：萬一我們的會場會被周卜先搗亂了，鬧得沒有結果，要我們賠償開會損失，還在其次。我們這一張臉放在甚麼地方去？一輩子不見人了嗎？周之冕點頭道：他就來搗亂會場，也不怕我們既經伸出了這一隻腳，不達到目的，無論如何是不能放手的。林簡青爲人，我狠知道，並不是真和周撰表

同情的人。老黎去質問。是要緊。祇是我們趁這幾日。須製造一種反對周撰的空氣。林簡青一見風色。不順。他是一個狠穩健的人。轉舵必然很快。他儘管延期。我這裏預備登台說話的人。便延期一年。周撰也運動。不過去。握把此黎是韋道。怎麼製造空氣呢。周之冕道。我們都有朋友。朋友又有朋友。大家把反對的論調。及林簡青袒惡的主張。盡力宣傳。我前回曾對你說。教你做幾首竹枝詞。我原是想在會場上發給到會人看的。於今林簡青既幫他出主意。這竹枝詞就得早些發佈。也是製造空氣的一種辦法。黃老三笑道。這邊很有力量呢。鄭紹旼也道。好極好極。但是我不會做詩。黎是韋道。你和鐵脚不必做。他兩位今夜不要走。我們三個人分擔了。不消幾小時的工夫。就做起了。明日送到秀光社印刷局去印。秀光社的賬房。我和他辦過印書的交涉。又可以快。又可以便宜。黃老三道。好可是好。但我從來不能做詩。這類竹枝詞。尤其看都看得少。你們兩位做罷。周之冕道。誰是會做詩的。祇要是七個字。一句也還押了韻。就可發出去了。黎是韋道。橫豎不要你署名。周撰和陳嵩的事跡。我們都知道。還怕胡謔不出來嗎。周之冕笑道。你留我們在這裏做竹枝詞。不又要破費你塊把幾角錢嗎。黎是韋道。兩三個客膳。我還供應得起。算不了破費。周之冕道。不僅是客膳。還得沽幾合酒來。我們旋喝旋做。才有好詩出來。黎是韋道。即拍手叫下女。鄭紹旼何達武齊起身道。我們不管你甚麼竹枝詞。木枝詞。先回去了。黎是韋道。也不挽留。鄭何二人先走了。黎是韋道。對下女說了。要兩個客膳。五合正宗酒。三人喝酒。黎是韋道。又拿出一部詩韻來。放在桌上。一會兒周之冕笑道。我已得了第一首了。隨拿筆寫出來。黃黎二人看是。

蔓草野田凝白露。櫻花江戶正春宵。周郎豔福真堪美。贏得大喬又小喬。

黎是韋道。大喬、小喬、怎麼講呢。周之冕笑道：岳州的定兒，混名大喬，你不知道嗎？因為岳州有個小喬墓，所以人稱定兒爲大喬。黎是韋道定兒，我知道，祇不知道他這綽號。我的第二首也有了，寫出來你們看罷。黃周二人欣然接着，祇見紙上寫道：

女兒十八解相思，墜入情魔不自知。  
嫁得情郎纔幾日，雀橋私渡已多時。

黃老三不住的贊好道：我雖有了一首，祇是及不及你們好，說不得。也要獻醜。二人看着黃老三寫道：

鬚眉當代數袁公，巾幗無人祇阿儂。  
自古英雄皆好色，又垂青眼到么筒。

令人失笑

黎是韋拍手笑道：妙呵妙呵。周下先這東西，真是個么筒。你祇看他油頭粉面的，不是個么筒，是甚麼呢。周之冕笑道：湖南人都知道么筒，就是鬼鬼，祇怕外省人有些不知道的。底下須註明才好。黎是韋道：那有不知道的。便不知道也可想像，而得不必註明。周之冕點點頭，又去思索。黎是韋忽然跳起來，笑道：我這一首真做的好，香豔得狠。你們看罷，說着，提起筆，如飛的寫了出來。詩道：

桃花憔悴舊容光，姊妹嗚呼話短長。  
新漲蠻腰衣帶減，鬢雲還是女兒裝。

周之冕贊道：敦厚溫柔，不失詩人之旨。你看我這一首，也還過得去。當下也寫了出來。

巴陵城外草萋萋，少婦閨中怨別離。  
望斷岳陽樓上月，郎情如水不還西。

真好

黎是韋道：好詩好詩。黃老三笑道：你們在這裏好詩好詩，却把我不好的詩嚇退了。弄得我簡直不好意思寫出來。請周之冕道：這有甚麼要緊。竹枝詞原不妨粗俗，並且發把這些留學生看，太雅馴了。他們還看不出好處來。

呢。挖苦黎是韋道。這話一些兒不錯。也是要認幾首粗俗不堪的。在裏面人家看了才發笑哩。黃老三笑道。你們這們一說。把我的膽子又說大了些。我也寫出來罷。遂提筆寫道。

自賤強顏說自由。桑間濮上竟忘羞。傷心誤作盧家婦。千古恨成松本樓。

黎是韋道。這倒是竹枝詞的正格。我也得照這個樣子做一首。周之冕道。照這個樣子嗎。我已有了兩句。念出來。你續罷。口裏隨念道。

不得自由毋寧死。爲人作妾亦堪傷。

黎是韋笑道。這兩句教我續就苦了我了。老三且把這兩句寫了出來。黃老三教周之冕再念了遍。即照着寫了。黎是韋看了一看。在房中走了兩轉。笑道。續是續上了。祇不大相當也罷。是要光怪陸離無奇不有才好。黃老三拿筆在手。回頭笑問道。怎麼續的念出來。我就替你寫在這兩句下面。黎是韋復停了一停。才念道。

秋風團扇新涼早。薄倖人間李十郎。續得真好

周之冕笑道。你畢竟做不出粗俗的詩來。這首詩倒像一樣東西。黃老三道。像甚麼東西。周之冕道。像一件衣服。黎是韋愕然問道。怎麼像是一件衣服。像是一件甚麼衣服呢。周之冕道。四句湊攏來。雅俗判若天淵。不像是前幾年最時行的羅漢長衫嗎。上半截布的下半截綢的。說得黎黃二人也大笑起來。周之冕道。我聽說陳蒿動身到日本來留學的時候。他父母拉着他叮嚀囑咐的。怕他年輕貌美受人引誘。專就這事。我又得了一首。仍請老三替我寫罷。黃老三笑道。我的筆還不會放下呢。周之冕笑着點了點頭念道。

阿爺走送母牽衣。臨別叮嚀好護持。劫墮人天緣綺恨。蓬萊汝真負相恩。

黎是韋道。有了這幾首也就夠了。把你這首作第七首。我兩人共做的那首。作煞尾的。周之冕道。你高興再作兩首。湊成十首。黎是韋點頭道。也好。這稿子留在我這裏。我湊成十首。明日就送去印。我去質問林簡青。須拉一個帮手同去才好。周之冕道。帮手仍是鄭紹旼。妥當。別人都犯不着去。你兩個正是俗語說的。洗濕了頭髮。是免不了要剃的。三人飲食完畢。復研究了一會。周黃都告辭回家。黎是韋又卒成了兩首。另紙贍正了。才收拾安歇。次日親送到秀光社。定印一千份。從秀光社出來。到駿河台訪鄭紹旼。不知二人如何質問林簡青。且俟下章再寫。

評

周撰以打扮漂亮故欺騙女人。卒之因打扮漂亮故。乃致自洩其陰謀於黃老三。向使胡八不出門。或不至盡情傾露。此固是天奪之魄。亦是「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之鐵板註脚。

朱湘藩到底不弱。其破壞塌內鴿子之婚。設計惡毒之至。

竹枝詞頗有佳句。固知其力量之必足。既動許多人到會也。

### 第一百六十章 圓子得所遙結前書 周撰被驅遂完續集

話說黎是韋走到鄭紹旼家。祇見鄭紹旼正陪着一個穿中國衣服的健壯男子。在房裡談話。黎是韋看那男子三十來歲。年紀中等。身材兩頰高聳。頭端正。濃眉大口。兩目炯炯。有光芒射人。久遠鄭紹旼見黎是韋進來。即指着男子紹介道。這便是我常和你談起的。我至好的朋友。黃君文漢是也。黎是韋聽了。連忙行禮。說久仰久仰。

黃文漢起身答禮。請教了姓名。黎是韋問道。何時從上海來的。黃文漢道。剛到沒十分鐘。行李還在中央停車場呢。鄭紹旼笑道。黃樣真。要算是天下第一個有情人了。十五日接了我的信。今日這時候。就趕到東京。不到四天。你看。若不是爲情人。就逃命也沒這般快呢。黎是韋點頭道。不怪黃君。這們急的趕來。像黃君的這位圓子太太。實是不可辜負。是公道話他在那笠原料理店裡。不待說也是望眼欲穿了。黃君已見過面了。沒有黃文漢搖頭道。我才到。還不知他在甚麼地方呢。黎君見過他嗎。黎是韋笑道。豈但見過。還擾了他的情。請我吃料理哩。黃文漢對鄭紹旼道。你還有甚麼事沒有呢。若沒事。我們就去看看罷。鄭紹旼笑道。我就有天大的事。也祇得放下。來且陪你去了。再說。黃文漢笑着起身。黎是韋笑道。我同去看看。沒有妨礙麼。黃文漢笑道。妨礙甚麼。就請同行罷。鄭紹旼改笑向黎是韋道。你的芳子。祇怕也是望穿秋水了呢。黃文漢道。芳子是誰。黎是韋道。等歇到了那裡。自然知道。三人遂一同出來。電車迅速。頃刻就到了。鄭紹旼在前引道。進了笠原料理店。芳子正在門口。一眼看見黎是韋。笑嘻嘻的迎着。接手杖。取帽子。往樓上讓。老鄭的話三人上子樓。鄭紹旼向芳子道。你快去請圓子姐姐來。有個最要緊的人來看他。快去快去。請他快來。快來。芳子望了黃文漢幾眼。覺得中國裝束好看。是沒見過世面的小孩子悄悄的問黎是韋道。這個穿花衣服的是甚麼人。黎是韋道。你快去把圓子姐姐請來。自然明白。芳子拿出三個蒲團來。分給三人坐了。望着鄭紹旼笑道。點甚麼菜呢。要菜單麼。鄭紹旼急得在自己腰上拍了一巴掌道。你還沒聽得嗎。且去把圓子姐姐請來。我再點菜。芳子翻着兩隻眼睛道。圓子姐姐麼。鄭紹旼道。誰說不是圓子姐姐呢。你真是一個馬鹿。芳子笑道。我倒不是馬鹿。圓子姐姐病了幾天。不能起床。你不知道嗎。教他怎生上得樓。黃文漢吃了一

驚。忍。不。住。問。道。是。甚。麼。病。沒。去。醫。院。診。麼。此。刻。住。在。那。裏。芳。子。見。黃。文。漢。穿。着。中。國。衣。服。說。話。又。和。日。本。人。一。樣。不。像。鄭。紹。畋。說。得。牽。強。發。音。也。不。大。對。倒。驚。得。望。着。黃。文。漢。出。神。不。知。道。是。個。甚。麼。人。黃。文。漢。又。問。了。一。遍。芳。子。才。答。道。我。不。知。道。甚。麼。病。隨。用。手。指。着。黎。鄭。二。人。道。自。他。們。兩。位。那。日。從。這。裡。走。後。圓。子。姐。姐。也。請。假。出。去。了。好。一。會。到。下。午。回。來。就。說。身。體。不。舒。服。向。番。頭。請。了。假。睡。着。調。養。大。約。是。身。上。有。些。痛。苦。我。見。他。時。時。躲。在。被。臥。裡。哭。泣。番。頭。問。他。甚。麼。病。他。也。不。說。祇。說。過。一。會。就。要。好。的。要。他。進。醫。院。去。診。治。他。也。不。肯。去。每。天。祇。喝。點。兒。牛。乳。到。今。日。已。過。一。星。期。了。治。想。思。無。藥。餌。黃。文。漢。拔。地。立。起。身。來。道。他。睡。在。樓。下。麼。請。你。引。我。去。看。看。我。自。重。重。的。謝。你。芳。子。道。那。怕。使。不。得。麼。他。不。病。的。時。候。他。房。裡。尚。不。願。意。男。子。進。去。此。時。病。了。我。是。不。敢。引。你。去。黃。文。漢。從。身。邊。掏。出。一。張。名。片。來。交。給。芳。子。道。你。引。我。到。他。房。門。口。我。在。門。外。等。着。你。拿。這。名。片。進。去。問。他。他。如。不。教。我。進。去。我。就。不。進。去。是。這。們。行。麼。芳。子。才。接。了。名。片。點。點。頭。道。你。隨。我。來。不。要。高。聲。黃。文。漢。回。頭。向。黎。鄭。二。人。道。兩。位。坐。坐。我。去。一。會。就。來。黎。鄭。齊。聲。說。道。你。對。我。們。客。氣。怎。麼。黃。文。漢。隨。着。芳。子。下。樓。走。到。樓。梯。口。芳。子。望。着。一。個。女。子。喊。吉。子。道。你。的。鄭。先。生。在。樓。上。你。還。不。快。上。去。陪。他。祇。見。那。吉。子。把。嘴。巴。一。鼓。口。裡。唧。唧。噥。噥。的。說。道。沒。得。倒。霉。了。又。要。我。去。陪。他。給。恨。猶。在。黃。文。漢。也。無。心。聽。他。跟。定。芳。子。走。到。裡。面。一。間。很。黑。暗。的。房。子。門。首。芳。子。輕。輕。的。向。黃。文。漢。說。道。請。在。這。裡。等。着。黃。文。漢。點。頭。答。應。芳。子。推。門。進。去。隨。手。把。門。關。了。黃。文。漢。忍。耐。不。得。芳。子。才。把。門。帶。關。隨。即。伸。手。推。開。了。跨。進。一。隻。脚。伸。進。頭。一。看。芳。子。正。彎。着。腰。遮。名。片。給。圓。子。看。口。裡。還。不。會。說。出。聽。得。門。響。即。回。過。頭。來。用。手。指。着。黃。文。漢。對。圓。子。道。就。是。他。呢。圓。子。一。眼。看。見。黃。文。漢。不。由。得。哎。呀。一。聲。即。咽。住。了。說。不。出。第。二。個。字。來。



確有此種神理

黃文漢搶行了兩步，到得圓子跟前，也祇說得一句：「可不把我想死了呢！就硬了嗓子，眼淚和種豆子一般的紛紛落了下來。芳子在旁，見着料道是情人見面，即抽身退了出來。上樓陪黎是，拿去了黃文漢見芳子，已走即屈一個腿，跪在圓子的床緣上，伸手握了圓子的手，道：「可憐怎的，使憔悴到這一步，我真是冤苦你了。」

二句話可說

圓子一手扯着被角，拭乾了眼淚，望着黃文漢的臉，半晌笑道：「你的容顏倒比先光彩了，從上海來的嗎？」

自然也只有這二句話可說

黃文漢點了點頭，見枕頭旁邊一卷字紙，低頭湊近一看，就是留在持田家的那份日記。圓子脫出手來，拿了那卷日記，幾下撕得粉碎，道：「你要歸國就歸國罷了，偏要留下這害人的東西，做甚麼？」

「辛虧早日來，我做鬼都要帶了你去的。」黃文漢也拭乾眼淚，笑道：「我若見不着你做鬼，也不由得你一個人活着。」

圓子道：「你坐開一點，我想起來坐坐。」在這裏磨過幾日了，黃文漢移到旁邊坐着，問道：「自己能起來不吃力麼？」

圓子指着壁上掛的衣服，伸手取下來，給我披上。黃文漢見仍是去年同住時常穿着，下廚房弄菜的那件薄棉衣，即探着身子取下來。圓子已翻身坐起，便替他披上。圓子道：「你把行李下在旅館裡嗎？」黃文漢笑道：「把行李下

在旅館裡才來見你，也不是我了，你也不必見他。行李還在中央停車場呢，祇怕要午后三四點鐘才能去取。」

圓子停了一會，問道：「這回來打算怎麼呢？」黃文漢道：「看你說要怎麼便怎麼。」圓子笑道：「我在這裏是當酌婦，你

知道麼？」黃文漢笑道：「不當酌婦，怎麼顯得出你來？」圓子笑道：「五十嵐的李鐵民，常到這裏來，你不知道麼？」

黃文漢道：「一百個李鐵民，也沒要緊，你能走得動麼？」我還有兩個朋友在樓上走得動，就同上樓去，說話。圓子道：「朋

友是那一個？」黃文漢道：「就是，我託他來看你的。」那圓子笑道：「又不早說，你先上去罷。」我就來。黃文漢道：「遲一點兒，

友是那一個？」黃文漢道：「就是，我託他來看你的。」那圓子笑道：「又不早說，你先上去罷。」我就來。黃文漢道：「遲一點兒，

友是那一個？」黃文漢道：「就是，我託他來看你的。」那圓子笑道：「又不早說，你先上去罷。」我就來。黃文漢道：「遲一點兒，

沒要緊。我扶你上樓梯罷。圓子即立起身來。結束了衣帶。對鏡略理了理頭髮。望着鏡子裡笑道。我祇道這一生已用不着這東西了。萬想不到今日就要用他。痛定思痛其聲倍慘。黃文漢道。你本來就不肥胖。近來更消瘦得可憐了。圓子暗了黃文漢一眼道。你知道可憐嗎。知道。我怎麼消瘦到這樣子的哩。黃文漢笑道。還有甚麼話說。我因此特來請罪。圓子道。走罷。不要害得你朋友久等。黃文漢遂跟着圓子出來。要伸手去攙圓子上樓梯。圓子道。你祇管走。不要你攙。二人同進房。黎鄭二人起身和圓子見禮。芳子吉子見圓子忽然好人一般的上樓。都很驚訝。相思病只治兩個悄悄的議論圓子看了。知道是議論自己在芳子肩上推了一下。道。妹妹去向廚房裡說。看今日有鮮鯛魚沒有。弄兩尾很大的來。再弄幾樣下酒的菜。要一升正酒。芳子道。要一升酒嗎。黎先生鄭先生都是不會喝酒的。吉子聽說黎先生不會喝酒。想起那夜灌水的事來。不覺嘆嚇笑了。聲說道。黎先生祇會喝水呢。黃文漢和圓子寫得太慘苦了。故不得不加入許多笑話。此即作者所以調劑閱者悲歎之意也。說得芳子圓子都笑了。圓子指着黃文漢道。祇這一個黃先生。一升酒還不夠哩。芳子又望着黃文漢出神道。聽說胖子才會喝酒。這位黃先生不胖。怎麼也會喝酒呢。黃文漢笑道。你日本要胖子才會喝酒。日本打相撲的盡是大胖子。皆會喝酒。上有俗諺說酒服胖子喝。我中國就要我這種瘦子才會喝酒呢。你不信。等歇我就喝給你。看。芳子似信不信的笑着。去了一會兒。帶着一個粗使下女。捧着一盤下酒菜。芳子自己提着一大瓶酒進來。吉子圓子帮着佈置杯碟。圓子先替黎鄭二人斟了酒。才斟給黃文漢。黃文漢接着喝了一口。道。大半年沒嘗這正宗酒的滋味了。畢竟是好味道。圓子道。怎麼祇大半年哩。不是整一年了嗎。黃文漢搖頭道。我在濰縣專和日本入交涉。沒一天不喝酒。並喝的都是頂好的櫻正宗。正宗酒中有一種櫻花商標的為櫻正宗。此櫻正宗酒都好價也比較的貴些。到上海之後。一來沒有喝這酒。

的機會。二來心緒不佳。也懶得巴巴的跑到虹口日本料理店去喝。因此大半年沒嘗這滋味。黃文漢接連喝了六七杯。望着芳子笑道。你看我比你日本的胖子。喝得何如呢。芳子笑道。是這們一口一杯的。我還不會見人喝過哩。圓子推着吉子道。妹妹去把三弦拿來。吉子笑道。要唱歌嗎。圓子笑道。你去拿來。這黃先生是唱浪花節的師傅。吉子聽了。喜孜孜的跑到外面。抱了二把三弦進來。遞給圓子道。姐姐會彈浪花節麼。圓子搖頭笑道。我會彈浪花節就好了。還跑到這裡來當酌婦麼。說時。將三弦遞給黃文漢道。你回去。一年沒把這些技藝忘掉麼。黃文漢接了三弦。笑道。怎麼會忘記。在濰縣的時候。還大出風頭呢。山東的日本人最多。幾個有些身分的。沒一個不佩服我。我因此和他們辦外交。十分得手。我未到以前。有幾件交涉。換了數個交涉員。都沒辦好。我去不到兩月。甚麼疑難的事。都迎刃而解。這浪花節的功効。也有一點。鄭紹旼在旁問道。怎麼辦外交。與浪花節有關係呢。黃文漢笑道。這話若在我沒去山東以前。有人對我。這們說。我也要像你這們問他哩。於今。我才知道。和日本人辦外交。不但浪花節有關係。連我在日本學過一點兒柔術。都很得他的益處。有個姓赤島的大佐。在山東的威權很大。他的性格。就和我一樣。我因一樁交涉。初次和他會談。他對我。我很傲慢的。後來見我。日本話說得好。對我便漸漸客氣一些。次日。我請他吃酒。因我是用私人名義。彼此都不似正式宴會的拘泥形迹。酒至半酣。叫了幾個日本藝妓來。唱跳歌舞。赤島技癢起來。接過藝妓的三弦。彈唱了一會。藝妓却不甚高。我隨口恭維了他幾句。他說。足下也會麼。我說。會就不敢說。貴國幾個唱浪花節有名的。却時常會過。赤島高興不過。遞三弦給我。教我唱。我便不客氣。放開嗓子唱起來。祇一開口。赤島就拍掌叫好。我才唱完。赤島親手斟了滿滿的一杯酒。給我贊

不絕口的恭維說不但在中國人中沒有見過就是日本人能唱得這好的也尋不出十個八個來自那回以後赤鳥對我便分外親熱了他又紹介一個姓井上的少佐參謀和我結識這井上就歡喜柔術射箭也和我最說得來因有這兩人和我要好甚麼交涉都好辦了不過我在山東辦的交涉都是小部份的不大要緊的事赤鳥自己就可作主他們外交部辦的外交或者不能照我這樣容易是山東所辦交涉很有許多棘手這一段補敘黃文漢在山東情形在小說中爲不可少但圓子笑道你不要祇管說中國話罷我們聽着不懂納悶得很你看我這兩個妹妹都睜着眼睛望了我想聽你唱歌你就唱給他們聽罷黃文漢笑着答應又喝了兩杯酒吃了些菜調好了三絃邊彈邊唱起來芳子吉子都驚奇道異疑心是日本人假裝的中國人圓子也拿起酒杯斟了杯酒喝了笑問芳子道妹妹看黃先生像個日本人麼芳子偏着頭把黃文漢端詳了一會道實在是個日本人又掉過頭來望了望鄭黎二人道這兩個中國人看多文弱黃先生這們強壯一定是日本人了原如此黃文漢唱完了放下三弦端起酒向圓子笑道你爲我苦了這一年敬你一杯酒圓子接過來笑嘻嘻的飲了復斟上一杯還敬黃文漢你一杯我一盞不一會工夫已將一升酒飲完了黃文漢叫添酒圓子止住道明日再飲罷我再陪你身體支持不住了我幾日沒吃飯祇略飲些兒牛乳我陪你吃點飯罷芳子即到樓口叫下女送飯上來下女捧來兩尾大鱈魚一桶白飯連芳子吉子六個人同一個桌兒共食可謂大樂之下黃文漢見圓子吃了兩碗飯異常高興吃完了下女撤去殘筵芳子吉子也都下樓去了黃文漢才和圓子開談道從前的事我早已懺悔此刻都不用談了一言以蔽之曰我對不起你我這回接了老鄭的信知道了你的下落兼趕到這裡來總望你可憐我許我繼續去年的生活圓子道你這回來打算

怎麼機呢。還是在日本住嗎。黃文漢道。我雲南有朋友。早就招我去。我祇因沒得着你的下落。恐怕一去雲南。離日本更遠了。更沒有和你團圓的希望。便頓在上海。沒應我朋友的招。此時既見着你了。祇看你有在日本勾留的必要。沒有若不必勾留。我是任憑何時。都可動身去雲南。圓子道。雲南有夠我兩人生活的事幹麼。黃文漢道。要圖大發展。就難說。僅夠生活。並不必雲南生活一層。你可放心。我這番在國內住了一年。很有把握。生活不成問題。圓子道。你既說生活有把握。我就沒旁的問題了。我也無在日本勾留的必要。我在這裡。本沒定長時間的約。做一個月。算一個月。隨時可走的。我和番頭說一聲。就行。黃文漢道。這好極了。你有粗重的行李麼。圓子搖頭笑道。講到我行李。真可笑。僅一個小小的衣包。以外甚麼也沒有。耐窮忍苦只此一言已寫盡矣黃文漢道。你就去向番頭辭職罷。今晚同去旅館裡住宿。圓子點頭起身。下樓去了。不一時。祇見他提着一個衣包。同芳子吉子進來。將衣包揚給黃文漢看道。我的行李。盡在這裡。黃文漢同黎鄭二人起身道。料理賬給了麼。圓子道。就把我的工費算給了我兩個月的工費。吃一頓還不夠呢。有暇黃文漢歎道。高樓一桌席。貧漢十年糧。真是不錯。圓子給衣包。黃文漢提了。回身與芳子吉子握手。忍不住眼圈兒紅了。道。想不到倉卒與兩位妹妹分別。此後還不知道有再和兩位妹妹見面的緣沒有。芳子吉子都流下淚來。因圓子平日為人極好。七八個酌婦。都和圓子說得來。就中芳子吉子兩個。尤和圓子親密。今猝然分別。自不免淒戀。六人一同下樓。圓子進裡面辭別番頭。及所有同事。都跑出來。送到大門外。皆有些依依不捨之態。芳子吉子更哽咽得出了聲。圓子走了好遠。回頭向二人揮手巾。教二人進去。二人直看得沒有影子了。才轉身進門。黃文漢帶着圓子。在旅館住了一夜。次日略買了幾件衣服。給圓子

更換也懶得在東京逗留。第三日即同圓子坐火車到長崎。由長崎買輪回上海去了。後來黃文漢在雲南當了兩年差。替唐督軍當駐京代表。圓子生了兩個很好的兒子。凡和黃文漢有交情的朋友無一個不羨慕圓子。是黃文漢的好內助。此不但如此說去未免太忍這都是題外之文。不必說了。再說黎是韋鄭紹旼。那日別了黃文漢。黎是韋把黃周二。昨夜來說的話說了一遍。道我特來找你。同去林簡青家開談判。不料被黃文漢攔了這大半日。此時才打過三點鐘。還可以去質問他。鄭紹旼道我陪你去可以。祇不會說話。黎是韋道話不必你說。自有我問他。不怕他抵賴了去。鄭紹旼才答應了。二人乘電車到淺草。尋着了林簡青的家。林簡青正才下課回來。見二人進來。知道必是為開會的事。祇得延進客房裡就坐。黎是韋開口說道我兩人特來質問會長。一句話請會長答復。周撰與會長有交情。我們知道陳蒿與會長的太太同學。我們也知道會長幫周撰陳蒿的忙。一是朋友之情。不可却。一是太太之命。不敢違。我們更知道能替會長原諒。但是會長論資格是堂堂正正的。湖南同鄉會會長論平日為人。是我們素所敬服的。磊落光明的好學生。要幫周撰的忙。應該當面鼓對面鑼的。在會場上當衆侃侃而談。將我們所持開會的理由。駁得不能成立。才是會長應有的行爲。應取的態度。爲甚麼鬼鬼祟祟的寫信把周撰陳蒿叫到家裡來。沽私恩。市私惠。教他糾集無賴。搗亂會場。這湖南同鄉會便是會長一個人的嗎。我們所請二十日開會。會長還怕時間倉卒了。周撰來不及拉人。硬要將會期改至禮拜三下午。請問會長這是一種甚麼理由。望即明白答復。不料老黎竟林簡青聽了。驚得臉上變了顏色。一時也摸不着如何洩漏的道理。祇得勉強說道。足下這話從那裡說起來的。我簡直摸不着頭腦。黎是韋冷笑道。會長不要裝佯。罷會長認錯了人呢。

周撰不是個好東西。他把會長替他出的主意盡情向人宣佈了。會長還在睡裡夢裡麼？好林簡青心想。我和周撰陳蒿商量的話就祇我們四個人知道。若不是他兩人在外面亂說。黎是韋道如何知道這般詳細呢？我好意幫他們。他們反是這們害我。真氣死我了。好好我也顧不得你們了。這須怨不得我。隨向黎是韋道足下說的話。我絕對不是裝佯。確是我腦筋裡沒一些兒影子。我和周撰毫無所謂交情。就是敵內。雖和陳毓姊妹在國內同過學。近數月也沒有往來。便是有交情。他們的行為不正當。我也不至從井救人。足下所聽的話是不是真出自周撰陳蒿之口。我姑不深論。總之即算是他二人說的。與我也沒有關係。是他二人假借我的話去哄騙人的。足下萬不可信。延期至禮拜三的話。我是會對許多朋友說過。因此今日還不會發傳單。並寫了封信通知足下。今早付郵的。不知足下接着了沒有。黎是韋道我出來得早。沒有接着甚麼信。依會長的話教他糾人搗亂會場的事。是沒有的。林簡青道沒有。黎是韋道教他趁開會的時候將我和鄭紹畋向陳蒿求婚的信送到會場來。由會長發表的事。有沒有呢？林簡青搖頭道。那有這事。黎是韋道此時會長說沒有。就算沒有。我沒憑據。提向會長證實。不過會長得留神一點。這話既洩漏出來了。凡是湖南同鄉都得着了這消息。那日開會的時候要沒這兩項事實發生才好。若果實現了我們却已早爲之備於會議程序。毫無妨碍。祇怕於會長個人有許多不便呢。我們特來警告一聲。任憑尊意裁處。凶極林簡青祇好忍氣吞聲的說道。足下但請放心。如那日會場上發生了這兩項問題。我不竭力維持秩序。就算我是教唆的。不過他們是這們做。不是這們做。我就不能保險。因爲這兩項舉動都不必我教唆。他們才能做。我祇能盡我的責任。就是黎是韋道到那時是非自有公論。會長莫以爲要求開會

是我領銜。便是我的主動。暗中主動的人還多得很哩。到開會時請會長看罷。索性叫穿罷。更爲厲害。林簡青道。這種會主張開的自然很多。便是我也。也是主張開會的一個。黎是韋道好。但願會長言行相顧。我們會場上見罷。說着同鄭紹敏告辭起身。林簡青也不挽留。送至大門口。轉身進房。向林太太躡脚道。卜先老二都不是東西。我們幫他。他倒害得我受人家的臉嘴。真是沒得倒罷了。這一氣非詞小可。林太太問是怎麼。林簡青將黎是韋的話約略述了一遍。林太太也氣得甚麼似的。不由得不氣。說這事怎的辦呢。林簡青道。有甚麼怎的辦。寫封信給兩個狗男女說事情已經洩漏了。萬不能再照着實行。即實行也是無用。徒使我爲難。倒不如聽之任之。或者我還有能暗中盡力的時候。若再實行出來。我勢必立腳不住。我一辭職。於事情更無希望了。是這們寫封信給他。我想他決不至再冒昧做去了。林簡青當夜詳細寫了封信。寄給周撰。周撰接了大吃一嚇。知道是錯認了黃老三。但已後悔無及。也不好意思再去。林簡青家祇回了封信。遵命停止進行。也不再出外運動。只好束手待斃。到了二十三那日。還不到午后一點鐘。大松俱樂部門首到會的就擁擠不堪。都是看了那竹枝詞。鬧動了全省留學生。無不想看看這種新奇會議。黎是韋又在竹枝詞尾上註了禮拜三下午在大松俱樂部開同鄉會研究這事的幾行字。比傳單的效力還大些。這日到會的很有些年高有德的人。公推黎謀五先生主席。應書之至。林簡青見了這種情形。深悔自己見事不到。幸虧早經洩漏了。若是事後被人調查出來。還有臉見人嗎。不過一點鐘。會場上擠了四百多人。湖南的留學生差不多到齊了。黎謀五先生上台說道。今日開會爲研究周撰和陳蒿結婚的事。這題目就很好笑。人家結婚與同鄉會。有何相干。要同鄉會來開會研究呢。這其中不待說是很有可研究的道理。道理在那裡哩。在維持社會道德。



與。法。除。女。學。的。障。碍。周。撰。生。成。一。個。作。惡。的。性。質。濟。之。以。作。惡。之。才。貌。因。之。所。行。所。為。無。一。不。損。及。個。人。道。德。與。公。共。道。德。新案 老辣在。岳。州。騙。娶。定。兒。在。日。本。先。騙。娶。松。子。後。騙。娶。陳。蒿。特。其。作。惡。之。一。端。耳。至。其。鑽。營。苟。賤。充。湯。蘇。銘。偵。探。尤。為。卑。劣。無。恥。這。種。人。同。鄉。會。決。不。能。再。容。其。同。居。斯。土。披。猖。肆。恣。此。所。謂。維。持。社。會。道。法。我。國。女。學。方。在。萌。芽。送。到。日。本。來。留。學。的。猶。是。少。數。近。年。來。女。學。所。以。不。發。達。之。故。原。因。雖。不。一。端。然。浮。薄。青。年。引。誘。女。生。之。魔。障。亦。佔。原。因。之。一。大。部。份。陳。蒿。一。人。詎。如。此。足。惜。惟。因。陳。蒿。之。事。而。使。內。地。之。為。父。母。者。更。引。為。深。戒。不。敢。再。送。其。女。來。日。本。讀。書。這。障。碍。女。學。進。步。就。很。大。了。亦不得謂我。所。以。說。法。除。女。學。障。碍。我。的。主。張。由。同。鄉。會。具。函。湖。南。留。學。生。監。督。處。撤。銷。二。人。公。費。將。二。人。驅。逐。回。國。以。示。儆。懲。諸。君。或。再。有。較。好。的。辦。法。請。上。來。發。表。周。之。冕。接。着。上。台。即。將。黎。謀。五。先。生。的。話。重。行。申。引。一。遍。將。辦。法。付。表。決。全。場。通。過。祇。這。一。來。周。撰。陳。蒿。二。人。的。公。費。便。輕。輕。的。撒。銷。了。次。日。周。撰。即。接。監。督。處。的。通。知。書。和。陳。蒿。面。面。相。覷。既。沒。了。公。費。便。不。驅。逐。也。不。能。在。日。本。住。了。祇。得。垂。頭。喪。氣。的。卷。起。行。囊。同。歸。上。海。由。上。海。歸。湖。南。在。湯。鎔。銘。跟。前。混。碗。飯。吃。後。來。南。軍。驅。湯。被。程。廳。長。把。他。拿。着。做。偵。探。銷。決。了。一了不。肖。生。寫。到。這。裏。心。想。這。部。留。東。外。史。本。是。用。周。撰。起。首。的。恰。好。到。這。裡。得。了。個。天。然。的。結。束。正。好。趁。勢。丟。下。筆。來。從。此。做。個。好。人。謹。守。着。閑。談。無。論。人。非。的。格。言。了。

評

圓子與黃文漢之生離。為本書第一恨事。今作者代為團圓。其實並非事寔。只可謂之筆補造化。

同鄉會開會。以年高有德之黎謀五先生主席。此即不得以求婚不遂誣之矣。林簡青之不失敗。亦幸而轉。

柁得快耳。

全書於此爲大結束。吾統觀續五集之文。不如前五集之暇豫。意寔不滿。蓋前五集以二年餘之日力作成。續五集則僅費時八閱月。宜不免於匆促。然所寫各事。則絕無改頭換面之人云亦云之弊。平心論之。亦近來所謂長篇小說之較佳者矣。



第一百六十章。圓子得所遙結前書。周撰被驅遂完續集。

一百三十七

愛國同胞

南洋兄弟煙草有限公司



特別注意

大長城香煙

無竹令人俗。無烟令人悶。大

長城香烟。乃消閒解悶之清

品。此煙每罐內附有獎券一

張。積存多張。可換各種貴重

趨時之贈品。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公司